

近西遊副記目錄

我話

上篇（自成都起身至疊溪折回）

成都起身記

成灌道上.....	一
出了灌縣西門.....	一五
龍洞子.....	一七
塗禹山觀婚禮.....	一九
兩河口.....	二五
夜行小牛寨下.....	二九
幽谷弦音.....	三三
意外的折回.....	三七

近西遊副記 目錄

一

367022

中篇(各番案各寺院之遊記)

賽	四五
城隍會	六一
糴糶茶	六七
遊黃龍寺	七一
三合	八一
多多坐	八七
林波寺	九五
郎日喇嘛	一〇一
對河寺的神會	一〇七
葛味寺	一一三
小西天	一二九
別宴	一三三

康他	二二七
牯牛溝	二三一
重遊後寺	二三五
重遊瑟波寺	二三九

下 篇（遊松指南）

從灌縣到汝川	一四三
汝川	一五七
從汝川到茂縣	一六七
茂縣	一七七
從茂縣到松潘	一八三
松潘	一九五
由灌縣到松潘之路程表	一九六

近
西
遊
前
記
目
錄

費計

「洋歷」在成都不很通行，所以中華民國十八年已經來了十多天，十七年還在那兒戀棧。當時大家都在十七年裏過活，我一個人當然不敢跑到十八年那邊去；這樣的曲從，一方面自然是苦衷，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變意。一個人既沒有定制正朔之權，而又不能以其心之所嚮移風易俗，當然只合忍氣吞聲，舍己從人：苦衷在此。一個年輕的人在民國十七年中當然要比在十八年裏少一歲，能夠多活幾天比較少年的日子，亦何樂而不爲之呢！

民國十七年的臘月，我同着黎敬修君及其他幾個人從成都起身到西邊的松潘一帶去考查民俗，這就是所謂的「近西遊」。

而今的天下比從前大得多，東南西北也自然隨着伸張得更遠了。唐朝時候的「西遊」比起而今的穿地中海，過直布羅陀海峽，也就寒沈得很了；我們短短地走這一趟，更是近得不成樣子：所以不敢直稱之曰「西遊」，而加上一個近字。——這是仿「遠東」「近東」的例子。

從成都起身的時候，我曾有過一篇公開的信，「辭別在成都的朋友們」，其中有幾段話

略略地說過我西遊的動機：——

「……無聊的我，在成都無意義地鬼混了半年，很覺得有日趨墮落的危險。懶着鬼混半年，本是我原來的預算，但不料到後來竟懶得不可收拾！在這半年中，因為懶的原故，生了不少的惡果，最大的莫過於「因為懶於開口笑，懶於動足問安而得罪了不少的前任偉人，當今偉人，和準偉人」。雖然他們不見得因此而殺我，我却於感激之餘仍然有些怕懼，怕他們在街頭巷尾遇着我的時候仍然要閉着眼睛向我點一點頭。我有離開成都的必要。」

「朋友們：可愛的成都，真值得留戀，因為有不少的閒朋友陪着鎮日地喝茶飲酒，這是別處所無的。然而：可怕的成都，茶碗酒杯裏竟有淹沒人生的危險。好在：熱鬧的成都，少了我一個人，街上仍然會有那樣擁擠，茶館酒店也不得因而冷淡。所以：我毅然決然地他去。我要去到荒寂的西邊。那西邊的地方少人識字，少人知道科學，更少人談得成革命，我覺得有把握處處出風頭。」

「這樣冷的天氣，向那冰天雪地的山裏進發，朋友們也許有些替我危險的，我鄭重聲明，這是不緊要的一回事體。所謂危險，實際上並沒有宣傳起的那樣厲害，當局者並沒有

旁觀者那樣擔心。寒冷所能給於人的危險，頂多不過是把嘴巴上這不省事的，天天剃不盡的鬍子連根凍脫而已。假如一個人能夠微倖墮入雪坑冰壑，千萬年後，變爲化石，巍巍然立於莊嚴燦爛的博物館中，那是多麼光榮的一回事！比大英雄的銅像更神氣多了。

……

我們原來的計畫是想從松潘一直北上抵甘肅的西甯，再轉而西向，經青海之南，西藏之東，——丟這樣一個圈子，再回到成都的，不料還沒有走到松潘，就被「甘軍事件」把我們擋住，一直擋了二月多，使我們失掉種種機會；於是乎我們的西遊更加縮近了。等甘軍事件不定以後，我們才重整旗鼓，復行前進，然而到了松潘以後，事實只准我們東到三舍，北抵小西天，西至牟尼溝而已！久聞這山中有草青千里的平原，但我們只能在黃勝關外的坡頭上立着望風懷想！

遊罷歸來，把腦袋裏剩下的，枝枝楞楞的，一筒一節的乾柴棍棍，取出來一堆一堆地擺着，便成了「近西遊副記」。這「副」字有如「副產品」之「副」。乃對「主」字而言。因爲除這副記而外，還有一種主要的記述是專記民俗的。

近
西
遊
副
記

近西遊副記（上篇）

成灌道上

一

這一百二十里長的成灌馬路雖然也才通車三四年，但牠總算是四川馬路的鼻祖，因為牠是在宣統年間就開工建築的了。但是，此刻一般人並不重視牠的資格老，反而刻薄地批評牠十個字：「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天一下雨，雨便把馬路上的乾泥溶成泥漿，人就會穿着褲子不能徒涉；天一出太陽，太陽又把泥漿晒乾而成一稜一稜的土垠，便有礙於窮朋友們的赤腳。人們儘管理怨馬路，其實，這條馬路的糟糕，只能歸罪於天，因為牠原來就建築得很「自然」。

臘月初間，少雨，這馬路上每天總有汽車上下，因為沿途不會有「開足馬力都駛不過」的「泥灘」。



客車每天上下各一次。開車有一定的時「間」——大概在早上七點與九點之間。大偉人自己已有汽車的，同客車無關，不必講；次偉人，三偉人，或其家屬親眷來搭車之前，多半是先用通知來命令車子候一候；但是，一俟他們到達車站，又非立刻開車不可。所以，有經驗的搭客絕不重視那車站上掛着的牌告——「準八時開車」，只消打聽有無候偉人的必要，便可斷定車開的遲早了。

我這一天到車站的時候不過是七點一刻，車站門前的茶館裏已經有了十幾個候車的百姓。不一會，四五個戴「熨斗帽」，穿「二尺五」，揹「梆梆槍」的丘八，擁護着一位披青緞子大氅的太太來了。她的降臨使這車站上的空氣忽然緊張。候車的人們眉目間呈出欣欣然有喜色的神彩，連忙搶着去為太太拿行李來，拚死命地喝上一口茶，奔進車站裏去。

這條路的汽車底步

五步一翹尾。所以聰明的搭客往往喜歡坐前半

頭，可以少一些拋高的步

車裏最前的一個位子，這是誰也會知道的。

人們塞進了車子以後，這汽車便開着向九門，上了這波濤起伏的馬路，撲東撲東地跳躍。這路自搭客感到一種和海船裏有稍許不同的况味。

邨縣是成都灌縣間的一個大站口，司機的和搭客們都在這裏小有耽延，汽車也要在這兒

「餵水」，所以應該有十分鐘的停車。

今天這車子在鄆縣停得特別久。聽說，因為有一個營長要來搭車；他正用着早餐呢。足足地候了一個鐘頭，那營長還不來。車上的人自然有些不耐煩的，但除了那位披青緞子大氅的太太而外，誰也不敢把他不耐煩的心裏表現於辭色之間。這位太太竟敢時常再聲地發洩她的潑煩。但只要她一嘆起來，這車左車右便自然有人這樣地安慰她：——

「營長就會來的！太太。」

后來那營長果然來了。這位太太在緊張的空氣中把她的粉頭伸出窗外，半認真半帶頑笑地，很不客氣地把那營長闊訓一場；訓得那營長陪着笑臉給她道歉。這時候我才明白：她起碼是一位團長太太。不然，她怎麼敢訓營長呢？

那營長領受一番香訓之后，仔細把車子的頭尾一瞧，很驚異地問道：——

「這是上灌縣的車麼？唉！我到成都呀！」

白候了他一個多鐘頭！

司機的只好無精打採地預備開車前進。車上的人也沒有誰敢說長道短。還是只有這位太太才敢再給那營長一句毒罵：——

「你：鴉片烟把你吹昏了的！」

一一

在灌縣勾留兩三天之后，敬修和我又乘汽車轉回成都，爲的是要補行了清一個重要的交涉。

這一天，車上比較擁擠，我們到車站的時候，已經快要沒有位子了。因爲沒有偉人預約，只要搭客夠了數目，就可以馬上開車。

照例，汽車在開行之前應該有一度「試車」。就是要先行試開一下，看車子有無毛病，會不會發生危險，然后再正式開行；這也可見馬路公司重視人命之一班。

發動汽車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車后需有十多名零費勞力的老幼仆起身子，稀着牙巴，嗨呀嗨呀地掀，一直要到車裏嘵嘵地發了響聲，才算完事。汽車發動后，開出一里兩里，然后折回，這才算試車成功萬歲。當試車時，車上不應該有搭客，這是很容易想得到的一回事。

今天因爲是擁擠，搭客們在試車以前就上了車，而且不願再有試車這麼一回「多事」。

有人這樣嚷着：——

「試車是在鄉壩老面前表示汽車神氣的一個玩意兒罷了。」

神差鬼使似的，十幾名老幼在車后仆起身子，稀着牙巴，嗨呀嗨呀地揪了很久，竟不能把車子掀動。到後來，站上的員司只好百般哀告，央求搭客們下車，讓司機的補行試車手續。大家都沒可如何地下車了，只有一位太太不肯屈服，反而乘機攔得車內右前方的一個好位子。——愈前的位子愈舒服，因為振蕩的程度較小。

這太太是一個中年婦人；假如有人問她，她一定說她只有三十歲。她的丈夫也許是鄂師長——駐防灌縣一帶的軍事最高長官——部下的祕書或諮議；從她的穿著和氣派上看得出來。她乘車是不買票的。站上的員司問她爲甚麼不買票，她說——

「你問問公司裏，自然會明白。」

雖然這太太算不得是一個瘦人，但只她一個人不下車，於車的發動諒無妨礙，大家也就不管她了。

神差鬼使似的，搭客們已經下了車，那十幾名老幼仍然把車子掀不出站門。比較熱烈的搭客們，睹此情形，不能不自動地參加來「盡義務」。

「盡義務」三字在這條馬路上是另有定義的，當作「乘客幫忙掀車」六字講。每當天雨，強行通車的時候，這路上有許多「泥灘」，可以陷沒車輪的全部，單憑機器的力量是不能前進的，搭客們不能不脫了鞋襪，捲起褲腳，大家來掀車：一般人稱這種動作叫做「盡義務」，因為不像車站上零賣勞力的老幼掀了車要得銅元。

後來，十幾個老幼的力氣加上好幾位搭客的義務，終把這車子掀來蠕動起來了。掀，繼續地掀，努力地掀了很久，那機器才嘵嘵地叫起來。

上文已經說過，車上右邊最前方的一個位子早已被那位太太霸住了。左邊最前還有一個好位子，却於不知不覺中被我佔領着。但一般人似乎不會因此而忌妒我，因為我是盡義務最賣氣力的一員。敬修雖然也是盡義務最賣氣力，但他有讓德，不肯先站優位，只在我的近旁佔得半方尺地盤，安一隻小凳子，和我對面坐着，恰恰把那位太太的一副驕傲面孔替我遮住。

鬧哄哄的一車人載上馬路以後，各有各的話說。歸納起來，所談的大都不出這條馬路的範圍，不管牠是縱而言之，或橫而言之。有一位穿青絨馬褂的局長說：

「開過成灌馬路汽車的司機生，總算得是好脚色了。因為這條馬路的汽車要過許多『獨

「木橋」，這不是平常本領所能喫得下的。」

川西平原裏溝渠交錯。馬路遇着大溝，自然特別搭橋，遇着引水灌田的小溝呢，只好馬虎地搭上幾條石版了事。聽說，鄉下人因仇視馬路之故，時常暗暗地拆橋，和汽車倒亂；於是乎聰明的汽車便來往都自行帶着木板臨時搭橋。所謂「獨木橋」其實是兩塊木板造成的。

局長談及汽車過獨木橋的話，引起車上大半的人都厥聲發笑了。一個戴狐皮帽子的老板，接着發表意見，說道：——

「這是此刻，司機生的手藝長進了。是在前兩年，汽車開下水田的時候還多呢！」

局長聽了此言，回敬一串「官場哈哈」。

離局長和老板稍遠一點的地方，有一個人說道：——

「郭師長有一次自己開車，把車翻得四脚朝天的仰着。師長的命大，他沒有受傷。」

這時候，我們的車子正過一個凹凸不平的小橋，忽然自由地向右轉了！只聽得砰的一聲

我彷彿深深地被活埋了；再不能聽甚麼，再不能看見甚麼，呼吸都彷彿窒住了，當然更不能動彈一下，只覺得週身發熱，猶如跌下沸水一般。然而我明白，我一定沒有死；但是那

壓在我身上的肉塊些，我却沒把握說是死是活，因為都沒有動。

不一會，這些肉塊都漸次地動起來，靜寂的空氣也被一點兩點三點的人聲攪破了。一些顫動的聲音這樣地嚷：——

「起來罷！咳？」

其實，上層的人不起來，下層的人也似乎沒有法子。

畢竟大家已經很明白地知道自己沒有死，於是乎設法奮鬥。東一動西一動地動了好一陣，看見出路的便從窗子上漏出去了。漏一個，鬆一點，一直到最後，車裏只剩得那位太太一個人活屍般地陳着。她調聲弄噪地哭起來了：——

「我的天呀，我的。——媽呀！」

我的左手已被擦傷，而且左臂全失了知覺，我流了幾顆沒有打算流的淚。敬修雖不曾受傷，但他見了我的傷處，也哭了一場不應哭的哭。其餘的搭客呢，有的碰破了頭，有的壓傷了腿，有的只出一身汗。那位太太呢，照她那哭聲推測起來，不是折臂，便是斷腳。然而並未。說她受的內傷。司機的呢，除了呆呆地站着接受衆人的叱責而外，別無話說；車上沒有穿二尺五的丘八，他不曾討得「現打」，也就算是叨天之幸了。

搭客中有一位賣麝香的，他犧牲一些麝香爲衆人塗抹傷口。衆人既得醫治，也就無話可說了，只候着公司裏另外開車來把大家送往成都去。只有那位太太不願隨便罷休，被人扶進一乘唱棚轎子，坐回灌縣去找馬路公司撕皮。——這地方離灌城大約有二十多里。

太太去後，有人說；當大家層層壓住的時候，那太太在上一層；因爲她老是躺着不動，所以其他的人都動不了。這話不無冤枉。按：——

「當車子脫離司機生的指揮，向水田進發的時候，牠的左前輪忽然陷落於馬路旁的小溝中。牠正想翻個筋斗以便四脚朝天，車身的左前角已碰在高的田坎上，這車子便垂着頭側身睡下了。」

照這樣情形算來，那位太太坐的是車裏右邊最前的一個位子，車子向左垂頭倒下後，她怎麼能在衆人之上呢？

對那位太太不釋然的很多，有一些竟要把翻車的全部責任都加在她一個人的身上；原因是，她在試車的時候不下車，所以把車子「穢」了。有一個頭上受了傷的說道：

「我今天清早看見車子上有她，我就知道「不清淨」（有鬼）！——她還調聲悠悠地哭呢？「腰子呢！肝子呢！」。她怎樣不說把她的……？」

三

在成都草草地把要辦的事情辦完，敬修和我又起身回灌縣。前天碰壞了一輛汽車，成灌交通便受影響，我們只好坐黃包車回去。在長途馬路上，黃包車不會有翻車碰車的危險。

這條馬路是屬馬路公司的，黃包車夫要使用牠，應該給公司貢獻幾文買路錢。上買路錢簡稱之曰「扯票」，因為給錢以後車夫可以得二指寬的一條黃紙票子。全路在現刻有三個關口要扯票。一處在成都的西門外。一處在郫縣西面的安德鋪。其餘的一處在離灌縣十七里的新場，每扯票一次，等於上買路錢八百文，絕對地由車夫繳納，與乘客無關。

爲着這扯票的問題，以上所說的這三個地方不知曾經鬧過幾許亂子。車夫說，路是土地菩薩管領的，誰都可以走，用不着把錢。公司說，馬路是牠修的，應該取錢。乘客們多半同情於車夫，因爲這樣敷衍修成的馬路，公司又不誠意地培補，車夫拉着車自然分外喫力，坐在車上的人們又何嘗舒服呢。有時候，就是因這樣地爭執而演出流血的慘劇！

軍人，尤其是上下裝穿全了的軍人，本是車夫不甚歡迎的雇主，但是他坐的車，沒有人敢問扯票。真正的參謀，副官，諮議，差遣之流所坐的車，也可以不扯票。冒牌的參謀，副

言，謬議，差遣之流所坐的車，也大半可以不扯票。這些都不是合於法律的事情，只算車夫叨光，因為他們拉的人不同，這一點便宜當然分所應檢。

有「軍人車」過關口的時候，公司派在那裏司票的人當然會打盹；就是有一「參副謬差車」過的時候，司票的也有時打盹。這樣，車夫當然是昂然而過。有時，司票的要表示他忠於職務，往往攔着「冒牌的參副謬差車」喝扯票，這就要看車夫的應付與乎乘客的神氣如何了。司票的既已撲上前來，捉住了車柄，車夫應該鎮靜地把頭向後一轉，嘴巴一努，他（司票的）便會把乘客的神氣拿來對照一下。如果「得行」，司票的把手一鬆，車夫便驕傲地拉着車子前進了。

敬修和我的神氣如何，我們不能自知，拿事實印證起來，我們起碼已經在不意中當了冒牌的謬議或差遣。當我們的車子經過成都西門外的關口時，那司票的動也不敢有所動，這當然是我們的神氣所致。

剛到安德舖，迎頭一位壯士飛來，捉住我坐的這輛車底車柄，大吼一聲：——
「扯票！」

敬修的車在我的後面，自然也同時停止了。

拉我的那個車夫原來也是想昂然而過的，到此時不能不多勞一點神。他照例把頭向後一轉，嘴巴一努。然而無效。

車夫只好再加一番解釋：——

「他們是公事！」

壯士並不對照我們的神氣，流利而斬截地說道：——

「不行，認不着誰是公事不公事！」

這壯士是一位圓眼睛而有煞氣的少年，似乎全瞧不起「三刀六個眼」的厲害。他的話中顯然有流矢飛中我們、有意地要把我們捲入漩渦。我們決定站在車夫方面主張公道。

那少年豎起眉毛。眼光四射地說道：——

「就是天王老子，不扯票也不行！」

我插口問他道：——

「你到底問誰扯甚麼票？甚麼叫天王老子，你指的是那一個？」

他理直氣壯地答道：——

「先生問車夫扯車捐票。誰敢要他不扯票的，誰就是天王老子。」——此地，「先生」

二字當作「我」字解。

我看他來勢兇猛，非用幾分神氣去鎮壓他不可：——

「哼！你是幹甚麼的？你叫做甚麼名字？」

他鼓起一對圓眼睛，正正地對着我的神氣，把五個指頭按在他自己的胸前一拍，回答道

：——
「先生烏子和，也是小小的一個公事。」

我又問他：——

「你今天打算幹甚麼？」

他又答道：——

「先生隨便！」

車夫趁着烏子和撒了手放棄車柄的機會，拉着車子便跑。烏子和那肯罷休，幾步搶上前來，左手擒住車柄，右手端着一只「菜刀把把」似的東西正正地指住車夫的胸膛，惡狠狠地咬緊牙巴問道：——

「你扯不扯票呀？」

原來烏子和先生手上端着的那個東西是一隻也許打得死活人的手槍！槍柄上還鑿得有一簇金黃色絲線搓成的纓子。

我一方面驚異，一方面用了右手的兩個指頭正正地向着烏先生瞄準，厲聲吼道：——

「土匪！你想做甚麼？」

敬修也氣憤非常，說道：——

「也這樣，我們便有理由把他捉將官裏去了！」

在這樣正上勁的時機，兩個車夫忽然向兩人搆和了。他們連忙掏出四個銅子（八百文）遞在烏子和的手中；拉着我們前進了。冷墩台！

得了勝利的烏子和先生，左手叉腰，右手提着手鎗，一偏一仄地款着八字格的步法凱旋了。那手槍柄上鑿着的，金黃色的絲纓，更擺動得十分驕傲。

出了灌縣西門

灌縣城半在平原，半跨高山，恰正在成都平原與山嶽地的界線上。出了灌縣西門就算得完全進山了。

西門外路右一帶的山，在灌縣人眼光中估量起來，算不得十分嵯峨，也算不得十分美麗。峯頂隨着薄霧，嶺上點着殘雪，萎縮中仍帶幾分驕氣，似乎瞧那寒風不起。路左的岷江在這裏剛剛「匯齊諸水，正待分發」，流急無聲，有謙謙君子的風度，大路在山水之間，隨着地勢起伏，引我們到那遠遠的，V字形的天裏去。

灌縣是「無處非景，無景不勝的天然公園，雖竟三四月之遊，不能歷人所欲」。要「趕站口」的忙人不敢有流連的妄念。

一路上仍有不少的人來往。但是，人們都各走各的路，彼此用不着點頭，鞠躬，打招呼，更用不着裝起笑臉談話。

迎面來了一羣牦牛，很斯文地，挨肩擦角的緩走着，把全路都遮斷了，有如科長祕書者流下辦公廳后散步通衢的樣子。我們當然不敢闖道，只好遠遠地避開。有一個空手過路的男

子，和一隻狗一塊兒呆呆地站在路旁，被一隻角蹇的牯牛挑得他離開地面兩尺又軟軟地摔下來。——有人說，牯牛原想挑狗，誤傷了人。

那牯牛惹出禍事以後，不動聲色地從容去了。被摔下的人只好自行掙扎起來，攔住趕牛的人問罪。那趕牛的反而惡聲地答覆道：——

「你自己不躲開；怪誰？」

這晦氣的男子似乎自知理屈，也就詞窮了。

龍洞子

離開灌縣城二十五里，這大路忽然捨了江岸，向右轉，灣灣曲曲地竄進一條徹底裂開的崖縫裏去了。

這不知是幾十萬年前裂開的一條崖縫。雖然兩壁的凸凹並不十分相投，然而除了說牠是裂開的而外，別無解釋。

右壁高處題有「關塞極天」四字。人行其下，「把帽子仰落，都望不見崖頂」。

龍溪帶着大路，灣灣曲曲地從崖脚下經過。碎片似的溪水流到一個大崖腔下貯成一個半圓形的，碧綠色的深潭。他們說，潭是沒有底的，裏面有龍；所以叫做龍洞子。潭上跨着一道石橋，聯接起這應該中斷的大路。橋的外邊鎖着一帶石欄。憑欄俯察，潭邊淺水輕輕地撫摩着那一顆一顆的，細膩的，五色的石子。

崖腔上部嵌着一座小小的觀音廟，面臨石橋。廟裏香煙繚繞，終年竟日不斷，往來的苦力們。幾乎沒有一個不燃香俸菓去虔敬那靈驗而管百事的觀音。

這時候已入黃昏，崖縫裏當然老早就沒有日光了。沿着長廊似的崖路而流連的人，分外

添一種鬼森森的冷怯。崖頂只滿一線青天，峭壁上掛着一些骷髏般的岩頭石塊，舞爪張牙，彷彿快要下來撲人似的。覆在頭上的這一條廊頂，更不知牠有幾十丈厚；既無柱頭支住，豈不有塌下來的危險！這一塊肉敷骨頭的身體，在這樣的情景中，只有逼着信神，許一個願信的好：——

「南海岸上觀音大士；我惟願仙風把鄧師長的老太太吹到這兒來！」

鄧師長的老太太是最信拜觀音菩薩的，灌縣舊有的觀音菩薩都穿了金，而且又新建了無數的觀音廟。鄧老太太如稟降臨到這龍洞子，當然不致把菩薩待慢。

相傳，有一個從成都嫁到茂州去的女子，進了這條崖縫，把心子都嚇來只有指拇尖尖那樣大了。她恐怕越向前途去越窄，終會窄到只能容人側着身子通過的那個地步。

塗禹山觀婚禮

塗禹山就是汝川人所稱的銅鈴山，是索土司（瓦寺宣慰司）衙門所在的一個寨子。這寨子俯臨着岷江右岸，踞在一條高岡的脊上，要從汝川城北過一道索橋，西北行，爬十五里的高山，然後才能到達；沿途道路崎嶇，流沙墜石，有傷人的危險。雖然；這寨上也時有冠蓋往來，各路英雄到寨上拜會索土司的差不多每天都有；因為索土司既隱然為雜谷諸部之盟主，而又兼領汝川縣團練局長，同時又是「全川江防軍」的一個「區司令官」（僅亞於總司令而已）。近年來，索土司以身作則不遺餘力地提倡漢化，這寨子上的百姓得風氣之先聲，比其他各寨的土民更要開通一點，一切婚喪禮節大半都漢化了。

頭一天，我們到了這寨上，住在土司的衙門裏，打聽得第二天這寨上有一家姓允的百姓要「做酒」，於是乎央求土司的兒子先行命人去疏通一切，說我們要去參與這一個盛典。尤家果然屆時來請我們去觀禮；少老爺——土司的兒子——自然是同我們一塊兒前去。

一個百姓人家做酒，能夠得少老爺的御駕光臨，也就是門楣增輝的事體了，今天他更引來幾位仙風不易吹到的顯客，這真是年月擇得很靈，才有這番奇遇。

少老爺引着我們到了尤家的門口，新郎遠遠地望見了他，搶上前來，給他行了一個「兩腿半分灣」的屈膝禮——士民的古禮。同時，那塞滿一屋子裏的男女老幼，一齊擠向兩面的牆邊貼緊，讓少老爺和顯客進去。

這是一間矮小的平房。假如我戴的帽子再稍爲高一點，就有頂樓板的義務。四處掛着豬鬃羊腿之屬，時時找人接吻。同時，滿屋子柴烟縈繞，我們的眼睛不敢放膽睜開。

進門的左前方屋角上是尤家的神龕，右角上斜伸着安兩口鍋的土灶。灶與神龕之間是一個火圈。火圈之上，騎着一個很有意思的，代表幾個神的「鐵三腳」。火圈的周圍，安着四條矮長的板凳；這是他們的家庭俱樂部，家政議事所，同時，又是客室。

我們被讓到火圈的周圍坐下之後，掏出一枚老龍版大洋來給主人做賀禮。

一個六十歲上下的老頭子，穿一雙籠上腰頭的白布長襪，踏一對雙樑子青布朝元鞋，他擠到火圈邊上來，先給少老爺行了一個「周公之禮」，然後才和其他的顯客細說詳端。這是銅鈴山上「肚子很通」的張二爺，祖籍德陽縣人氏，來此給土司家作佃客，已經有三代人了。今天在這裏參與婚禮的人們，假如沒有少老爺和幾位顯客光降，張二爺是坐頭一把交椅的。因爲他長於支賓待客，所以，短於交際的主人派他出來招待顯客。他談了他自己的身世以

後，又和我們談尤家的一切。

士民也有「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觀念。但是他們的後嗣不一定非男子充當不可，就是女子也有完全承繼權的。尤家本來沒有兒，也沒有女，撫了一個女子來做後嗣。今天這場喜事便是爲這個女子納壻而舉行的。

新郎名叫長生，原姓不可考；作了尤家的女壻以後，當然就姓尤了。據說，他本是瀋縣人，四歲時就來尤家做活，到而今已經做過十四年丁；就在他到尤家的那一年，這新娘剛好誕生於塗禹山上另外的一戶人家。

十八歲的新郎配一個十四歲的新娘子，在士民是罕見的，因爲普通夫婦的年齡都相差得很大。士民家招一個女壻，或娶一個媳婦，總以年富力強爲標準；因爲增加一個人口，同時必定要增加一雙人手，可以等於買一隻牛，然後這算盤上才不至喫虧。大概總是家裏差人手才有招壻或娶媳的事情發生；因之，十二歲的女子納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壻，或是十二歲的男子娶一個二十幾歲的媳婦，都算得是年華相當。

張二爺在顯客面前盛誇尤長生的能幹，聯三累四地讚嘆道：——
「得力的做手呵！」

張二爺正同我們談着話，那神龕上的「雙份香燭」早已安排停妥，大家嘶啞起來：——

「動得手了！」

張二爺連忙離開我們，擠到神龕的右側去，整冠束帶地伸起頸子啞啞着：——

「日吉時良，天地開張。……」

這時候，我們才知道張二爺今天的正式職務。

呼到「新人到此，大吉大昌」，張二爺由「丹田」裏抖出一聲大吼，叫道：——

「牽出來！」

記得在十年前，我曾經被這同樣的聲氣嚇倒過。就是：有一天的清早，我剛剛開大門出街的時候，恰看見對門的林家宰年豬。那屠夫一手挽着衣袖，揸着磨得透亮的殺刀，一脚敲起來，蹬在一個盛着盪水的黃桶邊上，正啞啞着「牽出來」。張二爺今天啞啞的這大聲，和我十年前聽着屠夫啞啞的那一聲，有同一樣的效力——嚇煞人也！

新郎到底是一個男子，畢竟有幾分「雄膽」，他先自出來，兀立在張二爺的旁邊。這時候，搖搖的紅燭照得這濃烟薰得漆黑的屋子反射出紫黃的光線，新郎的全副眉目可以被入瞧得很清楚了。他的橄欖形頭上放着一頂黑呢博士帽，帽上插着一對金花。這帽子小得太過分

，自由地放在這光滑的橄欖形的頭上，就是點頭鞠躬，都不無動搖，再要叩頭，更沒把握保得住牠不掉。——岌岌乎危哉！

不移時，新娘婦頂着一張粉紅布蓋頭，也被一位三四十歲的婦人「牽出來」了。

張二爺一面呼禮，一面用手指揮着尤長生「伏！興！伏！興！」地叩頭，比之狡猴戲還要困難一點。尤長生蛤蟆似的跪在地下，一方面按着帽子，一方面把腦袋往地下摔，自也有其苦楚。那婦人同時也把新娘的後頸窩緊緊地擒住，提起來又拌下去，拌下去又提起來。

「……入洞房！」

張二爺睜到這裏，婚禮便告完成。他那沒牙齒的口縫，幾分鐘都合不攏來；那「房」字的媚媚餘音，恰似洪鐘叩罷的殘響。

這時候，大門外放着幾聲驢子漏氣似的紙砲，「屋頂花園」上的喇嘛正吹着「人腿骨喇叭」，唸着經，超度尤氏門中的歷代昭穆。

我們這玩皮的客人，要求爲這一對新夫婦攝影，經過少老爺的疏通，公然得了衆人的許可。但是，那羞搭搭的新娘子，一總不肯撒開她那蒙着面龐的粉紅布手巾。在衆人百般威嚇的聲中，她不敢堅持到底，才露出她的花容月貌來，鼓起一雙三尖角眼睛，含羞帶恨地瞪我

近西遊副記

一眼。——哎！非凡！和橄欖頭的長生，真佳偶也！

兩河口

兩河口之爲地名，有如張金山李海廷之爲人名一樣的普通；我們覺得到處都遇着張金山李海廷，也覺得到處都遇着兩河口。

「凡兩河口都有風」，這個定理有八分真。「凡兩河口都在下午起大風」，這也是七分真的定理。

茂州以上六十里，當黑水注入岷江的交點，也名叫兩河口。這裏的風真是成松道上最爲猖獗的了。每天從午后一二點鐘吹起，一直吹到天黑；一年三百六十天，沒有人發現出例外。聽說，從這兒過路的大幫驢子，背上馱羔皮二百餘斤，也曾被吹下河裏去！崗人的轎頂和窮人的斗笠，飄忽飛舞於天空之中，更是這風景中時有的點綴。

這是臘月二十九的一天下午。我本來是可以上午經過這個地方，躲得過風頭的；但因好奇心的驅使，偏要在午后三鐘打從這兒過身，嘗嘗這種風味。我們的力夫挑着百多斤重，也有闖此風頭的膽量，難道我空着手，還會被風吹回成都去麼？「彼丈夫兮我丈夫」；我決定不單讓力夫們有此一邊。

正當兩河相會之點，這大路鑿岩而上，依着山勢，突然右折向東北前進。恰在轉角處，有約莫二十步高的一架陡坡，樓梯似的搭在面前。我正想稍停片刻，準備爬坡，不意一堵大風恰從背后捧來；不由我自己參加絲毫意見，這身體已經被捧上坡了；輕快之至，有「飄飄然若羽化而登仙」之况。

原來這裏冬天的風是從西南往上吹的，吹我回成都的希望是沒有的了：如能吹我到松潘，倒是我十分願意的事，因為可以省得我一步一步地爬。

臨風矗立着兩百丈高的峭巖，顛巍巍地似乎有些搖動。枯草梢頭，滿掛着一片帶肅殺氣的呼嘯。石罅裏也不斷地吹出震天動地的怒號。谷應山鳴，再帶上一縷忽聯忽斷的江水汨汨之聲，淅淅成一曲驚心動魄的，悲壯的，自然的樂調。河裏的水沫竟飛到幾十丈高的岩路上來，洒在行人的臉上：冰冷！

很有經驗的力夫們能夠知道風勢的順逆。趁着順勢，很輕快地跑上幾步；風色不佳的時候，他們便「打上一杵」，把自己緊緊地貼在岩上歇着。其中有一個是新來這條路的。他只能在這懸岩上東偏西倒，忽進忽退地掙扎。他終於淌出淚來，自己悔恨了：——

「這就是想喫飯的下場！早晚得有這樣厲害，就是賺金子，我都不會來的。」

他費了一個多鐘頭才掙扎過半里長的一截路。

待把險路度完，他穩穩地打上一杵，笑臉重開，好像剛從殺場上脫逃似的，吹出一聲長嘯，帶着滑稽的頰度說道：——

「幸而今天背上壓得重，如果再輕一點，早就吹下河裏去了！」

近
西
遊
副
記

夜行小牛寨下

山縫裏的天計分外短。山路特別長。一個人每天真走不了幾遠的路。

從溝口寨到石大關，名爲四十里，實際上不止六十里，而且中間還有過兩河口的困難；所以，這一站路，在成松道上，是使人人咋舌的。

過兩河口的時候，我很替力夫們擔心，惟恐他們落下岩去，所以我不肯獨自前行，以致耽延太久。行到離石大關還有十里的程肅堡，夜幕使漸漸垂下來了。意思想早一點到石大關，好多睡一點覺，我不能不獨自前行，把力夫們丟在後面慢慢的摸索。其餘的同伴們呢，恐怕老早已到達石大關了。

這是臘月二十九的一個陰天。月光當然是不會有的，就是那幾顆夜路上有少許用處的星子，也被密雲遮住了。

右面高山脊上是小牛寨。聽說，從前這寨上有五六十戶人家，但，而今却已破落不成樣子，只剩下五六家人了。然而，那大烟囪似的「碉樓」，仍然端端正正地高插着，一片片的石牆，仍然高下錯落地列着。將黑未黑的天空背景上，畫着這樣一座寨子，斬截乾淨，到

也表示不出十分破落的光景來，只是那輪廓上有一兩處小小的缺口微帶幾分飄零景況而已。惟其如是，更使人玄想到那寨上的荒涼，冷淡，空虛，——可怕。

黃昏漸漸地過去了。山腹漸漸地向後隱，岡稜綫漸漸地向前移。陡處覺得越陡，危處覺得越危。草木土石漸漸的聯成一片；梭子形的天也漸漸地消滅；到後來，就是那一綫白色的岷江，也被黑暗吞噎了；只聞其聲，不見其流。於是乎山川草木一併返到渾然。

這時候的我，感覺到「脚尖有稱爲五官之一的資格」，因爲眼睛失了作用，全仗袖（脚尖）領導着我的身體前進。

怎麼背上一股一股的麻？有鬼麼？鬼是人變的；山間沒有人，那裏會有鬼？我從來不信有鬼，當然不得怕鬼。然而畢竟有些怕。怕甚麼呢？又似乎是怕鬼。怕鬼做甚麼呢？不曉得。

在這樣的環境中，我才知道「活人」的好處。不管是惡人，醜人，笨人，或是卑污下賤蠅營狗苟的人，只要是活着的，都有給人驅鬼的效用。

不但活人能夠給人驅鬼，舉凡一切動物都能給人驅鬼。我能夠有一隻狗，或者一隻貓在我的身邊都好！然而沒有！

由動物忽然聯想到老虎！這山間確是會有老虎的。老虎真是可怕的東西。怕老虎比怕鬼

還要怕得具體一點。

那「扁嘴王大爺」的相貌，我完全記得清楚。他有一對燈籠似的眼睛，有幾根釘鋤似的鬍子，身后豎着一條鋼鞭似的尾巴。他的脾氣，我也聽說過。他確實會咬人。又聽說他咬人的姿勢很像貓兒擒住老鼠的樣子，啣住你的後頸窩，捉起就走。

這漆黑的前途，有無老虎當道，不得而知。

想到鬼，逼着人不能不向前；想到老虎，却又覺得後退底妙。

心裏不知道感了一塊甚麼東西。幾次想唱一唱，但是唱不出來。就是想噓一噓也不成。忽然水聲漸近，路也平了，黑色的幕也似乎掛得遠一些了，而且感覺到這幕上現出一些隱隱約約的東西來；不似從前的靜，不似從前的黑，也不似從前的空了。

原來自己已經走進了一個河場。

這河場裏有些甚麼？隱約間看得出來，是一堆一堆地，靜靜地排列着的東西。

這時候我的心境隨環境而開朗，忽然記起來，我的身邊是帶得有一隻手電筒的。冤枉！冤枉摸索了半天！這才叫做「頂起頭髮做禿子」呢！

待我取出電筒，四下一照，更是喫驚非小。

那一堆一堆的東西，才盡是一些人肉餡子的土饅頭！有一些已經裂開了很寬的縫，有一些還是輕輕掩着的鬆土。這樣，不能不使人聯想到戰場，解剖室，城隍廟的十殿：死屍，骷髏，鬼！

這是不必多所懷疑的，這裏當然是有鬼的地方。只好挺着胸膛，握緊拳頭，拚着跌斷腳尖不顧地向前走。手上有了電光，諒或鬼不敢來。即或有鬼來，也不過賞他幾拳，打他下第一十九重地獄去而已矣。

好容易才到了石大關——進了客店，坐在火圍旁邊，冷汗仍然繼續地流着。店主東告訴我

「那河壩裏是『陰街』：半夜趕場，甚為熱鬧。」
唔！我聽了他這一句話，更從頭頂上一直麻到腳根。

幽谷弦音

一路來都是千篇一律的大山緊緊地夾着岷江，逼得她不能不彎彎曲曲地竄流。可憐的岷江，受着這樣大的束縛，只好一路嘶吼，望着行人呼救。她在茂州以下五十里的地方，被一條五里長的崖腳束縛得更加厲害，江面幾乎窄到人都跳得過的那個樣子；然而，這時候她却一聲不響，只靜悄悄地偷過；這就是一般人稱爲五里沱的所在。

連天終日在縫裏擠來擠去的人們，久已聽慣了岷江的嘶吼，忽然來到五里沱邊，心裏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靜。

在這一種不可思議的靜底環境裏，驀地飛來一縷弦音：——「……六工六，尺工尺，四尺上四合合四合。」

弦音斷後，迎面轉角處現出一個算命的瞎子。他戴一頂沒有鬚子的，已經漏出紅色裏布的青布瓜皮，右邊耳下垂着一股灰白色細長的髮辮，背上揹着一個篋櫃，左腋下夾着一把胡琴，右手持着一根探路的竹棍；老是伸起脖子，一步幾轉身地走着龍蛇格的短步，恍蕩中似乎帶有幾分仙氣。

「瞎子：你到茂州去過麼？」

我這樣地隨口問他，原來並無深意，不過想破一破這沉寂的空氣而已。

「茂州？松潘也常去呢！」

他不高興地這樣答覆我，是疑我小視了他，說他沒有到茂州的本領。

「走山路你覺得困難麼？」

我這一問才真是有小視他的本領底意思。

「要喫飯呢！」

他却給我這樣一個「哲學的」回答。

我又問：——

「這些地方都會有人請你算命麼？」

他越發不高興地答道：——

「你不請我，別人總會要請我的呀！」

妙呀！只憑這一句話衡量起來，這瞎子已十足地配當「人生指導者」了。人們時常以為自己所不需要的一切都似乎難於存在；其實，你不需要的，未必別人都不需要了麼？他這一

句話萬分有理。這一些背上壓着一百幾十斤重的苦力們，終年終日，埋頭弓背地在山路上爬去爬來，連不穿襪褲子的野心都實現不了；如果沒有人安慰他們，給他們一點將來的希望，在這樣便於自殺的環境中，誰願活着受罪呢？

瞎子自然不能夠算準我心頭究竟怎樣批評他，他只是含驕帶怒似的，對直走過了我們的身邊。

從瞎子的背後看去，他在危岩陡路上走着，似乎比旁人還要鎮靜一些。因為他那一根探路的竹棍只會告訴他「這是人過得了的路」，不會告訴他，「那路外是跌得人死的懸岩」。

近
西
遊
副
記

意外的折回

臘月三十，我們深夜才摸到疊溪。從茂州來，三天才走一百二十里，還得加上兩個夜路，這更足證明「路長」「天計短」了。

第二天是元旦，力夫們要求休息一天。當然照准。

民國十八年的正月初二，我們又收拾行李，「出行大吉」。

不好走的路，我們已經過完了。疊溪到松潘的二百四十里，不但路平，而且很短，比起疊溪以下的路，十里只當得五里走。

最難得的是這新年晴朗的晨光，天上沒有一朵雲，山間沒有一縷霧。西邊的，遠的雪山，從一層一層的沂山肩後露出來，顯出他銀光四射的面龐，向着這疊溪高原發笑。沒有一點風影的四周，似乎一切都靜默着。

紅日已漸漸爬上東邊的嶺頭，間或有一點兩點鳥兒的歌聲了。這時候宴安於太平春景裏的疊溪人民，恐怕還正在夢中發噓呢！

大家正興高彩烈地前進，忽然遇見楊統領——川西漢軍統領。他是四天前從茂州同我們

一塊起身往松潘去的，此刻轉身回來，當然有些原故。

毫無驕氣的楊統領，下馬來，低聲地向我們說道：——

「前方去不得了。請你們暫時轉身罷。松潘城已被甘肅竄來的潰軍搶劫一空了。我們的軍隊因為衆寡不敵，不能不暫時退却下來。我自己也還是沒有到達松潘城就打轉身的。」

這個意外的消息忽然使金黃色的太陽光裏捲上幾縷烏烟！我們的心懷着一種不可命名的感想。是失望呢，還是恰得其所呢？

這是用不着深加考慮的一回事體，只好立刻折回。

楊統領只退到疊溪。我們也暫在疊溪駐下，靜觀風色。

疊溪城內的空氣，迥不如從前的安靜了。人們的神色上，都現出一種莫名其妙的氣象來。不知是着慌嗎還是閒散。有時，大家也探頭向松潘的來路上莫知所求地望一望；但是，除了聳入天際的山峯映着白雲而外，也望不出一些甚麼。

從松潘的來路上，間或運到兩個三個傷兵，大家圍着東問西問，於是乎這空氣漸漸地更

不同了。街談巷議中充滿了具體的恐怖：——

「又粗又黑，灶神似的甘軍，騎在又高又大，老虎似的馬上，手裏捏着明幌幌，巴掌寬的大刀，砍人頭是滿足不了他們的慾望底，多半是攔腰給你一劈，齊齊整整地把你切成兩瓣。」

這樣兇惡的甘軍底影子，時時在人們的腦裏滾滾來滾去。

「鳴都鳴都」，過山號的吼聲中，現出一面金黃色的湖縐大旗，中間是十八個圈圍圍着的一個青綫剪成的「漢」字。旗後拖起七零八落的一串隊伍。有「洋抬礮」，有「錐子火」，又有嵌着麻繩發火的「明火槍」。人們的打扮，雖然說不上整齊，却也不能說不成武。頭上是「指天恨地」的青布套頭；身上是沒圖子的羊皮馬褂，敞開一隻膀臂；腰間斜插一把大刀；帶得有十分肅殺之氣。聽說，這是龍壩五溝的團丁，調到前方去堵塞隘口的。

一天一天的這樣地過：人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神色，街上充滿着恐怖，各處的團丁，仍然繼續不斷地調到前方去堵塞隘口。

蔡溪是松茂間一個重鎮，是一個百餘戶人家的小城。城的東北兩面是一個山間最難得的

大平壤。平壤盡處，是觀音岩，山高岩陡，路險且長，倒不是甘軍易於通過的要隘。城西城南直臨峭壁。岷江在這峭壁下悄悄地偷過，城裏的人聽不着她一些兒嗚咽之聲。

我們住的客店在城牆裏邊的一個高坡上，登溪全景，易於一目兼收。

這是初四的絕早，昨夜曾經降過大雪。出門四眺，無地非白，彷彿自身進了一所極廣大而嚴肅的靈堂；四山滿掛着晚聯，城中呆跪着一排一排的孝婦。一片冰冷的淒清，令人感到無所不見其靜，無所不聞其寂。

忽然幾點「輕艇輕艇」的聲響從我後面襲來，破了這環境中的沉寂。原來我們店裏的男主人攬着一籃筍劍壺磁碗之屬，正起身南下。他把四處望了一望，走近我的身前，用手掌屏着一側嘴巴，支近我的耳旁，悄悄地說道：——

「昨天半夜子時，關帝廟裏『請了神』，『降了機』；機仙說，初六的一天，登溪定有大劫。」

然而，早飯後的登溪也還是和往天的差不多；人們仍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神色，街上仍是充滿着恐怖，不過調圍了到前方堵塞隘口的事情已經漸漸地稀少了而已。

從前方零零落落地下來的官兵一天比一天的多了。他們都把甘軍形容得厲害非常，不是說川軍死了若干若干，就是說甘軍又佔領了某關某隘，彷彿甘軍還正緊緊地追趕着他們似的。當然，不然，他們怎麼會退得這樣快，這樣遠呢？不過，各人所描寫的情況，都是小而大異！大概他們都是從不同的陣面上退下來的吧？

疊溪既得不着確實的消息，我便同一個同伴謝君到前方去觀察徵候。過觀音岩，到沙灣，已經離疊溪有十五里了，沿途仍看不出絲毫的異狀。

沙灣是一個有幾十戶人家的短街，街上的人們，似乎還是莫名其妙。一個白鬍子老頭兒坐在街中間的一條板橋上晒太陽，對着幾個揸着手的年輕人，正談着一些現刻用不着管的事：——

「去年天乾，已經夠人喫苦了。今年又遇着刀兵，有幾顆糧食，都盡盡地掃去供軍餉！待青黃不接的時候到來，這條溝裏，不曉得還要餓死幾多人呢！」

他這樣遠慮將來的閒談，更形容得目前的不要緊。

我們知道再前進也恐怕還是一個樣子，所以只在沙灣逗留片刻，又轉回疊溪來。疊溪的人們還是一樣的莫名其妙，街上還是一樣地充滿着恐怖。老實說，沙灣沒有所謂「前方」的

「緊張，登溪也沒有「後方」的安閒。

初五的午刻，忽然有八九十個生力軍開到登溪，說是從茂州調來增援的。

這一隊人馬竟使登溪的空氣新鮮起來。人們那般莫名其妙的神情似乎漸漸有了瞭解，彷彿一切的問題都已得了圓滿解決似的。充滿街頭的恐怖，也好像已經雲散烟消。

這軍隊只在登溪用了午膳，又開赴前方去了。所謂前方，不過是觀音岩口的較場壩而已，離登溪城只有五里路！噫！未必沙灣都被甘軍佔領了麼？

下午，我喝了幾杯酒以後，照例的站在店門前向街頭探望一望。這街上並無異狀，不過覺得男子比較往天多。這兒有一種特別現象：一有軍事，男子們因為怕供差役，多半都在家裏的深處躲着。不知何故，今天他們都擺在街面上來了。——天地間不知何故的事情太多，這樣的細事，值不得過事推敲，還是回店子烤火罷。

正轉身間，我們的僕人，慌慌張張地從東門進來，向我報告道：——

「楊統領已經騎着馬退出東門了！」

待我走下街頭仔細一看，原來這街上的男子都是在那兒忙着搬家。這空氣，已經緊張到

十二萬分了；登溪城內，恐怕從沒有這樣擁擠過。

男的，女的，少的，老的，統統都傾出街面來了。壯年的男子們，背着糧食，被蓋，衣包；婦女們，背着鐵鍋，銅瓢，瓦鉢；康健的老年人，或扶着小孩，或牽着貓，豬，狗，雞；羸弱的呢，或被人扶着，或被人背着；籬筐裏盛着的嬰孩，一聲聲不住地嘶叫。哭的哭，嘔的嘔，或者被踩住了脚，或者被跌傷了腿。有的擠出東門奔向茂州大路，有的撲下南門爬往河西的寨子。約莫不到半個鐘頭，這城裏幾乎連人影兒也瞧不見了。這時候已迫近黃昏，這鋪板凌亂，櫃台顛倒的街頭，再加以叮叮噹噹地過着三匹五匹驛馬，——從前方退下來的——更使人認識空虛的可怕。

我們的店主人是預先就知道明天有浩劫來臨的，他們自然早已一個一個地逃光了。剩下的我們，除了急忙收拾，準備在黑夜中溫習五日前走過的舊路而外，別無辦法。

寒風冽冽，夜幕低垂，稀稀落落的幾串火把燈籠，澗澗曲曲地蠕動於黑氣之中，再加上幾聲谷應山鳴的吆喝；人類怯懦的缺點確已暴露得乾淨無遺了。

這條路原來就不見得寬敞，白日間聽着驛馬的鈴聲，都有站開讓道的必要；此刻這樣多

強弱不齊，勇怯懸殊的男女老幼同在黑夜中接踵而行，當然有些平常想不到的不便。當火把燈籠稀少的地方，看去似乎是可以讓人過得了的空間，走去却不無衝撞；不是惹怒了婦人，便是跌哭了孩子。

有一個提燈籠，揩步槍，也是和衆人同方向往下走的軍人，旋走旋吼，要前面的人讓道。大家站在兩旁讓他勇敢地衝過前頭，他反而不住地嘮叨着：

「把你們忙了！跑甚麼？連甘軍的影子都沒有看見，就會一刀把你穿起不成？」

是啊！但，老百姓那有軍爺們那般膽大呢？不跑快些怎辦？河西半山上掛着幾點紅色的火光，閃爍間似乎帶有輕視人們小膽的意思。逃往那些寨上的婦女們，出善溪的南門要下一個幾十丈深的陡坡，過板橋又要上一個幾十丈高的陡坡；這時候，她們還正手脚兼用地爬着呢！

我們到了十五里外的黃草坪，再也無力前進了。只好找一間房子隨便宿下。

實在的，畢竟不曾聽得一聲槍響，也沒有趕寬刀，騎大馬的甘軍趕上前來；只有逃難的人們，斷斷續續地過到第二天的清早。

近西遊副記(中篇)

窘

安順關離松潘還有一站路。傳說，第一天到大隊長一行人馬要從松潘開往南坪去招撫甘軍，騾夫們疑惑着有供兵差的危險，要求我們在安順關休息一天，待他們先派一匹快馬上松潘打聽清楚再前進。

安順關適當窗河注入岷江的口子。騎岷江有一座橋樓。穿橋樓，沿窗河往西十里便是著名的瑟波寺。因為在安順關有一天的停留，我們決定往瑟波寺一逛。

我們不懂西番話，這時候也沒通師在一塊，於是準備在安順關街上找一個相當的人來給我們做鄉導。我們起初以為這總不是一樁困難的事體，只要有錢，當然買得人作事；誰知這破屋構成的安順關竟也有不貪錢的窮漢！他們說，就是拿銀子把他們堆住，也不願領這一份差使，大家七口八牙，談虎色變：——

「兩月前，廿軍佔據松潘，曾派人到瑟波寺徵糧秣，是安順關的漢人作嚮導引去的。後

來甘軍敗走，瑟波寺一帶的西番便過河來搜殺漢奸！起初在得勝堡殺了兩個漢人，前天又在這橋樓邊上殺了一個姓劉的，張玉山，馬大爺，米大爺，都因為怕禍事才遠走他鄉。而今誰還敢領生人進去呢？」

大家正這樣地談着，一個穿毡衫的少年睜起眼睛說道：——

「甚麼？吹得那樣厲害！」

我以為他總有胆子給我們做嚮導了。然而剛一聽說要請他，他立刻埋頭便走，口裏拖着
一股微音：——

「我不懂西番話。」

最後，安順關的鄉約負責地向我們說：——

「這兒到瑟波寺是一條大路，用不着嚮導；那條溝裏的西番統是懂漢話的，用不着翻譯。」

「也許」鄉約講的話不錯，我們「決定」不找嚮導了罷。人生有幾件事不是由「也許」而「決定」的呢？

第二天的早上，我們動身向瑟波寺進發。

敬修騎的是一匹馬，讓我騎一匹很高大的騾子。通常騎騾子是不用騎鞍的，橫坐於背上；我當然沒有這般本領。店裏的老板娘子自動地借了一具騎鞍給我。這具騎鞍是適用於騎小驢的，搭在寬大的騾背上，總覺得是多餘的一點東西。

敬修穿是一件青哩噠棉袍，上面罩着褐色大氅。我穿的是灰色粗呢的短大衣，露出一截紅色毛線的短褲。我們大家都戴着淺灰色的遮陽帽，穿着綠編草鞋，頸上纏一條毛線項巾。我的腰間更掛着一個照相匣子，手裏拿着照相用的，手杖式的三腳架。這樣打扮，不說西番應該視若神人，就是漢人，也以爲我們身旁至少帶得有兩三件「百步之外能傷大將」的寶貝。

敬修行前，我隨後。我們的後面跟着兩個馬夫，都是甘肅人，幫我們提着六封點心——準備給瑟波寺送上的禮物。

山裏也有一段一段的平路。敬修的馬一到平地，就要大跑，我的騾子也要跟着跑，騾背上頂着我的我，覺得一身都無放處；於是乎這運柴揹炭的苦朋友們所最歡迎的平路，對於我反成畏途了。

窗河是由西向東流的水道，日光充足；沿岸土地開朗，山勢傾斜，不是杉林，便是耕地；無怪乎甘軍要來這裏派餉。

這是晴朗的一天。嶺頭的厚雪笑視着河水一波一波地逐流。遍山耕地裏點綴着紅色的衣裳和紫色的赤膊，男女老幼各有各的工作。離路稍遠的人們，止住了牛，停住了鋤，呆呆地望着我們過路。傍近路邊的呢，間或有操着極簡單的漢語問我們兩三個字的；但是，我們和需的答覆，只能賺得極敷衍的一個「呵」字，或竟討得一個極鎮靜的「不理」。

忽然行到一座小橋，對面已望見瑟波寺了。迎面來了三個穿紅衣，露臂，騎在馬上的和尚；前後兩個是戴平頂白色布帽的老者；中間的一個戴着黃銅斗笠，膀膊間纏着黃色綠色的綾子，年紀不過十四五歲，臉上洗得很乾淨，就是在漢人中品評起來，也算得很漂亮的了。同他們擦身對過的時候，我用右手給他們行了一個「伸手討錢式」的普通相見禮，同時吶喊一聲「阿羅」。阿羅」只能相當於一個「喂」字，乃是招呼人，講話的起語詞；然而，我喊了「阿羅」之後，不會講別的了。這三人詫異我們，比我們詫異他們的程度還要高些。我們又領得他們一個極「含蓄」的「不理」。

恐波寺果然是一座大寺院。高的，矮的，很大一坪房子，但是，我分不開那些房子的作用如何。

我們在寺前下了騾馬，還沒有決定去處。目前所能見到的幾處房門都上了鎖。不說漢人，就是和我們講不通話的西番都沒有一個。

敬修帶着馬夫在外面等着，我先行深入巷內去探聽一番。

巷道高低曲折。兩邊的門些也是完全上了鎖的。遇着歧途，我只好挑一條較寬的走。幾灣幾拐，我把方向迷失了。畢竟沒有遇着一個人。

忽然聽得前面轉角處有些響聲，但不敢一定說是人的響聲。待輕輕邁幾步，傾着身體一窺，原來是兩隻灣灣的，大狗尾巴的影子正在那兒跳舞！聽說過，這種大狗兇猛異常，一狗可敵三人的力氣，專咬人的脖子！牠那種藍光閃爍的眼睛，我也是領略過的。恐怕轉去爲佳？況且，也許牠們正在那兒有要事相商，又何必前去打擾牠們呢？我便輕輕地轉身退却了。

再又到那兒去呢？還是只有昏闕。

好容易才發現了一道沒有上鎖的房門，不必有我這樣聰明，都知道這房子裏是一定會有人。這時候我懊悔起來了，從前怎麼不學兩句叩門的西番話？我只好站攏門邊，一面敲着

門環，一面作一些未必含有意義的聲氣，無非是使房子裏知道外面有人而已。

忽然從簷上滴下兩點人聲，像「阿羅」，又似乎不像「阿羅」。

我退到較遠的，可以說是一個空曠的地方，發現了那「平房」的「屋頂花園」上站着一條頭上纏紅色繭綢的好漢。從他的裝束上看來，他是一個雜谷人，不是本地的西番。我笑着臉，向他說明我的來意。他等我說完以後，毫不動容，依然把一副靜默的神情帶下屋頂去了；不知道他懂了我的話沒有？

許久不見有別外的情狀發生。

我獨自呆立在空曠中，那兩條灣灣的狗尾巴影子仍然在我的腦子裏搖來搖去。既怕那兩條大狗走到這兒來和我邂逅相遇，又怕我邂逅相遇着另外更多條的大狗。這時候我的要求，不是一定要參觀寺院，只要能平安地離開這窄僅逼人的狹巷，依然頂在那騾子背上去也就夠了。

後來，那未上鎖的兩扇房門，忽然開了一扇，隨即進出一個四十歲上下的矮和尚來。我連忙向他行一個「討錢式」的「伸手禮」，而且笑着臉說明我的來意。他唇瓣一開，我喜得來好像方從「狗圍」中凱旋歸來一般，因為他能講漢話，而且講得很清楚。他說：——

「瑟波寺是極窮的了。……有一點糶粃和馬料都被甘軍乾淨搶去了。……今天，管家喇嘛和活佛一塊兒出溝口唸經去了。衆和尚也上後寺做法事去了。寺裏只剩得我一個人了。」

他重重複複，枝枝節節地講了很多，無非是表示：瑟波寺很窮，不能再派糧草；甘軍對他們極殘暴，寺院裏只有他一個人，他不能引我遊覽。這時候我才知道，我們在來路中過小橋時遇見的那一位漂亮的和尚，便是瑟波寺的活佛。

原來安順關的鄉約對我們說過的，這寺院有一個做小生意的漢人。此刻，我便要求這懂漢語的和尙帶我到那漢人處去。他起初不肯；我只好許他的報酬，而且把錢袋拍得「楚」地一叫；他很不自然地，半推於外，半就於內地引着我走起來了。在這裏，不能不說「錢是值得恭維的一種東西」。

幾灣幾折，並不十分費力就出了這迂迴的巷道，找着敬修，然後才一同到那漢人處去。到了一間小屋子，裏邊擺了一些罐鉢簞筐之屬，果然有一個漢人在那裏。

矮和尚辭別時，我給他四百文錢，他把下顎伸得特別長，雙手給我們行一個比較客氣的伸手禮。——其實，四百文錢只是兩個銅版，值不起銀圓半角！

這位漢人姓錢，是鋪東馬大爺的幫手。他說，馬大爺因為有勾結甘軍的嫌疑，逃到漳臘去了。他對我們的態度極為敷衍，似乎毫無民族感情。他也說瑟瑟波寺的和尙全部都到後寺去了；又說後寺很近，再走幾里兒大路就到了，全用不着引路的。彷彿我們是有重大嫌疑在身，他勸我們早早離開這裏，免得運累了他似的。但是，我們仍然以為：「也許」他說的是真話，所以又「決定」到後寺去。

敬修依然騎着馬前行，我依然頂在驢背上跟進。

沿溝前行很久，至少又走了七八里路，不見後寺的影子。

到了石壩寨，遇見一個以梳猪毛為業，給西番家作女傭的漢人。他說，這兒到後寺至少還有二十里！這位漢人比較熱烈一些，他細細地告訴我們的前途；他說，「遇着兩條大溝合流的地方，應該向左去」。但是他並不熱烈到我們所要求的那步，要他替我們找一位嚮導便不成，要他自己給我們作嚮導，更不成。

又前進三四里，繞過一個深谷，上一個高坡。路蜿蜒岩上。水聲潺潺，從百丈下昇飛而來。日光透入疎林，一團一團的殘雪更驅盡了林中陰森之氣，槎枒的枝幹，一根一根地分得

清清楚楚。

出了疏林，又是耕地。耕地裏的路漸漸含糊起來，平行的幾條路列着，各路都有一樣多的牛蹄人趾的痕跡，不知跟着那一條去的好。有時候跟着一條路走，終於被引到一戶人家。

有一次，我們已經抵攔了家人的門限，才發現這是路的終點。那三層樓的「晒台」上站着一個年輕女子，呆呆地注視着我們。忽然門角上又噴出「啞」的一聲，嚇得我們回馬便逃。幸而那一隻藍眼白牙的大狗是用很粗的鐵鍊套住的。

溝，越走越小；山，越走越矮；路，越走越荒涼。

遠遠的來路上發現一大羣混合動物。白的，黑的，牛呀，羊呀，飄飄搖搖，看去有如繁花盛開，被風吹得顛巍巍地忽散忽簇。羣裏有幾個人，騎着牛，揹着槍！

「噫！和他們對闖過的時候，一定會還有一番應付。也許又會得着一個鎮靜的不理？也許會受幾句不生勁的奚落話？或竟會領受點想不到的麻煩？」

心裏正這樣想着，忽然V字形的天變成W形了。原來是左前方又現出一個山缺，缺下流來一股響聲很大的溝水。這一定是那梳毛的漢人所說底兩溝會流之點，應該向左去。能夠這樣自然地避開右前方那幾個揹槍的人，算是倖萬分。

這溝口有一個小的草坪，坪裏有兩條野馬，正在太陽光下打滾。我騎的騾子受了傳染，也打起滾來。我不及提防，一筋斗便離開了牠的背，彷彿牠要我也陪牠打滾似的。等騾夫趕上前來的時候，牠已很舒服地翻了兩三個回合，把背上的鞍子都轉到肚皮上來了。我只好招呼騾夫趕快拉牠前進，待到轉灣以後收拾鞍鏡不遲。——因為我高低怕見那幾個趕牛的人。

上一個坡，轉一個拐，森林愈見密茂，後寺已出現於溝的對岸了！很壯麗的兩三墩建築物，骨格帶西式風味，頂着金黃寶頂，射出奪目的光芒。

隔溝一望，那寺前的平壩裏，盛着好幾十個紅衣和尚，蹲的蹲着，躺的躺着；大概正在太陽光下取暖。不知何故，他們都忽然站起來，沿着壩子的前邊排成一「」字，居高臨下地俯視着我們渡溝。又不知何故，他們忽然一齊散得一個不留，彷彿是敵人礮彈飛來時的士兵，一齊臥下了似的。

待我們走上壩子，這壩子裏也還剩有幾堆和尚。大家都目光斜掛着我們，低聲地有所談論。「用怎樣一個笑臉才能和牠們接近？」是我們目前切要問題之一。

命兩個馬夫守住騾馬，我們開始碰釘子去了。

我們笑着臉走到東邊，東邊的和尙便全不理會似的散走到西邊。我們又走到西邊，西邊的也是一樣的「不來氣」。

有一個比較貌似愛管閒事的和尙讓我們接近了他的身邊，受了我們的「伸手禮」，聽了我們的話，而且似乎是聽懂了的；但是，他待我們住口以後，指住他自己的耳朵說一聲「不得行囉」，就揚長而去了。「不得行」加上指耳朵大概是「聽不懂你先生的話」的意思。

在一個土台上，發現一個吊起肚皮坐着的胖和尙，腦袋圓得像蘿蔔一般，笑嘻嘻地露出兩瓣裂縫的門牙，好似一尊西天活佛。我們走近他的面前，打個招呼，說明來意，要求他引我們去見一見他們那也許懂得漢話的管家喇嘛。他雖然沒有用語來具體地回答我們，但他立刻起身就走，我們也跟着他走；因為從他的神情上看來，他已經聽懂了我們的話，允許了我們的要求，而且立刻起身來領導着我們去。我們跟着他走到一間房子，他一聲不響，對直進去。隨手便把門拴住了！自然地使我們碰壁。

我們提着點心，昏昏地東邊一碰，西邊一闖，逢人便打招呼，至多不過賺得一聲「不得行囉」。

後來走到那最高大的建築旁邊，遇着一個向我們答禮很恭敬的少年和尙，我們又央求他

領我們去見管家喇嘛，同時把六封點心也遞給他。他雖然搖手拒絕我們的點心，但又招手呼我們「來」，使我們喜出望外。

他領着我們進了這高大的建築物。這裏邊蟠腳坐着一排一排的和尙，右掌縱貼胸前，眼睛半瞠半閉，口裏「麥麵饑饑，麥麵饑饑」不住地唸經。這少年和尙領着我們圍住那一坪唸經的和尙繞了一個整圈子，依然又把我們帶出原先進來的那道門，向我們表示分別，又慌張地走向他處去了。

「我們今天的成績，怕就是如斯而已矣！回去罷！」

敬修和我一面談，一面出到場子的前邊。

場子的前邊，圍着一大堆和尙，看見我們出來，他們又散得乾乾淨淨。他們散后，現出我們的馬夫，臉上極爲蒼白，眉毛，眼睛，嘴巴，都溼溼地向下搭着。

那最高大的建築物中，忽然鑼鉢鼓號齊鳴，有如鬼哭一般。不移時，大門一開，瀉出一大股和尙來；這是他們唸完了經，出外休息的時候。

這些和尙中，有一個操着極清楚的漢語來問我們的；我們想見一見管家喇嘛的念頭又改變更張了，於是乎又央求他給我們作介紹。他說：——

「我是瑟波寺的和尙，我今天……」

說了一句半截話，他便離開我們走向一豎旛杆下面去蹲着。原來，不穿褲子的和尙，就是那樣自然地一蹲下去，就解出小便來了。解了小便之後，他又從另外的一個方向走了，對於我們的要求，置之不理。

和尙們又照着方才園馬夫那樣，緊緊地把敬修和我圍住。有的想拿我的手杖去玩，有的想看我腰間那匣子裏究竟裝的甚麼；這時候他們却懂漢語了。他們說，已經猜準了，皮匣裏是「十子聯珠」的手砲，手杖裏是藏得有一把寶刀。他們非探視我的寶物不可，我只好振作精神，打開相機，讓他們瞧罷。因為我的臉色不佳，而且手勢非凡，待這相機出了皮匣，鏡頭掃射着他們的時候，他們便一齊驚散了；悶沉沉的一鍋汗臭釀着的酥油氣味，轟地破壁而風飛。

我明白了，這照相機含有某種作用。趁此剎抽身回去罷。

仗着照相機的掩護，我們從容地退却下來，小心地上了馬，悄悄地離開這壁壘森嚴的後寺。我們帶的禮物——六封點心——呢，給馬夫作午膳喫去。

兩個馬夫在路上細細地向我們談他們的經過。當我們在寺裏東闖西碰的時候，他倆受了衆和尚的包圍。和尚們要想詰出我們究竟有幾多兵，埋伏在甚麼地方。他倆却只能面面相覷，不敢開腔，因為他倆的甘肅口音在此刻易遭殺身之禍。

照馬夫這樣說來，我們今天只碰釘子，都算是萬幸了。

路又穿進了疏林。分明是晴天的下午，但狂風乍起，太陽光立刻收拾得乾乾淨淨，切切擦擦地篩下一陣指拇大的雪雹來，觸地亂跳；打在耳朵上浸痛。又是一陣大風，陰霾四散，雲開日出，遍地銀球，反光刺目。

馬夫久已落伍，我們只好在石壩寨休息着等待他們。

那梳豬毛的漢人，聽我們談了在後寺的遇合，伸了伸舌頭，說道：——

「這一帶的西番都是十八年前大鬧松潘的，本來是有些不遵王化。你們經過那樹林的所，在便是老虎溝，獐獐子常從那兒出來害人。我早就有些替你們擔心。」

原來他曾經替我們擔心。

馬夫，久待不來；不由得我心裏不有一些疑慮。

從我們的來路上來了四五個人也在石壩寨休息着。他們腰間都帶有大刀，很像是會殺人

的樣子；不知道我們的馬夫是否被他們殺了。一直到我看見他們的笑臉以後，我才放心下去，我們的馬夫也許不是他們殺的。

事實上，馬夫因為在路上用冷水調點心過午，所以落後。

這時候，山中已經看不見太陽，我們從清早以來，連水都沒有喝過一口，當然餓了。依馬夫的提議，我們又去找瑟波寺裏那位姓錢的漢人。在他那裏買了兩糲「青稞」麵饊，坐在馬上細嚼着。

那藍眼睛，白牙齒的大狗又到我的腦裏來了。

「草地的大狗更爲兇猛，聽說，會跳上馬背來咬人的頸子。如果我們要到草地，非得預先研究出一種坐在馬上打狗的戰術不可。」

我正在這樣研究着，敬修忽然在他的馬底後腿上狠心地抽上一鞭，他的馬便雙蹄並起地大跑起來。我的騾子也跟着前後起伏地跑去。只剩下我一個人，跌在草場中，跌痛了骨頭。

得力馬夫收拾靈敏，不一會，我的痛骨頭又頂上騾背去了。

一個老嫗和一個青年婦人——都是漢人——抬起一扇板門，攔着我們的路，夾道跪着，口裏不停地吶喊：——

「大老爺，伸冤呀！」

聽其原由，乃是日前在安順關橋邊被西番所殺的劉某底母親和妻子向我們「攔馬賊冤」。我們答覆道：——

「我們不是官，不理你們的案子；你們上松潘見楊統領或劉大隊長去！」

城隍會

松潘城裏的城隍廟相傳是明朝建築的一座古廟。自明朝以至於今，松潘城曾經被西番完全焚燬過幾次，何以這城隍廟還能倖存呢？第一，因為牠孤據半山之上，和民房完全不相聯接，所以未被殃及。第二，因為城隍菩薩靈驗，西番不敢燒他的廟子。說，咸豐時，全城被西番燒燬，城隍廟獨爲劫後餘生；因爲，有一個西番到廟裏去脫城隍的袍子，城隍反掌便擊他一個耳光；另外又有一個西番去砍廟前的樹子，砍得那樹子鮮血長流，這西番立刻暈死樹下；於是衆西番都以爲城隍很靈驗，相戒不燒他的廟子，而且特別地朝拜他。到而今，每年的城隍會都還是以西番男女來燒香的站多數。

會期是在三月二十一日。除西番而外，漢人來朝會的亦不少。城裏的文武官員，自統領，知事以至各局長，所長，都要來降香；聽說從前是要叩頭的，而今改爲三鞠躬了。

分析起來說，朝會的人們只有十分之二三是燒香還愿而來的，其餘的呢，有爲賣小喫喝而來的，有爲討口而來的，有十分之六七是爲看熱鬧而來的，懂得幾句西番話的年輕漢人尤其是非來糊鬧不可。

在這一天，和在其他神會的日期一樣，是西番男女爭奪鬥靡的機會，各人都把儘有的華麗的衣服和貴重的裝飾品穿戴起來。對河寺那日喇嘛的娃兒媳婦底「頭圈」上，全周圍都戴着馬鈴薯般大的琥珀，要值二千多兩銀子。大如手劍的銀耳環，下面還墜着幾寸長的瑪瑙珊瑚纓子，這是非西番的大耳不能勝其重任的。鎖着豹皮邊的紅緞子皮袍，祖出一隻穿着金黃色的花湖縐馬褂底右臂，腰間再橫插着一柄包着銀子，嵌着寶石的長劍，圖伯特民族的武勇精神，表示得十分盡致。一羣一羣的，進的進，出的出；一堆一堆的靜靜地坐着，或供別人看，或轉着眼睛看別人；又有些圍着酒攤，嚼着油條，要把一杯一杯的燒酒喝夠；只見紅衣服上轉動着紫色的人頭，人頭上或纏着黃色的馬鈴薯——真琥珀和假琥珀，或蓋着各式各樣的電燈罩子——男子的毡帽。

能夠講幾句西番話的漢人少年，東一趨西一趨地追逐西番婦女，大有仗恃着優秀國民的氣焰欺凌弱小民族的神情。甚至於有一些「沒良心」的，時時把她們逼到絕境，拚命地在那紫紅色的面龐上一扭，手一離開便現出兩塌蒼白的指拇痕跡。聽說，這是神會裏應有的現象；西番婦女大半不以被人追逐為侮辱，反而以為得意，所以追逐者也常常能得着滿意的報酬——似笑非笑，似噴非噴的一個半眼；說，這樣便算恰到好處。

酒攤上的油條快要喫完了，酒罐裏的燒酒也快要喝乾了，一枚一枚的暗紅色的腦袋上，嵌着全無憑準的一對，一對的眼睛，東一滾，西一碰，笑的笑哭的哭；一切更形活動。這時候，熱鬧的中心移到廟門外的山坡上去了。有一個浮薄的漢人少年，站在一條坎下，揪住一個站在坎上的西番女子底袍子裙邊，逼着她要答覆這樣一個難題：——

「你們西番的規矩真怪，爲甚麼女子不穿褲子呢，又爲甚麼和尚也不穿褲子呢？」

忽然有一種奇怪響聲從廟門裏發出，大家都立刻停止喧囂，臉上現着一副嚴重的神情，傾耳向裏面注聽着。這響聲在一切忽然靜止的空氣中更爲響亮，是許多拳頭和一些其他的東西正在人背上搖着的響聲。

廟門裏衝出來十幾個軍人，有提手鎗的，有拿手鎗盒子的，有執刀的，有握刀鞘的，也有手中心一無所有，只挽起袖子，捏着一對紅拳的；個個都十分英雄。夾在他們的當中，有兩位穿得比較乾淨的少年，蒼白色的臉上掛滿了新鮮的淚痕和血跡。行在最後的一個穿軍裝帶瓜皮小帽的，捏着拳頭，氣派洋洋地吶喊道：

「還有甚麼講的？就抓到這坡下去槍斃了罷。」

兩旁靜靜站着的觀衆裏，有一個多嘴的隨聲問道：——

「這兩個爲了甚麼？」

「兩個狗東西！連我們統領的乾女兒都不認識了！」

答覆這句話的似乎不止是那吶喊「槍斃」的一位軍爺。

軍爺們把少年倆押下坡去，不知何故，不一會兒又押轉來依然進廟去了。觀衆們爭先恐後地跟着他們進裏面去，以至於把廟門堵塞得水洩不通。一轉瞬間，裏面拳腳之聲又作，兩少年又被軍爺們拖出廟門來了。沿途打得十分起勁，有喊「拉去打死」的，有喊「還是拿去槍斃」的。但是，事實上大家却奔向統領部中去了。

軍爺們的後面，跟着一個穿藍布旗袍，拖着一條長毛辮子的少女；他身後又帶七八個大小不等的女孩。她呆呆地把眼神定着，緊緊地把嘴唇閉着，硬着頸子走她的路，態度很自然；似羞非羞，似恨非恨，甯可說她似一個驕傲的勝利者。一望而知她和那兩個少年挨打的事情有關。

這少女是城裏女學堂的校長，街面上只有她一個人是穿旗袍的。一般人都說她是新寄拜於楊統領的乾女兒，但這也許是沒有十分確鑿的證據底謠言。今天她是帶着幾個學生在廟裏

來看會的。

那兩個少年都是城裏一家大商店的學徒，他倆今天挨打的原因是一冒為豪爽，有傷風化。當他倆在一個攤上小喫的時候，校長也來小喫，喫罷，他倆未得同意便把校長喫的那份錢替她開了。校長以為兩少年既素不相識，漫而為此，當然有意侮辱，於是將上項情形報告於統領之書記兼松潘縣教育局長的那個戴瓜皮小帽的弁兵。這個弁兵又去再約幾個其他的弁兵，誓為校長一洗此恥，於是乎兩少年這一場飽打便挨成了。

弁兵們第一次押人下街，在中途遇着調人，命少年向校長道歉了事，復次押進廟去便是為這個原因。但是，兩少年只口頭認錯，堅決地不肯向校長叩頭，那一個戴瓜皮小帽的弁兵又捉住開始打起來。一陣地亂打，兩少年在糊塗中又被拖下街去；這一回便沒有那樣順使的調人可以解救他倆了。

大家在夕陽下談着兩少年今天的運氣不佳，都替他倆擔心：「不要講槍斃不槍斃，就是這一打，也不知肋骨已經斷了幾條！」

近
西
遊
副
記

糴糶茶

半山坡上，高高下下，錯錯落落的十幾家灰色的木板房子，其間豎着無數的「樺杆」，犬吠之聲達於十數里外；西番寨子大半是如此光景。大寨亦然。

我們進了大寨，直到土官的門前下馬。土官年約五十，赤着半邊膀子，站在晒台上，閱明了我們的來意，急忙下來把狗牽開，一方面招呼家人先行款待我們的馬。

我們一共是七個人（敬修和我，與松潘友人馬君，此外還有三個馬夫，一個僕人）識被導進廚房以後，圍着火圈，依賓主的次序，蟠膝坐下，火圈邊上只有三方可以坐人。北邊西頭地下鋪有羊皮墊子兩方，是首位，當然讓敬修和我坐那邊。馬君坐在我們的左側。我們的僕人和馬夫遞次圍下去，最末才是土官的坐位。土官一方面不住地吧乾柴往火圈裏塞，一方面說道：「我的媽死了，經堂裏正在唸經，請你們不要惹氣。」馬君隨即把土官所說的話解釋一番；原來西番招待顯客是應該在經堂裏舉行的。

初進廚房，覺得濃烟緊逼，令人不敢睜目，此刻火焰熊熊，柴烟斂上屋頂，四壁牆中，盆盤壺罐之屬，都是些鏡一般亮的銅器，反映火光，炯炯炫人；彷彿是銅匠舖裏的光景。這

些銅器都是歷代的積累，雖然不見得能夠應用那許多，但非時時擦得透亮不可。西番的家世，在廚房裏便可以看得明白。

兩個成年的女子，抱來磁碗七八個，每一個碗裏都盛着三樣東西，酥油，奶渣（牛奶取過酥油後所剩得的渣滓），糌粑（炒熟的青稞麵）。鍋椿（卽灶，大致與鐵匠爐相彷彿）上大鼎鍋裏熬得像醬油一般的茶，搗進茶壺，沖在碗裏之後，她倆雙手捧到各人面前，說一聲「吃呵」。土官把酥油盤子和糌粑匣子擺在馬夫們的附近，時時叫他們「酥油一個加，糌粑一個酒」。一方面兩個女子提起兩把長嘴銅壺時時在各人的碗邊上周旋着。我和敬修初次享用這種肥茶，只得吹開碗面上浮着的酥油輕輕地喝着，那沉在底下的糌粑和奶渣，絲毫不敢動。土官意識到這種情形，急忙吩咐取雙紅漆筷子來遞給我們——西番是不用筷子的，我們得到筷子之後，很膽大地把碗中澈底一攪，閉着氣喝牠兩口，覺得除了「滿口饜」而外，其他都很平常。馬夫們是內行，而且很不客氣，似乎一個飽字還不能令他們滿足，在他們說起來，要是這樣，才算瞧得起主人。他們喝了好幾碗糌粑茶之後，最末盛上一碗清茶，加上一大棗酥油，把多量的糌粑放進碗中，用手拌成一團，持向我們，說是「五道箍的點心」；那上面有五根指痕。五道箍的點心，喫了一個又一個，最後到鼓起眼睛吞不下喉嚨那個地步

，他們才放手。喫完之後，他們把手上巴的酥油，當雪花膏一般在臉上抹着，抹了之後，又用衣服在臉上擦擦；他們一方面動作，一方面望着我們做眼色，總之，是在我們面前誇耀他們是內行。

我們送給土官的禮物是：長綢一疋，繭綢一疋，臉帕兩張，甜食兩包，外搭一方「卡打」。卡打是粗如蘇布的綿織品，原是獻佛的東西，用作普通酬酢間，有如漢人之遞名片投刺，是一個初見面時很客氣的儀節。

末後，土官領我們去參觀他們的經堂。堂中金碧輝煌，確是西番家庭中最漂亮的所在。中置一櫺，櫺中除陳列若干小佛而外還有些我們看去很平常而西番却珍視的磁器，甚至普通鄉間藥舖櫃台上所擺的綠色琉璃瓦獅子也在那裏出風頭。——聽說大寨土官是十八年前率衆焚劫松潘的好漢，這櫺中少不了有幾件是從松潘城內搶來的東西。

我們因為要到黃龍寺，不能在大寨久留，約定歸時再來吃糌粑。臨行時土官合他的夫人親自把馬牽到門外，照拂我們上馬，百般叮嚀，請我們「轉身時一定要來多多坐」。「多多坐」就是多住幾天的意思。

土官的夫人在五十歲以下，昨天才生一個「么兒子」——也許是「么」兒子了。

近
西
遊
副
記

遊黃龍寺

從松潘城的東門，過通遠橋，迤西北，上黃泥坡，一般人說算是六里路，然而我們的驕馬足足走了一個鐘頭。過黃泥坡，便進了大寨土官的領土。大路須下坡由水草壩走，我們因為繞道訪大寨土官，所以不經由水草壩，從黃泥坡到水草壩是很長的四里路，再十里，雪欄關，附近產雄黃；過此即全係漢人的勢力範圍了。又十里，蜂桶岩，有店一家，可烤饅饊；附近岩色五彩；過此五里，即達雪山嶺。

沿途耕地裏的西番男女並不十分詫異我們的裝束。我們操着幾句簡單的、半像半不像的西番話和他們搭白，他們總是露出雪白的牙齒，笑着答覆我們；這種笑絕不含有奚落的性質，是一種七分和藹加上三分詫異的表現。他們所詫異的也許是「戴遮陽帽，穿短大衣的俱能講幾句西番話」。給我們作鄉導的馬君說，水草壩有一個西番俱然能唱京調的「少東人惹下了滔天大禍」呢；這，也使我们發生三分詫異。

從蜂桶岩上雪嶺雖只有五里，但是如以勞力計路，可相當於平路的二十里，山不怕陡，

只要有所攀援，膽子也會壯一些；這裏除陡路之外，不是黃色的淺草，便是白色的厚雪；不說手所無攀援，就是眼光也無所寄托。馬行一步一歇；人行兩步一喘。爬約二里，澹澹清水自雪底鋪來，人徑全滅。遍山的石子或鬆翹不足以支體重，或光滑不能托腳，縱然穿的是新草鞋，也非步步綢繆不可。這便是石河——注入岷江的一條小河——的源頭底所在。又爬二里，淺草，清水，石子，一切的一切都全消滅了，只有偉大的，傾斜的一幅銀光上深深地，乾澀澀地印着一路草鞋的痕跡而已。四望皆白，四望皆空；雪光穿過深褐色的眼鏡，還把這半障半閉的眼睛刺得火焰薰一般地痛；令人認識了極端的光明底可怕。

佇立嶺頭，回首西望，遠遠的，一峯一峯的山，平平地伏着聯成一帶，峯頂蓋着半截雪，峯間嵌着幾縷雲；分明是一個一個的山峯，却疑作大海裏一波一波的縐浪，沿嶺而南，聳着一個尖峯，應爲雪嶺最高點，也就是這一帶山嶽之王；說，那就是從萬山環拱中照到千里外的成都底雪寶頂，鳥飛不到之處也！東邊是另外一個天地。羣山錯列，佳木葱蘢；就是矗立的嶺巔也戴着一朵兩朵蒼翠的松柏。又有五彩花岩，熊熊如焰，細小的沙礫溜成一幅光滑如絲織品的東西，搭在那花岩間的斜面上，映出十分斬截的岩影；雖然寸草不生，也自有其乾趣。

雪嶺以東，又是一個水源，據說是涪江的水源。

過雪嶺，下坡，路不甚陡，嶺腳有三叉路；聽說，着褐色毡衫，穿短褲的獐獐子常在這裏截行人，二十七里至上草灣，再二里，下草灣，又一里，黃龍寺的溝口，都是獨家店。

這東路原來是松潘主要的糧道，而今却已蕭條，行人稀疏得可怕。我們走了六十里，除在蜂桶岩遇見過五六個措米的力夫而外，在這黃龍寺的溝口底獨家店中又遇着兩個措豬膘的，三個措菜油的。這五個人已在這店中駐紮了七八天，原因是下雪時不能走，化雪時也不能走。他們每天都度着刻板似的生活：清早起來作饑饉，喫了饑饉擲骰子，一直擲到太陽落山，又喫饑饉，喫了饑饉便一面談着骰牌中的「七十二道巧快」，一面便昏沉沉地入夢了。照着這樣，他們措的豬膘菜油，只有愈走愈輕的。因為喫的饑饉和擲骰子輸的錢都是豬膘菜油零碎地換來的。

第二天，雪更大，霧更濃，咫尺間看不清楚一切。大家都說到黃龍寺的路被雪壓斷了，進不去，而且大霧中恐怕過着老虎。我們不能呆呆地在店裏候着霧散，所以又沿着東路前進

三十里，到三舍地方一遊。第三天的下午，又轉到溝口，夕陽下的山光，滿足了我們活躍的希望——明晨率可進溝了。

天也晴了，霧也散了，但是臨到我們起身進溝去的時候，馬夫們不願跟我們去了。他們的理由是怕溝裏的「毒草」毒壞了他們的馬。店主人也是不主張我們進溝的，他說：——

「溝裏連人影都沒有一個，常常有野物出來，黃龍寺只是幾間破廟子，值不得勞神去看牠。」

只經幾句辯論，馬夫們的主張立被推倒，店主人的破壞更絲毫不發生效力；於是乎大家抑制着少許的潑煩，離開店子，向對面黑黢黢的杉林裏進發。

過板橋，進杉林，林裏迥不似從林外看去那樣地陰森黑暗，樹木也不覺得十分擁擠，一塊一塊的隙地，堆着一團一團的白雪，雪光驅逐了林裏的陰森，黑暗，掃滅了遊人心裏的潑煩，膽怯。

溝口有瓦屋一座，是尙未竣功的羅漢堂；四面無壁，院場中蹄痕瓜跡很多，這兒大概近來常有野獸遊玩。院右林中有一座新的小墳，是「馬道士之墓」，據說馬道士生前有未來先

知的本領，這墳地也是他自己選擇的。

杉林盡處，豁然開朗，自遠處瀉來一幅宏壯的，階梯似的，乳色的斜坡，點綴着東一株西一株，瘦小的灌木，一大羣大小不齊形狀各異的水池接翼聯翩地錯落而下：大若如田，小若如硯，深者可以「沒頂」，淺者只能濕腳。池壁甚薄，直立的紋路非常細緻，不是人工可以構成的。可惜，我們來非其時，不能盡睹池光山色之美！據一般人說：——

「這些池子是黃龍真人的田。真人的妻子每天都在磨豆漿；這豆漿——即溝裏的水——看去似乎是很清亮的，這些池壁都是水裏所含的東西，牠流過的地方就會凝成一塊一塊的池子，每年的六月十五是真人淹田的日子，那時候各池都是滿汪汪的清水，却又各池有各池的顏色；這階梯似的斜坡便搭上了一大幅極美麗的「蜀錦」。

「溝裏的水不必每年都流牠的故道，所以池子的所在也會年有變遷，有時候，牠們甚且成羣結隊地闖進杉林裏去。」

果然，杉林中有澑澑的水聲；偉大的，奇巧的「自然」正在那兒努力地創造，要創造出偉大的，奇巧的成績來征服驕傲的人類底心理。

從羅漢堂大約走四五里，便到財神殿，即一般所稱的前寺，寺裏有道士一人，正燒着大

火，我們便在這裏歇氣，烤餅，熬茶。

道士約莫有四十歲的光景，滿眼通紅，時時流淚，這長久視雪光的成績。他很誠懇地忠告我們：

「你們要想再往上走是不行的了。上面的雪有一人多深，不是你們走得過的。每年都是要四月底才有人敢到後寺去；我們都是十月間就把祖師爺的籤筒請出來，便再不敢進去了。你們朝山許願，就在這裏便可以一筆了清。前幾天有一個重慶來的居士，還有兩個從湖廣九當山來的，都走到這兒就打了轉身。」

我們一面吃餅，一面喝茶，又一面和道士玩皮：——

「你既然是去年十月就出來，從沒有進去過，怎麼會知道此時那兒有一人多深的雪呢？況且，我們騎在馬上，縱然是一人深的雪，都不會完全把我們的腦袋陷下去的。」道士當然不滿意我們這番強辯，馬夫們也說我們不識好，辜負了道士一片關懷我們的苦心。

財神殿后面是一帶疎疎落落的樹林，全沒有路的痕跡。果然有很深的雪坑，馬一失腳蹶下去，牠的肚子便會沾起一朶一朶的，棉花似的白雪。但是，只上過一兩次當以後，我們便

有把握在林裏東穿西闖，自然地能夠不再踩下雪坑了。

離財神殿不遠，疎林盡處，現出一帶很寬的高堤，斬截地把溝底切作兩斷。這是六月大水時很壯麗的一幅瀑布，此時却懸着一條一條的堅冰，一切都靜默着。

從林裏繞道爬上高堤，又是豁然開朗的一幕。平平地，懶洋洋地伸來一幅白色的斜坡，稀疏的樹木沿在兩旁，像一條行將越嶺的寬大的馬路，又似一條凝着冰，鋪着厚雪的大河，其實是極不尋常的很寬的一條溝底。間或有一塌一塌的地方漏出溝底的原形，也是和那些池底的顏色一樣；看去似乎十分滑膩，走去却頗能穩足；馬行其上，有「開關」的響聲，彷彿下面是空的。間或也仍有一股兩股細水流；很奇怪的是在這樣傾斜的地面上底水，俱然流得如許的緩慢。

離開財神殿大約又走了四五里路遠的地方，發現了一座破落不堪的瓦屋。瓦屋的四圍堆着很厚的雪，與其說雪在房子的四圍，不如說房子陷在雪中。這就是所謂的中寺。寺裏除了神像之多，當然不會有人。我們的弱馬確實不能再前進了，我們不得不允許馬夫的要求，——到後寺這一段路，我們需得步行。於是馬夫們進了中寺的院壩，——自然院壩裏也是很厚的雪——掃開一幅空隙，找三個磚頭，支上「鼎鍋」，鍋下燃起樹枝，鍋裏盛上白雪，熬茶。

中寺而上，林木更見稀疏，再加以同伴中忽然減去三匹馬和三位馬夫，更覺得這環境分外地淒涼寂寞，這一段山槽裏的雪反而沒有下而的堆得厚。到處東一堆西一堆地擺着黑色的獸糞。兩旁山上不時瀉出一點兩點野雞的咳嗽聲。當頭便是游雲纏繞着的雪寶頂，忽隱忽現。那頂上除了白色的雪和黑色的陰影而外，別無所有。而今の月球上也許就是這個樣子吧？——混沌，洪荒。

雪寶頂下面，蹲着一間終年不見瓦——只見雪——的房子，更是後寺。有這一點「開關的」痕跡——房子——來一襯，更覺得雪寶頂上面的洪荒。

後寺近旁有一個很小的，也是天然澱成的池子，徑不盈丈，深只尺許，然而牠有牠特別的作用。每當六月，善男信女們來朝拜黃龍真人，往往向這個小池子問吉凶。摘一朵山花，插入錢孔，聯花帶錢擲下池子；如果錢花俱沉，便是吉兆；如果錢離開花而獨沉，便是凶星。所謂錢當然是有孔的，值一文的銅鈔。

後寺的右前面有一個深坑，靠房子的一面坑壁上有一個洞門，洞門上插着一筒一筒的，水晶似的冰柱，有「暫行封鎖，謝絕遊人」的光景。我們從冰柱的罅隙間擠進洞去，小心地仰着身子，蛙蟻般地貼在地上，手脚兼用地溜下一個陡坡；空黑的洞中，只聽得四處水聲滴

灑，有似乎深夜，寒林，秋雨。雖然手電筒不能把洞的周圍一掃無遺，我們却知道這洞恰恰是後寺的房子踞着底一個大窟窿——這就是黃龍洞。

洞的大小有如普通的禮拜堂。四壁奇形怪狀地突兀，有一些像海螺，有一些像蚌殼，有一些像伏着的虎，有一些像蠕着的蛇，有一些像露在地面上的樹根，有一些像剖開的人肚子；種種般般，給人一種強烈的刺激，使人厭怕。靠洞門的一方，支出一個墩，儼然如一神座。墩上有三尊佛像，高約三尺，背着洞門，蠕腳而坐，額，耳，鼻，腮，肩，肘，腹，膝，無不畢肖。這也是和四壁那些奇形怪狀的東西一樣，是天然地由頂上滴下的水所構成的；不錯，而今還有一滴水一滴的水滴上佛頭。佛的肚皮下，兩腿間有清汪汪的兩坑水，這水能醫百病，擦痛處立愈，並且婦人求子，也可以用這水——不知怎樣用法。墩的東面有流水，汨汨地藏在地下嘶吼。說，那是一條大溝，穿過雪寶頂的底部流出山南往歸化去了，曾經有一個和尚把帽子從這兒塞下去，隨後在歸化溝裏又把牠找着。墩的西面有一個小洞，洞口極窄，塞不進一個普通的人底身子，然而一般人總信服那裏面很深很寬，而且安置得有精緻的石椅石牀。

那石藥滴成的三尊佛像太使我們詫異，我們仗着手電筒的勢力，爬上佛座，決心犯「藐

視自然」的一條罪過。佛像不但十分像人，而且十分像神；他們的背後，和普通泥塑木刻的神像一樣，都有一個空洞。週身果然都是石漿滴成的，粗硬的物質，獨於這空洞裏有些不同——粗而不硬。我從空洞裏掏出一指那粗而不硬的東西來細細地瞧，細細地嗅，原來才是一捆朽木渣滓！妙極了！可惜這神太靈驗得早了一些！如果等裏面的木樁完全朽化，外面的堅殼厚到能夠自立的那般時候，才會難壞許多愛管閒事的地質學家和考古者呢！聽說：——

「每年六月十二到十六是黃龍寺的會期。朝會的人有從百里，甚至於一千里路而來的；有獐獐子，有雜谷人，西番和漢人自不必說；帳幕幾百架，男女萬餘人。十二，十三，大家都設帳於溝內後寺一帶，十四，即移出溝口。滿山遍谷都是歌唱的聲音刺耳，整天整夜都有燒酒的氣味薰人。懂得西番話的漢人少年終日追逐西番婦女，只要一有機會，便把別人頭上的裝飾品搶走，一定要別人和他到樹林深處去多玩一會兒以後才退還給別人。說也奇怪，那穩穩地穿在別人耳朵上的耳環和牢牢地捆在別人頭上的琥珀套頭，少年們俱然能夠「搶」走，而且不會使別人受傷！會期到十六日終了，所以那一夜更見難說，一切糾葛都非在那一夜了清不可。十七日的天明，人盡天空，只剩下一場一場的「鍋棒」噓出幾縷行將熄滅的青烟而已。」

三舍

自黃龍寺溝口向東行三十里，卽三舍，因離松潘九十里，故名；但一般人不通此義，多稱作「三十夜」。這是有十幾座瓦房的一個村子，全是漢人家。街頭設有稅卡。

茨溝離三舍北頭約半里，有兩戶人家，也算一個寨子，而且，也居然有一員土官。茨溝土官原來是從和藥寨分到三舍來供差役，修治大路的，管兩寨，一爲茨溝本寨，一爲和風岩，兩寨共約人家三十戶，而今呢，和風岩全寨消滅，只剩下一家人，現刻移居附近的墩下，茨溝本寨除了土官自己一家而外，只有一家百姓了；所以，而今的茨溝土官，一共管轄兩家百姓！三舍的漢人衆口同聲地稱讚「這三個番子家裏出來的人，都好老好，厚道」，這恐怕是茨溝土官和他的百姓能夠在三舍立腳的惟一原因。

我們特別去拜會這只管有兩家百姓的土官。途中發現一個老年西番，靜呆呆地癡坐在耕地裏，一無所事。他穿得十分襤褸，我們疑他是一個乞丐。這似乎值得我們驚奇，因爲西番本是以乞丐爲最可恥，在別處很不易看見作乞丐的西番。我們上前去問他，他急忙站起來，先給我們敬了一個舉手禮，然後才細聲地答覆道「，我是在這裏看莊稼的呵」。原來這時候

馬鈴薯正下種，恐被豬鴉翻攪，所以有拿人來看守的必要。

茨溝這兩座房子是一樣的構造，都是有樓的，樓下喂豬羊，樓上住人；籬穿壁漏，有幾分破落的光景。待我們行近寨前，狗聲一起，前面一座房子的樓邊，閃出一位年青貌美的女郎，瞥見我們，急忙下樓爲我們打狗牽馬。她的明眸皓齒間露出一種天真好客的笑容，歡迎我們上樓去，導我們坐在火圈邊的矮檯上，——火圈裏安的是一架大的「鐵三腳」，三腳上放着一口鼎鍋。我們向她寒暄幾句漢話，她所有的回答只是笑。鼎鍋裏攪好了水，加好茶葉，火圈裏添足了柴，她向我們笑着點一點頭，出門到樓邊去了，她在樓邊輕輕地吐了幾點聲氣，樓下有人答應她。不一時，這屋後發出幾聲吆喝，坡上也回答了幾聲，她依然轉進屋子來，蟠腳坐在火圈旁邊，笑容可掬的望着我們，似乎想聽我們說話。我們爲應酬她這種神情起見，不能不簡單地吐幾個字音，結果總是賺得她的一笑。火圈裏的火焰燼得她的臉龐緋紅，然而不帶紫色。

不一會，樓梯上有脚步聲響，她凝神向外，伸起嬌喉，發出一聲膩問。門外應聲起處進來一個二十幾歲的男子，手裏捏着一柄笨重的鐮刀，見了我們，起初不免有稍許不自然的態度，繼後聽了這女郎幾句話後，他便走近我們身邊，和顏悅色地問我們的來去。這就是茨溝

土官拜雪，熟通漢話，他正在坡上做活，經人吆喝喊他，他才回來的。這女郎卽是拜雪的夫人，新從白馬路娶來，所以她完全不懂漢話。——從前曾經聽說過，白馬路一帶的西番女子生得很漂亮，或是真的。

拜雪待客殷勤，不亞於他的妻子，聽說我們來自遠方，他更覺得有特別招待的必要。這時候，鼎鍋裏的茶正沸得「翻尖冒滾」，拜雪赤手空拳便把鼎鍋從三腳上捧下來放在火圈旁邊！——他們說，當水正滾沸的時候，鍋底是不燙手的。拜雪把鼎鍋捧下以後，他的妻子盛來黃酒一壺，放在三腳上熱着，一方面檢兩個比較端正的土碗，裏面盛着少許糶糶，沖上滾熱的黃酒，恭恭敬敬的端到我們面前。「糶糶茶」是西番招待尋常客人的，等於漢人的「茶招待」，「糶糶黃酒」是比較客氣的招待品，等於漢人的「擺點心」。

黃酒沖過三巡，我們微有醉意。外面忽然進來一個老漢，恭恭敬敬地對直走向我們的面前，給我們行一個「雙手上舉禮」，彷彿同我們很熟似的。細察之下，原來才是來時所見耕地裏呆坐着守馬鈴薯的那位老西番。當初我們還疑他是個乞丐呢，到此時才明白，他是拜雪的父亲，從前也是茨溝土官，此刻因老而禪位了。

他們衣著迥與大寨各處西番的有別。男女老幼都戴的是同形勢的白色毡帽，周簷作荷葉

曲。女子帽上多一點裝飾品，右上方插一縷紅色的雪雞毛，左下方墜一些銅錢玻璃片之屬，行時鏗鏘有聲。男子蓄髮辮。女子的頭上更是笨重萬分：先將頭髮辮作無數細辮，加上羊毛，總束成一大辮，垂於身後，長幾及地，辮脊上戴着徑約兩寸的海螺殼或銀蓋；梳妝一次，恐怕至少要耗費一個整日的工夫。女子的衣服，有古時的「宮裝」味，長可及地，為一條一條的，各色呢絨布緞鑲成，紋路直立，腰間有褶，裙邊甚為寬敞；有領，無扣，胸前袒出處，有白魚骨方片一聯，繫以蓋肉；腰帶為青銅制錢辮成，纏繞數匝；行時閃爍有光。佩有手釧及戒指，耳環徑只寸許。拜雪說他們的衣著和白馬路的西番相同。

我們同拜雪父子談了不少的話，他們很了解；隨行時，我們照例送他們一些毛巾綿絨之屬，他們更感謝得不知其所以。

晚上，拜雪同他的妻子帶了一塊猪肉，一升麥麵，來到我們的住處，答拜我們。當我們同拜雪談話的時候，他的妻子坐在他的旁邊掄毛線，不時反起臉向着她的丈夫微笑一下，在坐的人們——包括店主夫婦和同我們一塊在這店裏住宿的脚夫，不轉睛地望着她，似乎很羨慕拜雪的幸福。

拜雪時常和那稅卡裏抽鴉片煙的卡員往還，因此弄上一副烟癮！西番是一個很有特性的

民族，周圍的民族都抽鴉片，他們獨不受傳染，松潘草地一帶的西番，幾乎沒有一個抽鴉片的，可憐拜雪竟被西番視為不肖的敗類！那卡員時常歡迎拜雪去抽煙，恐不無一些非分之想吧？——垂涎於他那漂亮的老婆！

三舍東南約兩里處，有一個地方叫做和風岩。這原是有十餘戶西番的一個寨子。十幾年來，這寨上發生一種病症，竟把這全寨死得來只剩一個十幾歲的小孩！隨后，寨上又遭「天火」，於是全寨毀滅得乾乾淨淨！剩下的這一個小孩，隨後搬到三舍近旁墩下地方住去，而今已娶妻生子。

我們特別去訪這一家餘民。

離三舍一箭之遙，傍大路有一座小土墩，土墩旁邊有幾座傾圮不堪的漢式房子，稱為墩下，這一家餘民，現刻住居在這裏。

這位劫後餘生似乎絲毫不感覺他自己的生命的特殊價值。我們特別去看他，心中自然有一種神祕的意識作用；這種作用，不但他不能了解，就是我們自己也未必能了解。彷彿我們有這種危險的推測：「經兩次浩劫而獨存者，必有異人之處」。然而，他並無異人之處，不過同拜雪一樣的老好，厚道，好客而已。當日和風岩怎樣地發生病症，怎樣地遭天火，怎樣

近 西 遊 副 記

地毀滅了全寨：他完全忘記了！

多多坐

遊罷黃龍寺歸來，又到大寨土官家裏，雖然土官不在家，他家裏的人們都非常誠懇地堅留我們，一定要我們「多多坐」，彷彿已有了一番特別準備似的。

土官的大兒子曲丁波，滿臉橫肉，穿一件紅氈「普羅」（西藏毛織品）大衫，很殷勤地來招待我們。（此人，我們曾在城裏看見過，——那時他正在和一個漢人打架，原是那漢人罵他是「蠻狗……的」。）他首先說明，土官因請臘米寺的和尙唸經（在寺裏唸），今天特別給他們送錢去了，大約在明天便可回來；土官臨行曾吩咐買酒辦菜，一定要留我們多多坐。

曲丁波領我們到經堂對面的一間屋子裏。這屋子是方才打掃過的，而且或是特別為我們而打掃的。裏面擺着一張大的平床，床中放一架銅火盆，火盆兩邊便是預備給我們設榻的地方。床的右旁擺着一架櫃子，櫃上放了不少的皮袍。櫃子的對方，還有一張茶几，兩把木椅——闊氣已極。

土官夫婦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大兒子曲丁波當然是準備承襲土官的，現刻已娶妻生子。二兒子不滿二十歲，生得十分雋秀，不像是曲丁波的弟兄，此刻已送往林波寺做了和尙。

三兒子十歲，也是準備做和尚的，現刻在城裏新辦的邊民學校裏唸書。四兒子不過五六歲，特別聰明，活潑；胆大，他常常因很小的頑皮而被他大哥重重的責打。五兒子——也許就是么兒子——是前幾天才下地的。大女頭上已戴了琥珀套頭，大概已經有了情人。二女已經過二十歲，是準備學「覺摩」（女僧）的。三女大約是七八歲，也是生得清秀異常。在土官家裏的六個和尚中，有一半是和土官有關係的，一個是土官的二兒子，一個是土官的親兄弟，一個是土官的舅爺。

兩個大的女子等我們把睡處鋪設好了以後，向我們索買兩張臉帕，我們便每人送她一張。其餘的人都攔來看我們，一個個都得了好處；有的得着一個空牙粉瓶，有的得着一張紙煙畫，有的得着一節廢電池，最有運氣的得了一個洋錢紙煙罐子，和尚們也每人得一隻魚油臘燭，土官的兄弟多得了一隻鉛筆。——在這樣普及的餽贈，我們忘却一個當時沒有到場的家庭主婦（曲丁波的妻子），後來，她對我們極為冷淡。

大家看見我們這樣也有，那樣也有，都不肯離開我們，於是我們便就此機會擴而充之，叫曲丁波召集全寨男女老幼前來賞鑒我們的法寶。曲丁波當初還有些懷疑，及到看見我們的電筒內放出火光之後，才信服我們真是多寶道人，急忙到處傳遞消息，不多一時，土官的房

子裏塞得水洩不通，我們慢慢地表演各項節目。第一幕是請大家嘗一嘗我們帶的「糖精」，第二幕是請大家看一看電筒，第三幕是請大家聽一聽話匣子；算是嘴巴，眼睛，耳朵都招待到家了的。大家伸出手掌，接受我們所給的糖精，馬蟻大的一點東西，丟進口裏，會從嘴唇一直甜到喉嚨管以下，這也就夠使他們驚異了，及到看見小小一隻電筒裏會有「火光」放射出來，當然使他們更見莫名其妙。最初，他們所奇怪的還不在乎電筒的本身，而在乎光的強烈，因為他們從不曾看見過這樣強烈的燈光。他們中比較聰明的人，很注意於我們身體和附近各物，想從那些地方發見火的來源。最後，我們把電筒的構造折開，並且略略地加以說明，說到「這種燈光和打雷的電火是同種類的東西」，大家似乎不以爲然。及到話匣子一打開唱起來的時候，羣衆中便忽然擾亂起來，有的自己扭着自己的臉，口裏「嘖嘖嘖」的叫；有的拍着別人的肩頭；有的倒向別人的懷裏；有的抱着別人搖個不止；男女老幼一齊揉雜到一榻糊塗。我們所帶的唱片中，有一張是百代公司的「洋人大笑」，這當然是最爲他們所欣賞的一齣了。

在快要散場的時候，羣衆中忽然有人發生這樣一個問題；「這些東西是洋人做的不是？」

晚上，主人用「漢餐」款待我們，兩斗碗「牛肉塊炒粉條加菠菜」，一瓶大麴酒，都似乎是土官吩咐特別準備的。主人們時時都來關照，「喫啊！好喫的沒有，別惹氣」。曲丁波

問我們「喫不喫雞蛋」，答應他「當然喫」，不多時便盛來十幾個，叫我們在火盆上自行烹理。原來西番的食物有「喫蹄不喫爪」的迷信，喫蹄也只喫偶蹄，奇蹄如驢馬等也不喫；雞屬爪類，不喫，雞蛋也不喫；他們賽上養雞生蛋，都是拿到城裏去賣錢的。酒過數巡，主人盛來白飯幾碗，烹法欠佳。

飯後，照西番的習慣，是大家圍着火圍談天的時候。這時候，要睡覺又還早，別處玩，又沒有燈，火圍邊上，自然有一度不召而集的家庭會議。這是西番教訓子女的惟一機會。老年人多半是拿他從前怎樣興家立業的故事來勉勵後人，因而順便談及某年某月曾遭某人的祖父祖母打過幾個耳光，某年某月又被某人的父親母親估牽去一隻羊子，並且因而再談及他兒時所聽老人講過與某家某家素有世仇的閑話。年輕的靜靜聽着，一直到大家都打起盹來，東倒一個孩子，西倒一個姑娘之後，老人才宣布散會，叫大家都去睡覺。土官家裏今夜也有這麼一次會議，當然由土官夫人主席，和尙們也列席，我們是旁聽，但是聽不懂。

土官兩老和曲丁波夫婦都有寢室，其餘的人便在廚房各處檢可以倒下之處而倒之。寢具，除了自己隨身一套衣服而外，只再蓋上一件皮袍，頂多再加上一方羊皮墊子。在我們臥榻旁邊解睡着的，是土官家裏幾個傭工，纏着身子，把羊皮袍子裹在外面，很像幾只盛着東瓜

南瓜的口袋。窗前階上，睡着土官的兩個大女兒。聽說，西番家裏的成年女子多半愛在屋外設榻，爲的是便於夜間會客，不知是否屬實。

第二天的一早，東方才撒白，我們榻旁的幾個口袋已不見了。大女兒值輪搗水，二女兒熬茶並擦銅器，老夫人指揮着孩子們掃地，搬柴。有的在晒台上洗臉，一手持勺，一手澆水在臉上搓，搓後用衣服擦乾了事——也有兩人互助換工，可用雙手在臉上搓的。有的已經在火圍邊上喝起糲糲茶來了。這時候的空氣非常緊張。不一陣，肩的肩着鋤，牽的牽着牛，出門工作去，經堂中的鑼鼓也敲響了。

老戎包是大寨土官的「伴當」。伴當是土官的屬員，其職務爲幫助土官辦理部落中的內政，如果百姓有糾紛，請土官去審判，伴當也同時去，將來負的一造出「叩頭銀子」的時候，伴當也得分一份。戎包雖然年紀已經是六七十歲，但談吐間還精神悒悒的，因爲他精通漢話，所以土官夫人特別請他來陪伴我們。午間，戎包也請我們到他家裏去坐一坐，也是炒兩碗「牛肉塊炒粉條加波菜」來招待我們。他家裏比土官家裏寒沉得多，無床鋪，無棹棍，廚房裏的銅器也沒有土官家裏的多，經堂也不十分漂亮；但在西番說起來，這也就是官宦人家了。

曲丁波懂得天地間有「照相」這麼一回事。他深信「照相不是一樁好事情，照一次要照

掉幾分魂魄，只要照三四次，就會把一個人照死的」。所以，他打聽清楚我們有照相機以後，便立刻下令，戒嚴，不准他的弟妹們接近我們的照相機。只要我們把照相機一動，孩子們馬上就逃命似的跑掉了。

下午，還不見土官回來。我們告別，老夫人托戎包留着我們，千萬要等土官回來和我們暢談以後，才讓我們進城：態度至為誠懇。

夕陽西下，暮色蒼茫，老土官出現於對面的山坡上，騎着一匹大馬，不忙不慢地走着。曲丁波送去幾聲吆喝，土官似乎加鞭前進了。不多一時，醉醺醺的老土官已站在我們的面前；頭上戴着狐皮風帽，身上穿着豹領的皮衫，項上套着一串數珠，其中有一個鷄蛋大的象牙球，胸前繫一方銀質經包，腰間插着一柄長劍，腰帶上繫着火鏢吊刀之屬，腳上穿一雙長統羊皮靴子，短衫露臂，一袖長垂；十分英武。

老土官名但真王吉，庚子年曾入京朝貢，走到西安，聽說「皇帝跑了」，所以沒有走到北京就打了轉身，至今，他猶引為遺憾。辛亥之變，他撿了不少的便宜，他一方面率眾攻打松潘城，城陷後，大肆搶劫，一方面派人把守雪山山，遮斷漢人的逃路，攔途截掠。漢軍恢復松潘後，他久不繳納罪銀，曾被監禁五載。而今他已熄了火性，回首當年，不禁感慨繫之。

晚上，仍在火盆邊上開宴，仍然是昨晚的那一肴——牛肉塊炒粉條加菠菜，仍是特別要我們親自炒雞蛋。老土官醉態依然，却又來同我們共飲。——聽說，西番飲酒，有時越飲越清醒（？）。

這時候恰是甘肅滇軍騷擾松潘以後沒好久，一般人總愛把甘軍拿來作談料，大寨土官亦然。他憎恨甘軍，因為甘軍曾經到他寨上估派草料；但是派草料也不是十分遭他憎恨的事情，他最爲不滿的一點是「繳草料要過秤」，他說，「從來沒有這個規矩」。對於西番要新立一個規矩，不管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都很困難；繳草料過秤，未見得一定對於他們有害，不過秤也未見得有益，但是從來都沒有這個規矩，甘軍忽然做出這種破規矩的事情出來，宜乎他們要反對。咸豐時，所謂「庚申之役」，西番叛變，把松潘城燒得個精光，考其原因，不過是「官吏收糧要擣尖斗，番民請擣平斗，官吏不允」，於是激成叛變。

上三寨（即寒盼，商巴，祈命三部）部落，在松潘城北，本是西番中比較富足的部落，大寨土官批評三寨人民「只有口，沒有手；有了銀子，就沒有膽子」。南路西番（即松潘城以南諸部落）被他認作打仗的好腳色，因為他們都是窮鬼，所以不要命。

末了，土官開誠佈公的和我們談他對於政治上的見解；——

「大清皇帝還出來不出來，這是不曉得的啊！」

「大清皇帝真好，每年要給我二十四兩餉銀。我們隔三年去朝貢他一次，他又賞我們不少的寶貝東西，民國比大清皇帝差得多，他也不給我們的銀子，我們也不愛去朝貢他了。」

「民國不會辦事，官也要拿來選。你選這個，我又要選那個，選來選去，兩個就打起架來。一下這個又趕走了那個，一下又是那個來趕走了這個。這個說那個的鼻子，那個說這個的眼睛，我們也不曉得那一個才對。這十幾年，成都的「三大憲」不曉得換了好多。到松潘來的大官小官無數，一下說是這個軍長放來的，一下又說是那個師長放來的，大家常常不和氣。從前大清皇帝的時候，那有這些事情？——還是大清皇帝出來好一些！」

拿我們的眼光來批評大寨土官的談話，當然是腐敗不堪，但他確是西番中比較開通的人物。刻下松潘城中辦了一所邊民學校，專收西番子弟，然而西番疑慮很大，都不肯送子弟來入學，大寨土官首先把他的第三個兒子送去，以示提倡；這是非開通人物不辦的一回事情。還有，大寨土官能夠不受他兒子的泣諫，毅然讓我們爲他攝影，也是難得的一樁事體。

林波寺

出松潘城的北門，沿岷江西岸行三十里，到紅橋關。（此地產五加皮。）過紅橋，再沿江行二里，便是岷江東西南兩源相會之點。沿東源北上七八里即漳臘，沿西源三十里即黃勝關，捨江右折上山，沿小溪行，約五里，即林波寺。

這座廟宇建築在四面岡陵起伏，中間突起的一個小圓阜上，風景雖是平常，風水却是不壞。有人說這一個小圓阜很像一個寶貝，「林波」本是寶貝的意思——西番語，寶貝稱「壬烹」（Jen-P'ung）。

這是一座白敎寺院。其活佛卜數最靈，在清代，曾經一度掌管西番全境敎權。而今列入寺籍的和尙共有一百五六十人，但常在寺裏念經的不過四五十人而已；其餘的，在平時，或朝懺，或朝山，或改裝貿易，但每年廟會日期，都應該趕回寺來。寺裏的廟會日期是四月十六——當然不會是陽歷——距今不到二十天，衆和尙正陸續歸來，大半都穿的是新衣，騎的是好馬。

這一回給我們作翻譯的是馬大爺。他現在已是六十幾歲。在二十年前，他是松潘城很著

名的一條好漢，綽號「賊花臉」——這是很英雄的一個綽號，「賊」字並無偷盜的意思。他常常在官廳裏充翻譯，辦「夷案」。據他說：「辛亥年西番叛亂以後，林波活佛和郎日喇嘛被囚，獨有我不會敲搥過他們的錢，所以他們很感激我。」借重他到林波寺一帶作我們的翻譯，當然站再好沒有的了。

一到林波寺的廊杆脚下，大家下了馬，在衆犬的吠聲中，馬大爺幾聲「阿羅」，把躲在樹陰牆角下窺看我們的和尚們都喝了出來替我們清道——驅狗。這老英雄領着我們大搖大擺地闖進寺中，如入無人之境，看去似乎是不便冒闖的地方，他也能領着我們通過，一直抵擋活佛的臥室。但是，活佛不在家，他的管家和尚說他回「娘家」去了。馬大爺眉頭一繃，計上心來，說他還有一個熟人楊喇嘛處可以坐坐。於是乎他又領着我們向那些七高八矮的僧舍底前前後後闖去。他沿途把楊喇嘛之為人預先給我們介紹一番：

「這楊喇嘛是他媽一個怪物，他顯他說得成幾句半通的漢話，常在人前擺來擺去，坐不下的地方他也要坐，說不得的話他也要說。近來因爲在邊民學校當管理員，以爲能夠交官接府，他更了不得。松潘城裏「止霍」的法事常是他霸住幹的。止霍和我這沒田地莊稼的馬老漢有甚麼相干？他公然要來問我要錢！我就偏不肯給錢。因此，我們兩人就成

對頭了。馬老漢倒不得怕他啊！」

原來松潘在四五月間還要落冰雹，往往毀禾苗，成災害，因此，大衆請喇嘛施法術，吟經以求止雹，每家每年給喇嘛兩百錢。

楊喇嘛的門前，高懸一塊很薄的石片，是特爲客人叩門而設的。馬大爺一面對我們說，「你們看這怪物想得好妙」，一面狠心地在石片上重敲幾下，恨不得把牠敲成粉碎。

楊喇嘛身材高瘦，態度斯文，眉宇不像西番，只是領下倒栽着一撮乾黃鬍子。在馬大爺的眼光中，這鬍子也許是楊喇嘛之所以爲怪物的一個佐證。西番婦女最討厭男子口上的鬍鬚，因之男子胸前時常預備得有一隻鉸鉗，沒事的時候，就拔鬍子以消遣。所以西番絕少有鬍子的，就是老和尚也很少有鬍子的。我們只會看見過幾個有鬍子的西番，但都是倒栽於領下的一撮。然而，馬大爺獨看不慣楊喇嘛這一撮。

我們進了楊喇嘛的經堂，分賓主位次，席地坐下。小和尚端來幾個形狀大小顏色都不相同的瓷碗，擺在各人面前，沖上醬油色的濃茶，楊喇嘛順手在一個小箱中取出兩碟點心——油菓子和米花糖，分明是幾天以前就預備好了的。他一面叫我們「請用點心」，一面在懷中掏出一本日記簿，——簿上繫有鉛筆一枝，又在簿裏取一張名片出來交給我們。馬大爺想不

到這怪物還來這一套。我們也覺得驚奇，連忙取我們自己的名片出來回敬，楊喇嘛接過我們的名片仔細端詳，似乎是識得漢文的樣子，至少他知道漢文每個字所佔的地盤是一樣大，並且是由上而下一個字一個音地直唸下來的，「王」字，他也許認得。我們把名片上的字一個一個的唸給他聽，他隨着便拿鉛筆注下藏音，馬大爺在旁努一努嘴，扯一扯我的衣服，意思是：「瞧！這怪物公然玩這般講究！」楊喇嘛本名慈真頓真，名片中間印的是「楊澤定」三字。右方署銜「松潘林寶寺喇嘛」。他說「林波」要翻作「林寶」才恰當，因為「王烹」原是寶貝的意思。他把喇嘛二字公然印上名片，馬大爺心中頗不滿。因為「他何曾進過藏？怎麼配稱喇嘛？不過一般人看見他想當喇嘛，就抬舉他，稱他做喇嘛罷了」；這是馬大爺早就對我們講過的。

楊喇嘛正指東劉西引經據典地談得十分高興，馬大爺插嘴說道：「你待一會再談罷！他們還要會活佛呢！」楊喇嘛說：「啊——你們是來會活佛？」落得馬大爺順便譏諷他一句：「不是會活佛，會你？」

楊喇嘛既知道孫中山，又知道蔣介石，他問我們，「三民主義和中華民國比起來，誰的本事大？」

小沙彌奉楊喇嘛之命去請活佛回寺，不久回報轉來，說活佛已經在他寢室裏候着我們了。馬大爺早已厭聽了楊喇嘛的「瞎扯談」，急忙起身拉着我們便走。楊喇嘛當然陪去。

活佛圓頭大耳，氣相溫和，早站廊前等候，見了我們，長伸赤臂，含笑相迎，很禮貌地把我們讓起到他的客廳去。他說話的聲音很低，全不能講漢話，起初，由楊喇嘛翻譯，後來却被馬大爺搶嘴接過去了。

活佛名王納吉，也有漢文名片，林波寺前代活佛歸天的時候，他恰降生於毛而革，寺中喇嘛打卦探得他是前代活佛的轉生，因此將他迎回寺來承繼佛位及其他一切，前代的娘家也被承繼了，方才他回娘家去，便是回前代活佛的娘家。他娘家有一個叔叔，病正臨危，他要担任醫治，同時又死了一個二十歲的姪女，他要負責安葬，所以他忙得了不得，已經四晝夜不曾閉眼了。我們請他不要客氣，勸他依然回家料理一切，我們也願意同他去參觀參觀，但是他拒絕我們同往，因為「有病入，要忌客」。他仍強勉耐着心慌陪我們閒談，屢屢提及林波寺當日的繁榮，不禁搖頭太息，「一代不如一代了！只怪後人沒本事！」。一直到他娘家人來帶他的時候，他才離開我們。臨行時，他命令衆和尚，不准任何人進屋子來攪擾我們，又叮囑楊喇嘛小心陪着我們談話，又吩咐他的管家和尚殷勤地招待我們。管家和尚向我們

特別慎重聲明一件事：

「因為活佛家裏死了人，忌諱燒乾鍋，所以不能作餚餚，請客人原諒。」

這一晚，我們在客廳裏一架平床上設榻。馬大爺不會帶被蓋，向管家和尙借兩件大皮袍（西番無被蓋）這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事體。楊喇嘛表示週到，臨行時告訴我們，差甚麼都可吩咐管家和尙去辦，我們重行把馬大爺借皮袍的事托他留心，他說已經招呼管家和尙辦去了。他又回過頭去笑嘻嘻的拍着馬大爺的肩頭講：「我們是老朋友，就用不着客氣了。」

第二天的一早，賊花臉馬大爺來到客廳裏，兩手擦着衣襟，把一雙血玉眼睛鼓得快要爆了似的，董着一張瘦嘴，一根一根的鬍子都豎了起來，蹬腳罵道：

「楊喇嘛這個狗蛋！老子喫了他的虧！」

料不到楊喇嘛叫管家和尙把馬大爺安置在一間通風的樓角上，並沒有給他大皮袍，只放了一張很小的氈羊皮在那裏。夜已深了，馬大爺到處都接不起頭，只好把那張氈羊皮摺起來墊着腦袋，和衣躺下。他那老骨頭怎能在樓板上放得伏貼呢？因此弄得通夜不能合眼。

這一天我們走黃勝關去，馬大爺終日都在打盹。

郎日喇嘛

對河寺在岷江西岸，正對漳臘城，從林波寺去大約十餘里。這是陰歷的四月初一，是對河寺的神會日期；我們到時不過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光景，郎日喇嘛的住宅前，早已驅馬盈門。

郎日的寢室裏，陳設得像收荒攤子一般。有金佛（？）銅佛，泥佛；有銀碗，瓷碗，木碗。傍着一只金剛石牌牙粉瓶子，擺得有兩個小玻璃匣子，有一個裏面裝的東西好像是甚麼貴重的藥根，另外一個裏面裝的東西彷彿是一塊雨花石。此外還有不少的，似乎貴重的七零八碎。屋角上有名片幾十張，用繩子穿來張起，有似乎一般商店中所懸的萬國旗，其中雜有幾張紙烟畫片，不一定是張金山，李海廷……等的名片。室中大的傢俱，除箱子，櫥子，銅火盆等而外，還有一張罩着紅布棹帷的方棹。棹上堆着若干封貼着紅紙條箋的糖食，這分明是客人送來的新鮮禮品。另外還有一個茶机上放着一座停了擺的時鐘。屋角的地下又放得有馬鞍馬蹬。東西多得很，總之，很像一個收荒攤子。

郎日喇嘛正蟠膝坐在火盆邊，一座矮台上。台前跪着好幾個男女老幼，都脫了帽子（或

頭套)，埋着頭，把「盡」腦袋獻到郎日的身邊，讓他一個一個的摸。摸了頭以後，郎日口中唸唸有辭，親手在各人頸上繫了一條「領符」，各人叩頭而去。領符是各色「長綢」撕成的細條。長綢是一種軟而有光澤的麻織物。

馬大爺把我們介紹到郎日面前，郎日即刻起身，穿上靴子，離開佛座，做出十分不敢怠慢客人的樣子，先吹出兩個哈哈，然後說：「前天林波寺活佛就告訴過我，說你們要來，我很想你們早點到。這坑坑坡坡的山路，你們走得慣麼？」

郎日現刻對我們確實很恭敬，據說他從前曾因傲慢喫過虧。「滿清時候，有一個漳鹽營新上任的管帶，郎日不去參見。後來這管帶到對河寺遊玩，郎日也不十分隆重地招待他。管帶問郎日，「你是甚麼人？」郎日用濃語答覆管帶：「我是本寺的大喇嘛」。因此，管帶便賞他四十嘴捶」。

郎日邀我們圍着火盆蟠膝坐下之後，款款而談，從夏軍門（夏毓秀，光緒時松潘鎮台）一直談到楊統領（楊撫權，現任川西漢軍統領）。他第一佩服夏軍門，說，夏軍門真是娘老子一樣。他第一痛恨張達三（張尊，民國二年之漢軍統領），因為張達三開金廠，直接危險到對河寺的房子。——寺下金洞縱橫，恐怕房子倒塌。他每一提到金廠，不禁歎歎。他說：

「張達三開金廠的時候，每天至少挖五六十兩，有時可挖上三四百兩！挖出來的金子，他又拿回家去了沒有呢？終久他總算爲金子丟了老命，着別人把他殺死了！遠近的人聽說這裏挖金子，都跑來想發財；金廠開了十幾年，死的人總是萬數，又有幾個真正發了財呢？漳臘城裏的人也是亂想發財，丟了莊稼不做，天天都到金廠上來逛，不是陪這個喝酒，就是陪那個燒烟，弄得男女老幼都是大癮；也才十幾年工夫，漳臘城裏的人，都變成討日子模樣，甚麼羞人的事都做出來！這時候金子也要挖完了。這不是地下沒有金子，是天不肯再把金子給人。我對河寺的廟子算是要着人挖倒了！他們挖金子的人又得了甚麼好處？人！怎麼打得過天老爺的算盤啊！」

「郎日一面談，一面看我們的臉色。他看我們似乎可以同情於他，不比那會打嘴捶的管帶，他於是愈談愈膽大，愈膽大感慨愈多。但是他凡籠統提到漢人的時候，還是特別小心。他又說：——」

「這對河寺在沒廟子的時候就叫『郎日瑟康』。瑟康就是金庫的意思。不只是漢人才曉得這裏有金子，西番早就曉得的了。也不只是漢人才挖金子，西番也能挖的。金子是挖不得的東西。挖金子的人終歸沒有好報。」

談了許久，他談到他的兩件寶貝。一件是孔雀腦髓裏的石頭，一件是一隻「獨角蟒蛇」的角。他低聲問我們，「買不買？」他說這兩件東西都有兩種好處，一為防毒，一為療治任何傷痛——只消一擦便好。只聽他說，因為廟子快要倒塌，要賣這兩件寶貝來重修廟子，我們便不敢問價了。

我們已經喝了三碗「糖油果子泡茶」，郎日談興未敗。這室內早已擠滿了許多男女老幼，一大半是來求郎日喇嘛摸頭的。我們覺得這是郎日的公事，不便多所耽延，藉差觀郎日私宅的其他各部為辭，遂同馬大爺離開郎日，郎日說了若干「對不起」之後，派了一個和尚作引導，親身把我們送出室外。

這私宅不能說是郎日的僧舍，應該說是郎日的家庭。他的姪兒姪媳，孫兒孫媳，都住在這裏。對司寺的喇嘛是世襲職（當然以姪兒之為僧者繼承），每代郎日俱以此為其私宅，這私宅和對河寺整個寺院都是郎日喇嘛的財產。

郎日私人的經堂中供有一個一尺正方的木匣。這匣裏藏有一尊銀佛，小沙彌不敢打開木匣讓我們看個明白。這銀佛是這條溝裏很著名，很靈驗的「超度者」。對河寺的存在和興旺，都因有此銀佛；當然郎日視之為第二生命，比那孔雀腦髓裏的石頭和蛇角還寶貴得多。郎

日無論走那裏都要把牠帶上，帶上牠便可以免掉一切危險，並且不愁不發財。辛亥之變以後，卽日被監禁，甚麼都不暇顧及，只是常常憂心着這一尊銀佛。發財人家死了父母，往往敦請卽日抱佛臨喪，唸經施術，繞屍數匝，死者便可以升天。如此一做，卽日便可得死者遺物之一部與乎數十兩白銀的報酬。

我們在廚房裏看見一位盛裝少婦，在西番中可算是有相當的漂亮。馬大爺扯一下我的衣袖，低聲地說：「瞧！這就是喇嘛的姪兒媳婦！」據說：她是草地中麥賴土官的伴當（土官的屬員）底女兒。伴當和土官有嫌怨，請一個道法高超的喇嘛，把土官的名字和年庚日月寫好，埋在山頂，每天半夜都去唸咒，唸過相當時間，土官必死。每當喇嘛唸咒之時，土官總感覺不安。土官還有一個道法更見高超的喇嘛朋友，打卦卜知此中秘密，土官便乘着半夜往山頂，果然捉住了唸咒的喇嘛，又發見了他自己的名字和年庚月日，轉身便往伴當家裏，把伴當捉去沉河，並殺其全家大小，只逃脫這一個女子。而今在松潘四境只要提說到卽日的媳婦，都稱贊她能幹勇敢。很多人說卽日對於這個姪兒媳婦有一些喇嘛不應該有的事情。「卽日是一個好腳色，不是一個好喇嘛」：這句話大家都首肯。

近
西遊副記

10次

對河寺的神會

對河寺的神會每年都在陰歷四月一日舉行。西番語稱此神會爲「麻之執窪」。對河寺是白教寺院。白教口頭常唸的簡單經句（如漢人之唸南無阿彌陀佛一樣）爲「麻之莫抑瑟力裏」。 「麻之」當爲這一個語句的省稱，「麻之執窪」是「唸經會」的意思。凡白教寺院所舉行的神會，雖各有其名稱，但其所演奏之節略大抵相同。

這一天，舉凡對河寺的人，物，統統都集中起來了。和尚們或是朝山的，或是平常在草地營商的，都趕回來了。大家都穿戴得很齊整很新色。金綫紫花的，「瓦狀」的硬肩馬甲，和黃色絨鷄冠帽，都不是平常的穿戴，今天都穿戴起來了。除鷄冠帽是黃色而外，其餘衣着都是血一般的顏色。有幾個小和尚臂膊上裹着黃色長綳的「披單」。年長的把鬍子扯得特別光，年少的把臉洗得分外乾淨。

經堂也和和尚們一樣地裝飾起來了。各色各式的旗，旛，繖，帳，燈的豎起，掛的掛起，儘量地利用橫樑豎柱與乎牆壁門方。地下滿鋪紅氈，氈上排列着一個個套上金綫蟠花布套的蒲團。無數的酥油燈，統統發了火；但這經堂並不因此而特別光明，因爲室間所懸旛繖太

多，縹帶長垂，室外射入日光很少。

經堂前面的空場便是今天的舞場。舞場中有石砌「拿精」一座，壯如泥灶，中焚柏枝，旁插高旛兩樹。經堂的大門就是這舞場的「馬門」，演員都從這裏出入。對着經堂有一座短廊，是奏樂的地方，可以稱做「樂亭」。

觀衆們大概因被招待的不同而可分作幾等。各寺院的大喇嘛，各部落的大土官，或對於本寺的大施主，都安坐在經堂的樓上，可以俯瞰全場。漢人官紳則在經堂前右廂的樓上，有「蓋碗茶」可喝，有椅檯可坐。其餘的大衆隨時東擠西擠；有男的，有很多女的，有從松潘瀘騰來賣小喫喝的，也有幾個統領派來彈壓會場的兵。這般人如果口渴，有的是很大一個甕子鍋（徑可四五尺）裏熬出來的粗茶。神會裏是西番炫耀服飾的所在，大家都盡量地把各人的華貴衣物穿戴起來。上三寨的西番是以愛穿戴著名的，今天都到對河寺來比賽；結果仍以郎日喇嘛的媳婦和巴郎土官的夫人出足了風頭，因為聽說她倆各人頭上所戴的琥珀瑪瑙之屬，可值銀子一二千兩。

約莫恰當正午，「迎送隊」由經堂裏起身，往郎日的私宅，把他迎接到經堂裏來，全場

空氣便開始緊張了。

「迎送隊」是由十個和尚組織而成的。先頭的一個，手執豹尾，負開道的責任。其次一伍（兩人）各執一條篋，得有銀圈，嵌得有寶石的黑漆木杖，腰間橫插長劍。再次一伍是吹銀所拉（喇叭之一種）的。隨着的兩伍是四個小和尚，有兩個釣着銀燈，有兩個捧着銀爐。銀爐之後便是很神氣的郎日喇嘛，後面跟着一人，撐起一桿紅繖，高高地罩在郎日的頭上。

把郎日喇嘛接來以後，迎送隊又轉身去接出一個和尚，聽說他是本年神會的總辦。總辦進了經堂，迎送隊又把「樂隊」接到樂亭。這兩次的迎送隊都沒有那一桿紅繖。

樂隊一共有十幾個人。有柄的小鼓有五六個，鐃鉢六七副，紅銅製的蟒筒兩支，長約一丈餘，樂亭上還擺得有一架大鼓。

經堂裏唸了一陣經，又敲了一陣鐃鉢，大門上忽然跳出一個戴鬼臉執長鞭的和尙來，把空壩裏的閒人趕到邊上去，這舞場就算開幕了。所有的演員都戴得有面具，穿的是漢人在舊劇舞台上穿的古裝，但其式樣也有小異之點。因為戴有面具，當然不好講話，所以漢人稱西番的神會叫做「盲啞會」。其實未見得盲。

第一場是一個穿黃袍的紅臉和一個穿綠袍的白臉各自的跳舞。

最常用的跳舞姿勢是「兩手扶腰，一步一旋轉」。樂亭上鼓號鑼鈸的響聲，換板而且嘈雜，用以節制跳舞的步伐。當鼓聲快到分不開捶數的時候，舞者旋轉如風車，將衣裙洒作一個圓平面，間或會漏出一點兩點不常漏出的肉來（和尙們都是不穿褲子的），這是觀眾們喝彩的機會。

第二場是四位兩手捏有銅鈴的。這四位大概都有相當身分，其出入都有迎送隊迎送——此時迎送隊中執木棒的兩個，行時依樂器的節奏，將棒左右交擲，行程極緩，也有舞意。但是這四位尊駕，也只有跳舞一陣了事，並未作其他花樣。

第三場，空場中插了兩對短的柴棍，每對柴棍上搭了一張「卡打」。出來兩個戴鹿頭的，跳舞一陣之後，用角將卡打挑去；又算完事。

第四場情節較為複雜。場中置有木盤一個，內盛一只糝粳製成的人，長約兩尺；聽說這人的肚子裏有血，有五臟六腑。六個執劍的出來跳舞一陣，有一個去把糝粳人斬成兩斷。從經堂裏出來一個沒有戴面具的喇嘛，到糝粳人的屍旁叩頭跪下，「迷迷真真」的唸經。這時候停止吹打，樂亭上的人們都同聲齊唸。同時有兩三個和尙向空中拋洒了很多的青稞，和糝粳捏成的小佛像。舉凡一二三場出來的那些人物都一齊會合擁來夥着大跳一陣。大概這才是

一齣整劇完台。劇情如何，不得而知。一般漢人的解釋都不無牽強，我也就不再去臆測了。

休息片刻之後，繼續又來一齣「獅子舞」。西番神會中的獅子，就是漢人也是時常誇獎的，說「扮得像活獅子一般」，我看，十分像一個衙門口的石獅子。獅子遍身都是五色綾羅綢緞的小片，項上繫一串響鈴，肚子裹着兩個人，一人管頭，一人管尾，但全不漏人跡，走路，跳躍，搖尾，打滾，都很像北平的獅子狗。不少的人給獅子掛紅，放了不少的鞭炮。西番抬鞭炮極爲勇敢；有一個跑進場中，將正燃的鞭炮抓起一串，用手掄滅火頭，丟在胸袋裏；不移時，他胸袋裏「畢畢不不」的響了起來，全場人無不捧腹大笑。

獅子舞一過，舞場中的節目便完，迎送隊依然把樂隊送回，依然把二郎喇嘛送回私宅。離黃昏不遠的時候，和尚們擺成隊子，吹的吹，打的打，開下山坡，焚柏枝，燒紙馬，唸經；這叫做「送神」。送神以後，大家又回到空壩裏，走幾轉花樣，儘氣地吹一場，儘力地跳一陣。完結。壩子裏的人走得乾乾淨淨，天空中翱翔着一大羣老鷹，準備到壩子裏來領受祭餘。

123456789

近
西
遊
副
記

一
三

葛味寺

葛味寺在漳臘城北十幾里（或可二十里），位於漳臘河（岷江東源）西岸，在松潘去南坪的大路旁邊。此地已全無耕種，北去盡是荒山，人烟斷絕。

這也是一個白教寺院。這寺裏原來有一個能夠「未來先知」的活佛。他已死了三年，到而今還沒有找着他轉生的所在。可見他的未來先知只能限於今世，來世事還是不能先知。

我們到時，被一個名叫疑戈的胖和尚把我們招待到經堂前右廂的樓上。疑戈收了我們的禮物，即刻叫小和尚來把禮物分作兩份，一份送到活佛家裏，另一份送給寺上管家喇嘛。疑戈隨即聲明：

「老活佛已死三年，還未找着他的轉生。廟裏的事統由管家喇嘛主持。不幸今天管家喇嘛不在寺。」

隨着疑戈上樓來賞鑑我們的，恐怕有四五十個和尚。我們也是把話匣子打開唱給他們聽，把糖精散給他們嘗，把電筒給他們看。這些和尚懂得漢話的極少，就是疑戈也不懂漢話。

疑戈用西番話問我們，「宣統皇上這一會還好嗎？」這般態度，彷彿他和宣統皇上有舊

；不然，就是他深知我們和宣統皇上相熟。他不曾知道有大總統袁世凱等，當然更不知道有主席蔣介石。同他說到南京，他問，「那是洋人地方不是？」

凝戈引我們到活佛家裏去參觀活佛的墓。活佛有一個獨眼兄弟，他很客氣地引導我們，大概我們的禮物已經到了他的手裏。

這一座房子的東端是一個很清潔的屋子，裏面看去，完全是一間西式洋樓。中間起一座大的舍利塔，高接二層樓頂，工程極精緻，有幾處包着銀皮，有幾處嵌着紅珠。此塔中空，有門；看得出來，塔內裝滿了一片一片的軟紙，紙上印的藏經。凝戈說這紙片是備爲裝斂活佛之用，我們便問現刻活佛的靈柩在那裏，並且要求參觀一下。凝戈同活佛的兄弟略略地商量幾句之後，屏去其他的人，只領我們兩個和馬大爺到這座房子西端的那一間屋子裏去。

這一間屋子裏面，光線暗淡，氣象陰森。一個龕上供着一尊佛像，只是露出一個面孔，其餘部分全被耳帳遮住了。龕前靜靜的燃着一只酥油燈。只要我們的身體稍一移動，那燈焰便立刻會受影響，懶洋洋地閃搖兩下；如果這空氣中全無攪動，他便永遠地那樣靜着；假如不是因爲浮在酥油上的緣故，誰也不相信牠是一粒燈焰。

我們剛一走進這屋子，凝戈和活佛的兄弟連忙長伸地伏在地板上，不顧旁的一切，口

裏只是「迷迷暮暮」的唸：氣象萬分凄切、令人毛骨悚然。馬大爺大概是受了傳染，也仆下去了。

這時候我們細細端詳龕上所供的那尊佛像，他的眼睛是閉着的。我們明白了，這就是活佛的屍身。死活佛態度閒謫，彷彿是萬事無憂，坐而假寐的樣子。他戴的是一頂花瓣式的佛冠，臉小，但不十分瘦，滿貼金箔，與神像之頭無異。我幾次想趨近座前，撩開耳帳，將全部端詳清楚，然而這是既得罪神又得罪人的事體：終於作罷。

回頭，馬大爺滿心歡喜，對我們說：——

「今天，這兩根『烏棒』真把我們當人了！松潘的關官貴人來過這裏的不少，都沒有看過這玩意兒。就是本寺院的和尚，也不准進去看的呀！」

疑戈細細地把活佛談了一會：——

「活佛如果不死，今年已八十六歲，他死時已經八十三歲了。這一回如果他還在，這寺院上的人前三天就會知道你們今天要來；因為活佛預先算得準，算準的事情，他會預先告訴我們的。」

「他死的時候，精神很好，全沒有一點病；前幾天他就告訴別人，說他要離開這葛味

寺了。有一天，他蠶脚合手，坐在他常坐的蒲團上，笑迷迷的閉着眼睛，忽然把身子騰空懸起，離開蒲團一兩尺，大家叫不應他，才知道他是死了。

「而今活佛已死三年，他屍身全未朽壞，還是同臨終時一樣的坐着。這是你們剛才親眼見過的。你們在那間屋子裏，該沒有嗅得些兒臭氣？」

「活佛，他『人一個不是』啊！」

不通漢話的胖凝戈，很勉強地說出這一句漢話來作他談話的結局。他不信服活佛是一個人，當然是一個真正天上的佛爺了。

葛味寺的經堂很宏大。靠壁都是縱橫分作無數小格的高龕。龕裏陳設了幾千卷「銀水寫成」的經本，供了幾千尊小佛像。佛像都是一般樣的渾身貼金，不知是銅的泥的還是其他質料的。凝戈說，這些佛像都有臟腑。所謂臟腑，是西藏活佛施過術的綢片，或是金銀寶物。

葛味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牠有二千幾百軸「轉經」。圍着寺院有很長的「轉經廊」，廊裏一天到晚都有「轉轉」的響聲。

唸經是功德無量的一件事。然而西番除和尙外都是不識字的，當然不能唸經，於是聰明

人想出許多方法來代替。其原理很簡單，只要能使印有經文的東西「動」，也就等於唸經了。唸經時是眼睛流動，如果眼睛不動而使經動，豈不是一樣的嗎？這當然是在相對論中通過的道理。只要經一動，當然天上便知道有人唸經，其效力與唸經相等。說刻薄一點，這實在是騙鬼的好方法。所以把經文刻在石上，不識字的人，拋擲石塊，也就等於唸了經；把經文捲成一筒，豎於軸上，讓人旋轉（即是轉經），也等於唸經（黃教轉經方向與時針旋轉之方向同，白教相反）；把經文印在幡上，由風飄動於空中，也是唸經，轉經還有利用水力轉動的。

我們的禮物，早被癡代收。和尚們聽夠了我們的話匣子，嘗過了我們的糖精，賞鑑過了我們的電筒等物，各人都散回僧舍用膳去了。癡也不在了。這時候已迫近黃昏，我們和僕人馬夫都被棄在這一座冷樓上，面面相覷的餓着。並且也不見有招待我們用飲食的消息。我們業已辛苦了一個整天，除來路上在山巴士官家裏喝過兩碗茶而外，別未進食。原來我們也隨身帶有鍋碗米菜，因在林波寺對河寺等處，主人都不肯讓我們自辦飲食，這一回，我們便沒有準備。馬大爺的老肚皮更禁不住這般久餓，他跳起來向我們說道：——

「這狗和尚收了我們的禮物，不拿飲食出來招待我們；他以爲我們是來給他進貢的麼

？就是進貢，也該有賞呀！『番牲犬羊』，他們是不識好的，要給他『抬到臉上』才行。

「番牲犬羊」是松潘漢人常用的一句成語。「抬到臉上」是說「不客氣地拿臉色給他看」。

馬大爺聳着肩頭回憶起在林波寺之一夜，他說：——

「噫！今晚上又要『涼拌』我麼？」

不依我們的勸告，他獨自下樓去辦交涉。臨行時，他說：——

「餓起肚子冷到明天，會把老命給我送掉！」

馬大爺交涉的結果很圓滿。他轉身不久，凝戈便叫人送了糴粬和酥油來。來人特別聲明，凝戈自己並未收受我們的禮物，管家不在，這糴粬和酥油都是凝戈私人自己的。我們又補送凝戈兩枝魚燭，一張臉帕。又不久，凝戈又遣人送來四件皮袍，給馬大爺等做被蓋，都是凝戈四出借湊的。

夜間，有一個能說漢話的和尙來約我們擲骰，又有一個來問我們買不買酒。那大廚房裏，俱然有幾個少年婦女進出，馬大爺說是寺院上層的傭工。總之，白教寺院的和尙比較更不規矩。

小西天

由葛味寺北面折向西行，沿着一條小溝；走進另外一個山槽。林木蒼蔭，荊棘叢生，道路若有若無。聽說從這裏也能通草地。前行約五里，山勢稍開，小溝曲流，環抱着北岸一座大山。這山的上半截全是骸骨般的巉岩，下半截是密密匝匝的樹木。這山頂是我們久已會面的了，記得時常在松潘城外望見牠的尊容。葛味寺派來引路的小和尚指着那岩林交界的地方向我們說，「那岩洞就是小西天」。

涉過小溝，穿進森林，一直往上，不能說走，只能說爬。忽然發現一隻很活潑的肥牛，在林裏東穿西闖，毫不像牛那樣的笨。這是自小就放在山林裏讓牠自由生活的「神牲」。約莫過了一個鐘頭，我們才爬到森林盡處，發現破屋一間，在屋前坐下休息。抬眼一望，天寬地大，俯瞰諸巒，自身如在雲端；所有綿山絕壑，一日收來，俱成美景。馬大爺大約在三十分鐘以後才爬到我們休息的地方。他一聲長吁，喘着氣嘆道：「拚了我的老命！好走的馬老漢，也從不會爬到這裏！」

這矗立的，偉大的巉岩脚下有一個小洞。洞口窄僅通人，洞內不深，也不大。洞頂倒懸

一石僧，眉目俱全，右手支頤，似向洞口有所探望。小和尚說這是自然生成的。離洞不遠的地方，岩壁上有三個藏文字母，筆畫齊整明白；也說是天然生成的。

我們很想爬上絕頂，望望成都平原（？），但苦無可爬之路，忽然陰霾四佈，一陣大雨，竟把我們驅進那一間破屋裏面去了。

在這破屋裏現出一個人。這人弓腰盤首，下顎緊貼胸前，彷彿沒有頸項。馬大爺欺他不懂漢話，向我們說：「他進棺材的時候，倒不需再捆了」。——西番死后，須先用繩捆作埋首抱膝（如胎兒樣）的姿勢，然後才裝進短的棺材去。

這個人年輕時是一個貪酒色的兇漢，有相當的聰明和本領。他的哥嫂和同案的鄰居都恨他入骨，但把他莫可如何。「人把他莫可如何，天總有法子懲治他的」：一般人只好這樣地咒他而已。他到了三十歲，忽然週身奇痛起來，腰骨伸不直，頭也抬不起。看看快要痛死的時候，葛味寺的活佛垂憐於他，將他救活；苦痛雖然日減，人形却變作這個樣子了。這時候，他的哥哥嫂嫂不分財產給他，也不給他衣食，他也把他哥嫂莫可如何了。活佛又垂憐他，叫他在這一間破屋裏靜坐唸經，懺悔從前罪惡。他已在此六七年了。他喫的糝粃，是活佛命葛味寺的小和尚每三四月送一次上來。他還能到百步外的一個泉坑裏去取水。至於燃料：

這林中有的是一生燒不盡的乾柴，因為兩年前這林的上半截曾被火燒一次，枯枝斷幹很多。他生活所需材料就是如此解決。除了隔三四個月可以看見一個給他送糶糧去的小和尚而外，平時他是絕對難看見一個人的。這小西天每年也有一個朝山會，會期的一天，他可以儘量把人看夠（其實也沒有幾個人），而且朝山的人對於他總有點佈施：這一筆款子是他用來買油點燈供神的。在這裏時常可以作他伴侶的只有那林內的一條比他活潑的神牛。他每天除了弄吃，解便，睡覺而外，似乎只有唸經一樣事情；然而在他睡處旁邊，發見一只泥鉢，內插山花幾朵，正開得鮮麗非常！

我們起初送他一匣火柴，他收領之後唸一陣經，這是爲我們祈禱，感謝我們的表示。隨後我們又送他一些銅版，他唸經過後，隨即把銅版交給小和尚，托小和尚幫他買清油。我們告別，他把我們送出破屋來，又向着我們的歸路唸經，祈禱我們沿途清吉。我們已墜進深林，仍聽見他「密密莫莫」地正唸。

馬大爺在平路上笑着說道：——

「這一回真有趣：昨天看見一個『死活佛』，今天又看見一個『活死人』。」

近
西
遊
副
記

別宴

西番的和尙或「覺摩」(女僧)去「朝藏」等於漢人的男女學生去「留洋」，其光榮也。漢人中的偉人們往往因政治上失敗而放洋休養，西番中的好漢也有因亡命而朝藏籍以懺悔的。松潘附近的西番，每年都有幾批去朝藏的。起程的日期爲有學問的大喇嘛所卜定，大概在春夏之交的「黃道吉日」。這一天送別的人們很多，照例有一個盛大的郊宴。

這是陰歷的四月二十一。有一批人起程，爲數約莫三十幾。這三十幾人中有十幾個是女子。郊宴在松潘城邊的較場壩舉行。參加送別的人有七八十個，自然也男女都有。有的是父母來送兒女的，有的是哥嫂來送弟妹的，有的是朋友來送朋友的，有的是同寨的鄰居，有的是寺院的執事，據說，也有情人來送情人的。

送別的人們都是盛裝，和朝廟會時一樣的打扮，並且大家務必各有一匹鞍轡華麗的好馬。

起程的人們也都是盛裝，也騎的鞍轡華麗的好馬。和尙們全棄了僧帽披單，服飾一如普通人，打扮起儼如大土官家裏的闊少。這些衣帽，裝飾，馬匹，都是臨時借來，終於要托送

行的人帶轉來還別人的；他們的黃布包袱中另外預備得有上路的衣服——也是普通人的衣服，不是僧裝。各人都持有黃布小旗一桿。旗上鑲綴小布片四方，其色藍，白，黃，紅，象徵天，雲，風，土。旗桿爲一長五六尺之木棍，下有鐵插，必要時或可藉以防身。

這較場壩好比是「十里長亭」。大家來到這裏，離開鞍蹬，卸下行囊，準備開懷痛飲。這一場郊宴是飲「寡酒」，除白燒而外，別無喫喝。初頭的酒，自然全是酒，喝到一半，便在溝裏搗起水來，依然把盛器攪滿。再喝到一半的時候，又拿水來攪滿。照此下去，酒雖然越喝越淡，然而永遠不會喝完，縱不醉死，亦當脹死！

男子們大家圍成一個一個的小圈子，客客氣氣的把酒一大碗一大碗的往肚子裏傾下。開頭，大家都是一個一個人，分枝分枒的，蟠脚坐起，有條不紊的談東說西。酒過兩三巡，大家不知不覺的把圈子縮小起來，一個個人頭上都嵌着視綫全無憑準的一對眼珠，身子東偏西倒，說話問答不投。再喝下去，人圈子完全消滅，大家都亂柴般的碼住一堆，聽不清他們說的話，只有嘻嘻哈哈的笑聲，繼續不斷地從人堆裏噴出。

婦女們多半沒有參加男子們集合的圈子，大家倚馬而立。起初談得嘖嘖噴噴，後來哭得嗚嗚咽咽。她們勸酒的辦法更爲野蠻：不替你願喝不願喝，只消把裝酒的牛角，栽進你的口

裏，不怕你那喉頭上不一張一縮地起作用。牛角取下之後，人嘴又給你栽進口裏來——吻到不能再吻的時候才釋手。

到後來男女界限完全打破。自然，男子方面的人圈子早已變作人堆，到而今人堆都又崩塌了。自從男女混合以後，這一團酒氣中，新生若干問題，人聲越更鼎沸。不是他要把她拉到遠處去說幾句要緊的私話，便是她要和他辦清一個重要的交涉。也有一對對的年輕男女醉眼相覷而哭笑不得的。老媽媽們總是兩眼掛着長淚。一個老和尚十二萬分着急，專作撕開人堆的工作，把這一堆撕開，那兩個又在那裏挽住一塊了，他確有「扶得東來西又倒」之感，就像馬夫防備馬打架一般樣地洩氣。

太陽已偏西，人已醉得不成章片，比較清醒的照拂比較醉的上了馬；一個個在馬上東倒西偏，揚鞭一擲，飛也似的，徑向西天馳去。

近
西
遊
副
記

康他

我們在松潘城裏，是統領部隔壁一家酒館的好買主。西番知道我們待客不吝酒，所以時常都來拜會我們。康他也是我們的座上之賓。

我們準備由松潘西面翻山過去，沿牦牛溝而下，再遊後寺及瑟波寺。因為從前曾在後寺受過一場大窘，這一回當然要準備一個得力的鄉導。康他自願偕行，我們覺得他還可以。當時我們屢次同他商量，要把各項細節說定，他總是一味的客氣，說，「未必我康他連這一點效勞的機會都不准有麼？」我們看他誠摯動人，也覺得「一定要把他當作雇傭看待，未免有些瞧人不起」也就沒有強定細節。誰知事後因他磕索無厭，反而傷了感情！

康他是大寨土官所轄麻子寨的一個有錢人。他常說，「這條溝裏，上三寨也罷，下三營也罷，不管去西番漢人，認不得康他的算是沒有眼睛，不知道康他的算是聾子」。他確實很著名。幼小時，他跟隨漢商進草地，走青海。據他說，那時他時常受主人的打罵，有時打得頭破血流。他又曾經伺候大喇嘛進過西藏。辛亥之變，他在松潘城裏搶東西最努力。漢軍恢復松潘后，他又遠逃在外，前兩三年又才回家。

現刻康他已將近六十，一天到晚還是「口若懸河」地到處吹牛。西番都稱他做「說客」，漢人說他刁怪無比。他的口技最長，能學各種鳥獸的叫聲，學驢子叫時，就是驢子也聽不出是從人口裏叫出來的聲音。他對於說話一層是有相當研究的。一樣的話，從他口裏說出來總比別人說起有趣；他有號召聽衆的法術，他說，「光是幾個字音在口裏說，有甚麼趣味？需得一面說，一面用眉眼傳情，作手勢，那聽的人，又容易懂，又覺得有趣」。他知道漢人稱他們爲西番的「番」字不含有好意。他以爲「番者，反也，說他們常常造反。並且，又可說，番者，翻也，漢人要把他們翻一轉」。

原來康他只能說是麻子寨的第二個發財人，他的姪女婿還比他有些錢。康他老早就和他的姪女（嫡親的姪女）通姦，及她出嫁后，仍與通姦如故。有一次，這寨上另外有兩家人發生口角，康他從中播弄，他的姪女婿詳知其情，去兩造告密，康他因而唆使他的姪女，把女婿逼得自縊而死。女婿死后，這姪女婿招了一對漢人夫婦上門做兒媳，自己却常在康他家中，康他的老妻也因而氣死了，於是康他便正大光明地同他的姪女同居。這都是康他自己承認的事實。他說，「這是我們西番常有的事，不算希奇」。我們問他，「西番弟兄共妻是否真的？」他說，「從來就是這個規矩。現在人心不好，弟兄間沒有從前那樣親熱了！各人都

想一人娶一個了！」言下大有「世衰道微，風俗醜靡，」之感。

康他的第三個兒子名叫耶年，大約二十幾歲，康他批評他，「可以昇天堂，又可以入地獄」。耶年原是上坭巴寺的和尙。因為他經典熟悉，愛出風頭，爲寺中大喇嘛忌恨，常遭責罰；他到了忍無可忍的那天夜裏，便把大喇嘛殺死了。耶年惹禍以後，一溜烟逃出口外，累康他花掉一千多兩銀子。當時上坭巴寺另有一個聰明遺忌，只和耶年相好的青年和尙名叫雪梭，耶年逃后，大家都把殺大喇嘛的叛逆罪拿給雪梭措起。雪梭被捆送到七戒寺（管轄上坭巴寺的寺院），慘受非刑，終不招認；后來大家把他送到駐松潘的一位營長手裏，這營長硬以殺大喇嘛的罪名把雪梭槍斃了。雪梭死后，案情了結，過了相當時間，耶年依然回到家裏；然而一般人提起殺大喇嘛的耶年，總是切齒忿恨，惟有康他能夠原諒他。耶年還想到南京、北京，苦無路費，他說，「沿途討口去總行」，因為西番和尙討口到拉薩是常事。

近
西
遊
副
記

一三〇

牦牛溝

牦牛溝一稱牟尼溝，發源於松潘西面的剝石岩，源為山間之兩積水池，一稱頭道海，一稱二道海；既名曰海，諒或兩池不小，聽說其地森林密茂，也像是一個風景不凡的所在。全溝長約百里，下流稱窗河，到安順關注入岷江；源雖不遠，水量却大。沿溝兩岸，耕地甚多，因為溝身橫貫西東，比較容易接受太陽光線。耕地之外，森林也不少，作柴，燒木炭，都是這裏人民的副業。因之，牦牛溝是近城部落中比較富裕的，幾可與上三寨并駕齊驅。

我們在康他的引導下，翻山越嶺，到了牟尼土官的本寨。寨上的房屋底構造和大寨各處稍微兩樣，也多半是三層。大寨各處的房子，最上一層總是向后退，當面露出一個曬台，這裏的，最上一層是突出成一吊脚樓，樓邊有木板凳欄，曬台在屋后的左右兩側，不很寬。房屋週圍，大半都碼的是很整齊的柴料，用以代牆。

到了土官家裏，已近黃昏時候，土官不在家，其夫人親自出來招待。她是林波寺老活佛娘家的姪孫女，有相當的少年美，裝飾得九分華麗。這屋子裏有桌有櫈，門上有門神及對聯，比大寨土官家裏都更要漢化一些。招待我們的食物，除了酥油，糌粑之外，茶裏沖有牛

奶。

這時候，土官家裏正爲前幾年死去的老土官唸經，後寺的活佛也在這裏。活佛已老態龍鍾，頭手頗樸，笑迷迷的捧起一條卡打來和我們見面。他雖然到過北京，仍然不懂漢語。他屢屢向我們道歉，因爲從前我們在後寺受窘的事情，他知道了。聽我們說「明天要重遊後寺」，他馬上派了一個和尚回去報消息。

我們從前剛到松潘的時候，在街上到處都見倒西番，其中有一個少年很惹起我們的注意，似乎每天只要出街，就得同他碰頭。他的面孔比較耐人寄目，穿戴也比較花色，走起路來高視闊步，全不萎縮。有時，他發現於酒攤上，兩架臉墩緋紅；有時，他坐在店鋪門前，抱着一隻水煙壺，儘他的肺量努力地抽着蘭州棉煙。他似乎是一個極清閒的人。隨后打聽，我們才知道，這就是牦牛溝現刻的土官，名叫壬輕。我們雖然常時看見他，但不會同他講過話，因爲他那種神情太驕傲了。這一回，我們到寨上拜訪他，他是主人，自然比在街上看見他的情況兩樣，然而還是帶有幾分驕氣。

壬輕回到家來，已經入夜。據說，他每天的生活俱如此：早飯後進城，一直要進到天晚才起身。今天因爲在城裏打聽到我們來牦牛溝的消息，都算回來得早的了。他回家便到火盆

邊來和我們相見，談話中似乎有特別向我們示威的意思。這正是成都鄧軍長派人去招降甘肅 滇軍的時候，據說，西番都不贊成，王輕更是反對招降甘軍的中堅份子。他說：——

「成都的『三大憲』要是不依我們的意思，憑他的野心幹去，老實說，我們就要『造反』！」

他這樣向我們示威，不發生絲毫效力。

第二天早上，我們起身往後寺去，這時候已日高三丈，王輕還在夢中，經康他幾次呼喚，說我們要走了，他才赤着腳跑出來。不怕王輕這樣玩皮，他還是和大寨土官的兒子曲丁波一樣，怕我們的照相機。

康他引我們參觀了老土官的墳墓後，徑向後寺出發。他一路嚕囉，浩曠牟尼之今昔，大有「人亡政息」之感。他說：——

「老土官擇來鈍周在世的時候，那裏是道個樣子？他自己有一副好本領，又會講話，凡到過耗牛溝的都知道老土官不會怠慢客人。王輕這個娃娃，只有他哥哥（即老土官）那付「大架子」，連他哥哥一隻小指搨的本領都比不上！耗牛溝從此以後就算完了！」

近
西
遊
副
記

重遊後寺

沿牯牛溝東下，兩旁有好幾個繁茂的森林，康他說：

「這都是從前的『神林』，柴都不許人撥一枝，此刻却隨便砍去修了松潘城的房子！」
言下若有無窮冤抑。我們知道，辛亥叛變後，有許多神林都賣來抵罪銀了，所以不便往下問他。

行約數里，右折，進一溝。溝口岩色金黃，層紋細美，形狀怪異；這是在西番中人所共知的黃岩洞（扎古瑟窩），是後寺僧衆歡迎活佛的「接聖場」之一。復前行，上坡，一拐灣，便望見後寺。康他指着金光四射的寶頂羨嘆道，「看啊！好愛人啊！」遠遠看得清楚，那些站在壩子裏的和尙們正歡欣鼓舞地候着我們靠近，迥不似我們前度來時互相驚擾的情景。

活佛昨天派回報信的那個和尙早已領着管家喇嘛出來，接了我們的禮物，照顧我們下馬，領我們到大經堂的樓上去。凡所通過的幾道門上都懸有紅綢，這是歡迎顯客她表示。

經堂的樓上，很大而空。正面靠壁處安了一張小茶机，配着兩把古式彫花的木椅子。我和敬修被供在兩把椅子上，有「位高而危」之感。管家喇嘛和幾個老年和尙（大概也是寺中

重要執事）都一齊遠遠的排坐在我們面前的地板上，康他也和他們一塊。管家喇嘛先訴一段請罪的話，各和尚繼續嚙嚙，翻來覆去地老是講，無非是：——

「前一回我們瞎了眼睛，認不得你們，這回你們光降，好比是太陽出來一般。你們就像我們的娘老子一樣，不要降罪於兒女。……沒有好吃好喝，請不要惡氣。」

敬修笑着說道，「何前倨而後恭也！」

「蓋碗茶」喝了幾便之後，又來兩盞糖菓。跟着又來兩瓷碗「酥油糖飯」，附帶兩雙新的紅漆筷子。這飯碗特別燙手。這小机上既擺了兩個盤子和一對茶碗，也再沒有放飯碗的地方了；除忍痛端在手裏而外，別無辦法。飯頂尖峯高聳，其狀如塔，建築堅固，——沉重也！飯面淋了一層酥油，又蓋上一層黃色的糖汁；惟其如是，所以很不容易冷。我想不出喫法，只好先用筷子舂上幾個深洞，騰出幾股熱烟，間或掏幾顆比較不甜的飯來嚼着敷衍主人的面子，左手換到右手，右手換到左手地端夠相當的時間，璧還主人了事。

後寺是一個黃教寺院，教規比較白教各寺院的好一些。

除開一個大經堂之外，另有兩座比較小的瓦屋，都供得有神，早晚也有人在裏面唸經。大經堂裏也供了不少的小佛像，自我們的眼光中估計起來，怕沒有葛味寺的多，然而康他總

說比葛昧寺的多；因為康他信奉紅教（與黃教差不多），所以瞧不起白教的寺院，硬要說葛昧寺比不上後寺。

這地方和搏裸子的領土只隔一匹山樑子，所以這寺院上有不少的搏裸子和尚。搏裸子也比較信仰道一個寺院。我們看見一個搏裸子婦人正向着大經堂「叩長頭」。叩長頭硬要把身子展伸，全部貼在地下，把頭所達到之處記下一個痕跡，第二的一叩，腳跟剛好踩在第一叩頭時所達到之處。如此前進。康他說，還有由松潘起一直叩長頭叩到拉薩去的！我以為這是很精確的測量道路的方法，可惜沒有記錄可查，不知松潘拉薩間等於長頭幾許？

我們在寺院各部略略地遊覽一遍之後，即行告辭，衆和尚堅留我們，經百般解釋，才答應讓我們走路，然而非再把我們供上那兩把椅子不可，說，還有話對我們講。

不一會，一個和尚捧出一個木盤，獻在我們面前的地板上。盤裏盛的是三根卡打，三條「領符」，五節當二百文的大銅版。管家喇嘛說得明白，卡打和領符每人一份，康他得銅版一節，其餘四節獻給我們作茶資。卡打是贈禮中必需的附帶物，我們收下是表示接受盛情的意思；領符是活佛施過法術的，特贈我們，用以避邪保險，也當然收下；至於銅版則不敢領。說了若干話，管家仍要勉強我們非收下不可，到後來，不能不使我們給他們一個漂亮的

解釋；——

「不愛錢，是我們的一個戒條，正如你們戒喝酒一樣。如果有人強勉你們喝酒，你們應該怎樣？」

這樣一說，才折服了管家喇嘛。給康他的那一份銅版早已進了康他的胸袋。

重遊瑟波寺

康他自還是一個著名人物，而又是一個長於交際的老手，他說，到瑟波寺用不着預先通知。到了瑟波寺，下了馬，他一直領着我們闖進一間樓房，這是寺院裏平常招待顯客的所在。上了二層樓，康他又把我們領進一間不很大的屋子。

這屋子中間擺着一條長方形的，「西番式」的棹子，高不上一尺。五個和尚圍着棹子席地坐下，大家手裏都掄着「數珠」，似乎正在商議一樁甚麼事情。康他脫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向他們行一個禮，接着便是一篇冗長的報告。坐在裏面一端的一個和尚，似乎是這會議的主席，面貌甚為奸滑，他一面聽康他的話，一面一眼一眼地打量我們。他把康他的話聽完，而面部表情無甚變化，好像似理不理的樣子。我們察出這局勢的危險，連忙在衣袋裏掏出一把紙來，遞給和尚們理開一張一張地細看。大學院的護照，和鄂軍長的公文都不能惹起他們的注意，只有楊統領的「珠論」使那面貌奸滑的和尚笑臉微開，招呼我們在地板上坐：這時候我們業已站了很久！和尚們細細地把統領的那方印文偵視一番，彷彿是「以防假冒」。他們把這珠論旁邊所注的藏文讀了之後，連聲招呼抬棹，於是把我們移到一條五寸高的長凳上去坐起

。不一會，燒着木炭的銅火盆端進來，隨着又把我們移到一條較高的長檯上去坐起。又不一會，兩把墊有絨毯的椅子也進來了，於是乎我們又被供到椅子上去——真所謂「聯昇三級」！這五個和尚，都是寺裏的重要喇嘛，他們果然有要事需即刻商決，向我們說了幾句客氣話之後，另移他處繼續會議去了。我們要請見活佛，說，又不在家！等這五個和尚出去後，康他對我們講：——

「方才有一個老喇嘛就是活佛的師傅。活佛無論走那裏，師傅都要隨行。師傅都在家，那有活佛不在的道理？活佛年輕，喇嘛不讓他見客。有時師傅喇嘛不在寺院，活佛是裝被鎖在房子裏的。有一次活佛一個人鎖在房子裏，心頭難過，從房子上爬出來，隨後師傅回來看見，活佛還挨過打呢！」

聽了康他的話，我們很同情於活佛。天地間，最可憐的是活佛，比宦官都還更可憐一些！聽說，瑟波寺從前有一個程活佛（因為寄拜於程鎮台，故姓程），成年以後，設法將寺中掌握大權之喇嘛處死，於是十分自由，無所不幹。他說，「我來生不想做活佛了。把我的身體織了罷！酒是要喝的，婆娘也是要睡的」。這與「願世世勿生帝王家」同為傷心之語。

第二天，管家喇嘛派了兩個和尚領着我們遊覽寺院的各部。他們說，瑟波寺從前很發財

的時候，寺院更爲宏大，幾十年中經軍隊焚掠兩次，而今遠不如前了。

經堂裏有四十幾尊泥塑佛像，神情各異，態度畢肖生人，和尙說是雜谷的匠人塑的。

僧舍通通都是平房，和普通的民房兩樣。廚房裏多半用的是「鐵三腳」，少有民家所用的「鍋椿」。

一個大廚房裏，有兩口很大的「甕子鍋」，大約有一丈幾的口徑。這兩口鍋都是在辦神會時用來熬茶的，平常很難動用。每次用牠，都照例有一番麻煩。先把水擔在鍋裏，柴架在灶裏，管家喇嘛手執「戒棒」，口中唸咒，跳上灶頭，圍着鍋口轉幾遍，正式警告說，「明天客多；要喝很多的茶，你需得早早煮沸，不然，定重懲不貸！」告畢，大家向空中洒了一些青稞，然後發火。

在我們告別的時候，也有一盤銅版端來，大約要值二兩幾錢銀子，康他甚爲眼紅，但主人并未說明那一部份是給康他的；後來經我們拒絕，便全盤都拒絕了，康他頗爲敗興。

臨別時，衆和尚都來歡送，并且放了不少的鞭炮。剛一出門，恰巧遇着一個擻水的進來，老喇嘛向我們說：——

「你們的運氣很好！」

近 西 遊 副 記

出門遇着水，是大大的一個吉兆。

一四二

近西遊副記(下篇)

由灌縣到汝川

此篇爲民國十八年春再上松潘時沿途之零星記載。有志遊松潘者，以之作指南可也。脫稿後，安岳鄧徵心先生以灌縣董湘翠先生所作松遊小唱抄示，余愛其情趣飄逸，因摘以嵌入余書，并誌謝鄧先生之雅意。董先生係前清理番廳廩貢生，光緒十六年應松潘鐵台夏毓秀之招請入山一行，因有此作。其序曰：——

「松遊小唱者，辛卯松潘之遊，隨遊隨唱也。曷唱乎爾？自來名士從軍，才人入幕，途次無俚，就所閱歷發爲詩歌。竊欲以五七字賦之而又善於裁對。因念古人如白玉蟾朱陶惟輩信口狂吟，自鳴天籟，韻之高下，句之長短，皆所不計。……」

其第一唱曰：——

「豪筆往西遊。灌陽鬱鬱開居久，辭不脫三顧茅廬訪武侯。把行期定到九月九。走。」
董先生沿途所見，當係秋景。

灌縣城的南門和西門之間是緊臨江岸的一扇懸崖。崖頂突出一個小平，坪裏高豎幾根石柱，這就是蜀漢後主劉禪曾經親到的門雞台。台上極目一望，右面煙雲中浮起一層一層的高山，起伏萬狀；飛虹似的岷江自山底吐射出來，又四分五裂地鋪瀉在左面的平原裏，紆迴澗曲，勢若游龍，帶着一片明媚的春光，佈散到萬頃良田，千家屋舍。俯窺台下，波濤激蕩，亭閣參差，把離堆全景一覽無餘。

離堆是隔一個深潭與門雞台「離」開的一個「堆」，實際上是一塊連山石。堆上建一座樓臺軒敞，殿宇宏開的廟子——古伏龍觀，即秦太守李冰祠。堆旁支出一腿，深插潭中，人稱象鼻子，其實是一個b字形，水大時作h狀；在有些人的認識中，以為離堆是「伏龍壩」，這象鼻子恰是壩子的耳朵；畢肖。相傳：「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沱江原是取道離堆外直注平原的，因為水勢氾濫，無法收拾，到秦朝，太守李冰才鑿開這一條逼窄的水道，因此而平水患，因此而有離堆；不過李冰何以要留這一點象鼻子不鑿呢，一般人說這其中的道理很深沉。離堆正面直接承受奔騰水勢的沖撞，歷二千餘年而不倒，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李冰（？）用以柔克剛的法子來對付水勢。離堆之下有人字堤，砌着一條一條的篾編籠籠，內填石卵。湍急的水流碰在人字堤上，一部份的水濺進籠籠，就漏了氣。再回轉頭去碰着門雞台下

的岩頭，於是乎垂頭喪氣地在深潭裏打一個漩，便一溜烟地擠出象鼻子去了。只有那沒抵抗的深潭，越漩越深，到而今沒法探其底蘊。當洪水奔騰的季節，浪花飛起數丈，濤聲勝過雷鳴，離堆上消夏的遊客常常忘記了喫飯。人說深潭裏鎖得有一條龍，卽或真有龍，也不過是如此光景。這樣驚濤駭浪之中，也有木筏從這裏經過，筏子的航路和水流一般樣地周折，有時在深潭裏兩漩出不了關，筏子便載着筏夫們「王爺！王爺！」的吼聲鑽進水晶宮去！清晨一早在門雞台上打架的孩子們，都是特來看筏子過伏龍觀的。看他們的希望中，最好是筏子能夠碰在象鼻子上，「担得粉花濫碎」。

西門外的鳳棲窩是一個「半鍋形」的，很大的深窩，徑約里許。窩底臨河，有草屋數椽，三三兩兩的婦人女子們出沒其間，有穿紅色褲子的，有着綠色短衫的；這是一個風流的所在。然而，鳳棲窩之得名，却不因爲這個。鳳棲窩是古來就有的名字，這地方原是指定給下山朝貢的夷人張幕宿營的，其風流歷史，不過起原於前十年左右。號稱「小成都」的灌縣，在滿清末年，就「娼，廠，唱，場，」都齊備了，——娼妓，工廠，戲園，商業場。原來這些「支肉莊」是開設在城內門雞台附近西門坡的，後來因爲房子常遭火劫，才被地方官勸令遷到此地。（此地負山而水，形勢殊佳，但地形過於暴露，不易使人接近，所以生意十分蕭

條)。有些初到灌縣的人，聽得鳳棲窩三字，以為很雅，以為是因那些出沒其間的婦人女子而得名，這是錯誤。現在鳳棲窩三字和她們無關係，與從前門雞台三字和她們無關係是一樣的。

鳳棲窩上緣着大路，路的西端便是蠟夷關，一名玉壘關，臨江矗立，高踞巖，恰與西門城樓對峙。關外岩懸路陡，古樹槎枒。岩上有碑，上刻「深沟灘低作堰」六字，是秦太守李冰所傳治水妙訣。坡下為河街，二郎廟即在此。

二郎廟一稱二王廟，二王乃李趙二王，李王乃是老王李冰的次子，當初李冰治水，二郎出力居多，後世奉為川主，他聲名赫赫，祀於老王之上。從前二王廟至少可以稱為「川西第一座廟子」，年代既久遠，培修也得力，殿宇十數重，一層一層地直下江邊，金碧輝煌，儼如闕宮大殿，前臨大水，後倚高山，左右擁着森森的茂林——可惜，幾年前有一次大火，山門以內，燒得一片精光！而今雖然繼續修葺，但在這樣年頭兒，善人太少，斷難恢復舊觀。

橫波岷江的索橋在二王廟的前面，沱江自北東別。索橋長里許，共九洞（？）。幾股平行的篾繩，粗如拳頭，一直拉到對岸，每洞一起伏。橋面稀疏地鋪着木板。左右有欄杆，也是幾股平行的篾索。橋身簸動不止，初行者胆怯，往往僞僕一，但俯視橋底深處，碧流翻

着白浪，更見駭人。其實索橋上一步一景，目不暇給，一般人不容易領略到。過橋沿江行，可通懋功，稱爲小路（到松潘不過橋）。

松遊小唱說：

「鎮夷關高踞虎頭。第一程江山雄構。大江滾滾日東流，惡灘聲從此吼。靈岩？（應爲「青城」）在前，聖塔在後，伏龍在左，棲鳳在右。二王宮闕嶺中浮：好林巒，蔚然深秀。看不盡山外青山樓外樓。儘夷猶。故鄉風景難消受！」

白沙是一個筏子碼頭，當小河（卽白沙河）入岷江之口。小河實際上也算大河，源出彭縣境，盛夏可通筏子幾十里。騎河有索橋一座。這一帶江水較平，木船可上通漩口（五十里）。船身修狹，前有「招」，後有舵。

松遊小唱說：

「行行至白沙，路轉西斜。平時入望野桑麻。流水小橋，是一幅蘇州圖畫。舟人自舟，筏人自筏，生涯在水涯。回首瀟城，茫茫雉堞在殘陽下。長橋竹索橫空跨。過橋來，柳陰閒話。」

麻柳灣水石山秀，也是風景不凡的地方，可惜離城太遠，以致埋沒。附近有煤炭廠，有

石灰窯，沿途赤着脖子捉虫的窮朋友很多。

珠璣塢是譯音，不知實際上是朱綠塢，還是在一般苦力們的想象中也許應該稱為「豬腸塢」才講得通。所以，這一路的地名很難考證。珠璣塢是灌縣和汝川交界的地方。

尤溪鎮就是龍溪鎮，因龍溪而得名。龍溪的龍字常被簡寫作「尨」、於是「龍」一變至於「尨」，「尨」一變至於「才」了。此刻倒是說尤溪普通得多，說龍溪便有「咬字眼」的嫌疑。鎮上人家近三百戶，是汝川境內惟一的大鎮。龍溪雖離灌縣城只有平路三十里，離汝川縣城一百二十里，而且還隔很高的一架娘子嶺；何以這地方會劃歸汝川管轄呢？有人說，這是一種調劑作用，如汝川再失了尤溪這一個大鎮，就不成乎其為縣了。此地山澗縱橫，可通彭縣，崇甯，灌縣一帶後山，時有股匪出沒，鎮上設有汝川分縣署，常被匪徒襲擊。街間有玉麥（即玉蜀黍，又名包穀）麵出售，自此而上，玉麥是民食的主糧。龍溪的源盡處有白龍池。從尤溪到白龍池四十里，由原路從白龍池到尤溪是三十里，因為去時上坡，回時下坡；山間計算路程每多以勞力為標準，這是一例。白龍池是祈雨最靈驗的地方，從前遠在數百里外的簡州資州等正堂大老爺也曾乘坐起青紗大轎來祈雨。

松遊小唱說：——

「從此漸登山。五里，茶關。關門口絕好楹聯：『東來險阻無雙陸，西出崎嶇第一關』。來往要稽盤，是國計民生稅淺。五里，楠木園。又五里，龍洞前而，摩岩大字：『關塞極天』。洞頭流水響涓涓，千尋石壁撐霄漢，外襯着藤蘿點染，恐黃筌米顛筆無此健。周道如砥直如弦，平鑲石板。恰趁着魚鱗天晚，雁齒橋邊。諸峯林壑，尤美在東南。儘盤桓。破題兒龍溪頭站。」

火燒店雖然只有一戶人家，但適當從尤溪上娘子嶺的半山上，是宜於歇氣的一個站口。此地又名壽星腦，牠在這兩句歌謠中佔一個湊數的地位；「三腦九坪十八關，一鑼一鼓上松潘」。三腦，是壽星腦，西瓜腦，東界腦。九坪，是豆芽坪，銀杏坪……等。十八關，是鎮夷關，沙坪關……一直到安順關，西甯關。鑼，有說是羅圈灣的，有說是白魚落的，都嫌牽強。鼓，是石鼓。

娘子嶺上有古廟一座，相傳這是楊貴妃誕生的地方；其實，楊貴妃誕生的地方很多，娘子嶺算不得數。從山脚到嶺端十五里，路似樓梯，措起百多斤重的力夫要半天才上得了嶺，所以他們過嶺時要求雇主特別給他們一回「牙祭」——喫肉。

松遊小唱說：——

「天生一嶺界華夷。上十五里，下十五里。佳名自昔稱娘子。把新舊唐書重記起：天寶開元，者典故無從考據。伍子胥，杜拾遺，或恐是才人游戲。盼不到爲雲爲雨巫山女。梨花一枝，彷彿在溟濛天際。空山魏馬啼。一路兒迤邐，行來在嶺頭小憩。」

過嶺，崖路紆迴，山形陡變，一切似與嶺東景色懸殊。遠望一綫長流，自對岸飛注岷江，此卽上通根達橋，臥龍關諸地之二河。河口中灘鋪，有水田幾十畝，是汝川境內惟一的產稻的地方。一般人高唱入雲地要利用灌縣一帶的水力生電——說是可供四川全省之用——中灘鋪下的水力也是曾經被專家測量過的。

嶺脚映秀灣，名副其實。有高陞店，前清丁宮保——四川總督——巡邊時曾經住此，店主人至今猶引爲榮耀。

自此而上，大路率皆傍江岸行，不消問路，便可以直到松潘。映秀灣是筏子的終點，以上水流更見湍急，山間斬伐之木料，多半一直溜下河，任牠自然冲下，一直到映秀灣，或竟等牠冲到白沙再去打撈。一筒一筒的木料，在湍急的江流中，逐波而下，形如走鱗，看去十分好玩。兩岸原是極繁茂的森林，而今已砍得精光！初生的幼樹，也被砍去燒灰熬蠟，蜀山

安得不禿？

松遊小唱說：

「松潘西望路漫漫，風景漸難看。河在中間，山在兩邊。九曲羊腸，偏生跨在山腰畔。抬頭一線天，低頭一匹練。灘聲吼，似百萬鳴蟬，攪得人心搖目眩。面目無改換，總是那司空見慣；最可厭，一山方斷一山連。問鷺開國幾經年？者滄桑如何不變？行程要耐煩。水榭，風亭，或有個地兒消遣。」

沿途除索橋之外，還有一種簡單的渡河工具，跨河張起一條粗的篾繩，把一節整的木筒一劈兩破挖空，合在繩上，人的身體，又用藤索捆好，仰繫筒上，兩手抱筒，兩腳敲起架在繩上，「唔」的一聲便溜到江心；這名叫「溜索」。有些交通比較複雜的地方，交叉着張起兩根篾繩，一往一來，痛快地一溜便達對岸，省却多少力氣。溜索上不但能夠渡人，而且可以運貨，聽說，就是接新媳婦的花轎子都可以設法渡得過的。

東界腦一稱棕荖腦，此地有高人一位，姓竇，綽號燈杆。竇燈杆不但身體長，而且肩頭寬，綽號燈杆不算得很妙，要姓「竇」才姓得恰巧。他原來不知道是何鄉人氏，因為常出現於棕荖腦，只好當他是棕荖腦的人。他在茂州汶川一路上很著名，三尺童子莫不識之。他孔武

有力，能負重百餘斤，日行山路八十里。照他這副本領，儘可供兩三口喫閒飯的妻兒，然而燈杆不但無妻無子，就連他自己的肚皮也沒辦法弄飽，他因種種原故，一年中有幾個月賦閒，一月中有幾天餓飯。雇他作事的人時時不放心，都說資燈杆到屋裏去，灰都要帶一把走才了事，因此燈杆的本領便埋沒了。其實他並不是一個懶人，他常說，他的力氣幾天不用就會發癢，只怪沒有人利用他。幫別人做事的時候，他常常要把「三茶兩飯九次煙」講究得清清楚楚，很討雇主的嫌厭。有時他在大路上封行客措包囊，措十幾斤重的東西，他當作措百斤重的東西一樣索報酬，其理由是：「措輕措重不相干，反正要走那樣長的路，一般樣地費那麼多時間，一般樣地吹那麼幾次鴉片，當然要一般樣地得那麼多工錢」。這山間如燈杆這樣能夠把時間看得值錢的東西的人很少。當他肚皮餓得沒法的時候，他常拿他值錢的時間到人叢中去逛，就是這樣逛，便可以逛得出錢。有人曾經看見他在茂州大堂上挨過打，又有人曾經看見他在衙門口帶過物。棕荊藤一帶，只要那家失了鎌刀火鋸，便先把燈杆捉來「秤起」（如秤物一般）再說。燈杆這樣大的目標，不易逃出衆人的通緝，大家都說：「燈杆就是因爲生得太高，所以把他害了。」

興文坪兩岸都是大坪，在這山縫裏很難得。聽說，原來這地方還可稱熱鬧，自從光緒二

十九年被紅燈教燒過以後，至今尙未復原。

銀杏坪位於一條小溪的口上。深深二十里，源盡處岩中產玉，以綠色半透明的爲最佳，琢成手鐲，每對可值價五兩銀子。街上有玉舖五六家。一般人所稱的「灌縣玉」，就是這裏的玉石。「茅亭茶」本來也出在汝川境內，但一般人都說是灌縣的茅亭茶，正和銀杏坪的玉石不稱汝川玉是一樣的道理。

銀杏坪以上，山形更見單調，兩岸崖壁絕陡，高聳天空，動輒一扇崖便死板地延亘五六里，乃至十多里，景色黯然，春光從此遮斷！

沙坪關與激底關都是一邊崇崖，一邊臨水的陡路，有一夫當關之險，松潘出來的「茸幫」（鹿茸商）「香客」（麝香商）到此小心——謹防遇匪。

松遊小唱說：——

「東界腦無可觀。東倒西歪，幾家茅店。豆耳銀杏與興文，此三坪實無留戀。潯過羅圈，行來澈底關。關門朽澀，風雨飄搖剩一椽。更兼着陡岩絕壑天容慘，鎖不住寒溪水晝夜潺湲。坡下小停驂，吹起炊煙，向來照例該站尖。場口閒遊玩，行人溜索飛如箭，到頭來恰似獐猿。小留連，也算得書生涉險。初開眼，紅日墜西山。……」

桃關當桃河口，原有一百多戶人家，清時設汛於此。光緒時，桃河暴漲，沖得桃關片瓦不存，聽說，只逃脫一員汛總，至今「水打桃關」四字，還在民間故事中活動。水災而後，桃關汛終未恢復，加之成松道上日就蕭條，於是桃關的繁榮從此終止。去年又遭一次大火，而今只剩瓦房一院，與乎臨時搭起的十數家草棚而已。桃關對岸已，是瓦寺土司的領土。

松遊小唱說：——

「桃關關上種胡桃，桃樹樹杈都合抱。酒肆茶寮，往來商旅蜂衙鬧。十年前此地遊遊，曾記得斜陽晚眺，見幾處門楣真不小，退光漆駟馬門高，泥金額皇恩旌表，吾宗此地有人豪，是西來俊俊。何事任蕭條？方知道：年逢庚寅——我輩朝政，四地起波濤，雷轟電掃，江翻海倒，人語亂嗚嘈；魚鱉登牀蛙上灶；顧不得扶老攜幼哭聲嗥；把足足的一千人斷送在蛟龍腹飽！我來此地重悲嘯。百茫茫寒烟衰草，風景甚刁騷。抵一篇弔古戰場文無此憑弔。……」

雖桃關不遠，有「崖鼻」遮道，穿鼻，鑿開一門，額書「人力所通」四字。自此而上，更見有山皆岩，有岩皆陡，緊逼江流，水面呈油滑狀。

索橋對草坡河口，岳鍾琪征金川時，曾由此地進兵。關於這一道索橋，有一段故事傳說

，當初開始修索橋的時候，羅布寨的羌民打從這裏經過，大概是以「行善」爲懷，幫助作一些工，以後便永爲定例，公然把培修索橋的責任給羅布寨的羌民負起，其實羅布寨和這一道索橋毫無關係。羌民經許久的奮鬥，到民國時，才把這條不合理的定例取消。

索橋而上，窄路竄行岩際，一坡未盡，二坡又來，高臨河上數百尺，水聲一步一變。山勢過陡，地質不堅，流沙四掛，從山頂一直溜下江中，時有路斷之虞。有一幅新近崩下的流沙，寬約二丈，路跡全被掩蓋，上下都是懸岩，基脚常被江水沖擊，流沙還時時活動。但上面已有人跡。想是過得去的，我們便大着胆子前進。剛一踏上，足頸陷進鬆沙，上面的沙石不住淒淒惻惻地往頭上飛射，左邊俯視碧綠的江流，真是使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只好側身背着江水，幾步偷過。險哉！

力夫們有兩句歌謠：「威州包子板橋麵，好看的女子在羊店」。但是羊店並無好看的女子，——也許是我們機緣不巧，沒有這分眼福。

飛沙關風甚大，確實有飛沙自江底捲來，行人不敢瞪目。關上有夏后祠，岩上刻「石紐山」三字，相傳這是夏禹王的故里。附近不遠有跨兒坪（音）說是夏禹王誕生的地方，因爲書上說過「禹生石紐」。「禹出西羌」，「禹生廣柔」……等等話頭，於是乎汝川有石紐

山，當然要認夏禹是老鄉，茂州蒼民最多，也有認夏禹做老鄉的資格，又有人說，古來的廣柔就是而今的理番，又非說夏禹是理番人不可；而北川（舊石泉縣）人亦說夏禹是他們的老鄉：這場聚訟紛紜的公案，到而今還沒結果，於是乎夏禹的故里便擴張了。

松遊小唱說：

「……雄岩萬丈匯深淵，風猛烈，水喧闐，把風聲水聲拿來攪成一片。縱有健兒百萬齊聲喊，強弩三千，射不得濤頭轉。得到關前，觀音院閒停嘴，放眼江山。由來此地稱天險，把灑灘壅塘上游獨占。不敢低頭看。方信到『如臨深淵，兢兢戰戰』……」

過關，山形比較開展，路旁間有耕地。西蜀平原裏的大水牛早已絕跡，山地石多，一條黃牛的力最羸不敵底，所以用兩條牛並駕。

一路半山上都是「吊腳樓」，房屋的形式多已成平頂。

從索橋到汝川城的二十二里路，至少要當三十里走。

汝川

有人說：「汝川城內大堂上打板子，四門都聽得清楚」。實際上汝川城只有兩道城門。我們曾經費一刹那的工夫把全城精確地量過，穿城長二百三十四呎。城內除縣署，教育局，及文廟武廟等而外，只有十七戶半人家——有一家附在別人的房子旁邊搭起來的一座小棚，大家只公認牠作半戶。城北雖然有街一條，但仍是一般樣的荒涼冷落。

松遊小唱說：——

「一城如斗拱萬山。城內蕭然。城外悠然，風景太清閒。斷井頽垣，疎疎落落誰家院？行過泮宮前，衙門對面，絕不聞人語聲喧：皆因是認庭草滿。由來此地出名員，甲榜先生多部銓。儘可學鳴琴子賤，潘孟陽飲酒遊山。真消遣，且偷安。縱教選個龐士元，百里才無從施展。……」

汝川城池雖小，轄境却大，從珠璣壩上來一直走到青坡，共總將近二百里路，都是汝川轄境，境內有人跡不到的地方。

全縣人家，估計約四五千戶，土民將佔一半，羗民約一千家，漢人不過千餘戶而已。

士民是瓦寺土司的百姓。據說：明時，烏司藏的桑朗索諾木奉召平理番，因功封於此。而今的士民便是當初桑朗部下八百零一名兵士的後裔。土司是桑朗之後，原來姓桑。乾隆皇帝，有一晚，夢見金殿上生一株桑樹起來，極為茂盛，高與天齊。第二天桑土司入貢，皇帝疑心，恐怕桑家與盛起來奪他的天下，於是命桑土司家改姓索，意思是要壓「縮」桑家，不容他有興起的機會。這故事是由索家人口中傳出來的，意思是：「如果不經乾隆皇帝那一縮，恐怕等不到民國來推倒滿清了」。同時索家人說他們的祖先原來是漢人，是用「政治手腕」奪得土司職的。滿清末年，瓦寺土司已奉得改土歸流的命令，不久，革命軍興，土司索懷仁努力做反清工作，到民國時，土司仍在。

當今土司索季舉，是前土司索懷仁的兄弟，季舉以瓦寺土司而兼梭磨（在理番境）土司，又兼全川江防軍總司令部下的區司令，又兼波川縣團練局長，卓克基（理番境）土司是他的姪兒，松岡（理番境）土司是他的妹夫（已死，現大權在季舉妹掌握中），他儼然是雜谷諸部的盟主。他的衣著飲食，習慣舉止，完全漢化，所談動輒引東方雜誌。他批評英人侵略西藏不及日本的手段之毒辣，他說：——

「英國人拿政治力量來侵略西藏，未見得能收大效。日本人偷着在西藏經營，一般人還不會感覺到。其實，日本人比英國人的手段毒辣得多，這恰恰捉住了這問題的中心。西藏人對於宗教的情感，比對任何東西的情感大。」

可惜，索家人大概都入了黑籍，汝川有「不抽鴉片煙，不算索家人」的話。

當初，瓦寺部落並不很大，經歷代土司的勤勞，逐漸兼併弱小，到而今，領土在二千里以上。瓦寺全境分爲五部；四山，草坡，三江口，臥龍關，跟達橋。

索土司的衙門（在塗禹山）雖然神氣十足，有照壁，有東西轅門，有大堂，二堂，花廳之屬，儼然如縣大老爺的衙門，但政治組織極爲簡單。四山四寨直屬於土司，草坡十一寨，三江口五寨，臥龍三寨，跟達三寨，各部，每部設「總管」一人，每寨設「寨首」，寨首之下，有一個跑腿的「鄉約」：如是而已矣。

桑朗索諾木受封的時候，把所轄土地除一份所謂「官地」——實際上就是土司的私產——而外，將其餘土地分爲八百零一份，授其部下，是爲「兵田」，兵田也是由長子世襲。土司有「守土」之責，瓦寺境內的土地，絕對不准賣給異族。承襲兵田的人如有斷絕後嗣的情況發生，土司得將其田另行處置。以後逐漸兼併或開墾所得之土地，土民得出銀子在土司處

爲他的兒子辦一份田，是爲「辦田」。土司職位，例爲長子世襲，其他弟兄中有功勞或有本領的，由土司酌分一點地方給他，是爲「土舍」，土舍也是世襲職。

有人把索土司衡量作一個糧戶，一點不差。土司對於土民，除了以調人地位排解爭執而外，無其他政治行爲。與其說土司是土民的政治領袖，毋寧說他是領有死寺全部土地的大地主。可惜境內全是崇山峻嶺，可耕之地只佔千份之幾而已。

土民對於土司稱「百姓」。百姓要給土司上糧，大概相當於值百抽五。除上糧而外，百姓每年每人要給土司供差役一月。所謂「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

作揖叩頭的禮節，土民早已學會，但是對於土司仍然要行古禮。古禮的動作恰和體操中的「兩手下垂，兩腿半分灣」一樣。

喇嘛教原來含有「節制生育」的意義，每一家人除了長子承襲家產而外，其餘各子都應學和尚；但是，近年來土民的宗教觀念一天比一天薄弱，大家都不願送兒子去學和尚了。塗禹山的寺院，已頹壞得一塌糊塗，識得經文的只有龍書等幾個和尚而已。

在世襲職的土司治下當百姓的土民，不會有政治慾望。宗教指導他們的人生，教他們苦修苦煉，昇天成佛，佛是人人都做得到的，不比惟一無二的土司。但是，近來他們似乎有些

不相信人皆可以成佛的理論了，於是乎他們人生的目的就是人生。不論男女，從五六歲起，便開始工作，作工爲的是吃飯。他們不作與讀書，更無學校之必要。

他們原來的語言叫「鴨婁話」（鴨婁疑卽「鴉鶻」），已經漸次廢棄，五六歲的小孩都懂幾句漢話了。他們一切風俗習慣都漸次趨於漢化，甚至於婦女也穿繡花尖鞋，只是還沒有腳纏。

羌民也許是漢人和西藏民族夾攻中的殘燼。他們也和土民一樣是勞苦民族，除了耕種之外，燒鹼，打柴，當腳夫。他們沒有文字，語言也十分不統一，往往一種話只能通行於兩三個十餘戶人家的寨子。拿面貌看起來，他們和漢人全無分別。他們沒有土司，早做了直接的中華民國。聽說滿清時羌民還出過一個秀才，不過他不承認他是羌民了。

羌民不信佛教。有一種「端公」能夠爲人驅鬼治病，因爲他們以爲鬼是病的成因。聽說端公的本領很大，駕起「雪山令」，可以脫掉褲子「坐紅鍋」，光腳板「穿紅划頭」（划頭卽鐵拒），雖然把肉烙得噁嚮，也滿不在乎。端公不但爲人治病；辦喜事，也可以請他來跳舞；死了人，也可以請他來開路。

和坪寨（在汝川城對岸，瓦寺土司屬境）有羌民二十餘家，有老端公郭芝明者，曾經帶

一個徒弟，約一個同行，在索習之（分封在和坪寨上的土舍）的衙門裏歡迎我們，跳舞一次。跳舞時，先向北鞠躬，小徒弟搖着「響盤」行前——響盤是形坦如碟的銅鈴；老端公戴着猴皮帽，敲羊皮鼓，行於後，——羊皮鼓一稱「腳盆鼓」，因為只有一面張着羊皮，形似腳盆。舞時向右旋轉，有如地球之有公轉自轉然。在第一公轉中，鼓聲勻稱，不疾不徐，第二轉加快，第三轉更快。舞畢，復向北鞠躬。

每年迎春之日，全縣三十幾個端公齊集縣署跳舞，縣知事每人獎銀牌一枚；郭芝明的猴皮帽上載有銀牌幾個，都是大老爺獎賞的。

不知何故，羌民的端公把西遊記上所說的孫悟空俸爲神主？羌民自己的所謂十二神（各神名俱係羌語）反而在陪享的地位。

在歷史上，羌民迥不如現刻這樣馴服，明清兩代，在這一路稱兵與漢人爲難的都是羌民。看他們的面貌，不見得比漢人愚蠢，他們所創造的建築物與乎用具，也不是愚蠢民族所能創造的。他們的人到而今還不見得很少，汝川而外，理番茂縣各地都很多。然而他們沒有文字！照現勢看起來，數十年後，他們將沒有自認爲羌民的了。他們也只有趕快完全漢化起來，才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以下再把漢人在汝川境內的情形約略地說一說。

所謂漢人，是包括回回而言。這條溝裏的回回特別多，松潘城的回回佔全人口的一半，大概是因為接近甘肅的原故吧？但是，這些回回，除了不吃豬肉而外，沒有與漢人相異之點，所以不能把他們看作另一個民族，至多不過認他們是奉回教的漢人而已——事實如此。

在汝川的漢人當然是從別處移來的。要考他們是從那一處移來的却不易。不但是汝川人的原籍難考，就是整個四川人的原籍都難考。翻開各家的族譜一看，原籍湖廣的最多，尤其是湖廣麻城縣孝感鄉為原籍的最多。灌縣鄉間有這樣一個傳說：「張獻忠勸四川時，四川本地的人除了賈，苟，董三姓而外都是殺乾淨了的。後來才由湖廣填四川。」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彷彿原來四川的土著比較野蠻一些，所以大家都以移民自命，而且認湖廣為原籍。汝川人也是這個樣子，以湖廣為原籍的最多，究竟自四川那一縣或那幾縣移到汝川的却不易說。但是，現刻「安遂人」在這一帶原有漢人的心中，却另具意義。

四川所謂小川北一帶，如安岳，樂至，遂寧等縣有「振濫上灌縣」的這麼一句成語。「振濫」當作「弄壞」解，就是「失敗」的意思。小川北地瘠民貧，然而人口特別繁殖。在本

地失業者或惹出禍事的，往往搗着幾天糧食——甘藷幾十斤——出外別謀生活，不但川邊一帶到處是他們的足跡，就是雲南，貴州各處，也不少他們的噉飯地。他們能夠吃苦耐勞，對人忠厚和藹，作事文武兼長——可以算命卜卦，可以挖土砍柴，又會做買賣。所以他們足跡所至，常遭忌嫉，被一般人呼爲「紅苕」或「兩頭尖」——卽甘藷，以其主要食物而表稱之也。他們的本領不小，能夠在比他們本地更貧瘠，更苦寒的地方發大財！在汝川，他們常被土民招爲東床之壻，這一點更易使人吃醋。汝川本地的人似乎有些鄙視工商，於是乎木匠裁縫的工作便爲安遂人所專利，其實安遂人之作木匠裁縫者，未見得一定是內行，然而他們能夠作來使雇主滿意。和羌土民交易是不容易使主客雙方愜洽的一件事情，因爲羌民和土民都重視現金，買東西總愛賒賬，到後來因收賬而致破臉的事實極多，而安遂人獨有其對付之法。安遂人所開的店子總是準備得有一罇燒酒，愛喝酒的羌民和土民很喜歡去照顧他們，因爲一走上門，店東便笑迷迷地敬上一杯。安遂人向羌民土民收賬，絲毫不憚煩勞，有時爲收幾百錢的債賬，不辭一二十里路程，越嶺爬山，逕向債務人家裏討索，一次不得要領，二次再來，言詞問絕不傷及對方感情。其實這種辦法並不蠢笨；他們收賬總是利用不值價的時間，要是懶坐家中，還是只好白白地望着光陰過去，出門收賬，斷不至空去空回，去時總帶有

別的任务，同時不是挖一箇藥，便是砍一背柴，有時負債人無現金可付，以自己土中出產的玉麥等物折付，價格既算得較低，升斗尤其拋量，較之現金，除開賺回脚力，另外還有餘潤。如此「紅苕」，安得不遭人嫉恨？然而嫉恨者終止於嫉恨而已，「紅苕」忍着，不理別人無謂的譏諷，自己埋頭賺錢，終有飽載而歸故鄉之日。

汝川人除了耕種，打獵，當脚夫，挖藥而外，還有一種職業——熬鹽。熬鹽手續簡單，又不花本錢，成貨銷路很廣，爲造紙等工藝必需之物，做得好的每天可以賺一塊多錢，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遍山遍嶺的草木，在此地很不值錢，砍來堆起燒灰，趁灰熱時放在鍋裏加水一熬再熬，便成鹽巴。大規模的製鹽處，燒得火焰冲天，濃烟蔽日，望去好似火山爆發。照說，拿柴燒火，火力當爲最值價的能力，灰中之鹽不過是副產品而已；然而燒鹽的人底惟一目的只在取鹽，和燒嵐炭的人以取嵐炭爲目的而任煤汽蒸發是一個道理。在這樣的國度中，講甚麼利用太陽熱的理論是不需要的！這一帶原是大森林，而今已變成濯濯童山，並且將來也無造林的希望。燒鹽是造林最大的障礙，縣知事曾經一再禁止，然而無效！說：這已成爲社會問題！

汝川城內有小學一所，高級生有七八人，初級生開學時有七八十人，逐日遞減，到農忙

時便無形解散。

滿清末年，汝川城每年總有幾天的熱鬧日子，而今却連這幾天熱鬧的機會都沒有了。與科舉的時候，汝川也有「幾名學」。當初苦於找人應試，學官無法，把擇字算命的先生們都拉來考試，而且擇字的算命的先生們公然能夠獲選，戴頂子，作秀才。這消息傳到西蜀平原後，一般無法捐監生的讀書人便相率前來打點功名大事，冒籍應考，汝川因以獲得暫時的繁榮。——這種冒籍入學的先生們，榮歸故里後，在官場中常被譏諷，稱為「戴酥油頂子的秀才」。

從汝川到茂縣

汝川而上，山形更見單調，不受春光潤化的，骷髏似的大岩更多。

白魚落仰望塗禹山寨上的碉樓，高插雲漢，令人感到人類生存之不易；苟非爲防禦敵人，怎麼會卜居在這百餘丈高的山脊上去呢？而今高山脊上的寨子多半已漸就荒寂，塗禹山也恐怕不久會成廢墟？

板橋還有粥可買，自此而上，除威州，茂州，疊溪，松潘而外，沒有賣飯的了。行人隨身帶着米柴油鹽之屬，借用民家鍋灶，燒一大捆柴，只給洋錢半分便可以了事，大概用柴灰可以熬鹽，客人代爲燒過，應是主人歡迎的事體？脚夫們借火熬茶作餅，可以一文不花。

脚夫盛道的「威州包子板橋麵」，所謂板橋麵者，不過便宜而已。

板橋而上，一路坦平，兩山較爲開朗，河水可走船。從灌縣到松潘的交通雖然困難萬狀，但如能善爲整理，可以行船之處便行船，可以行車之處便行車；亦未始不能揜些便利，但是一般人瞧不起這種不痛快的辦法，一方面在現時亦實在是不必如此。

磨刀溪內的石頭質甚細膩，可作磨刀石。

七盤溝溝口甚寬，多大石，可見盛夏天氣必有洪流。道旁岩石斷處現沖積而成之各層石卵，今已高於河面數百尺。自然之偉大如此！

七盤樓踞於一高阜，大路盤折而上，七盤之名，或以此。樓，乃唐李德裕籌邊樓之一，此刻牆基俱已模糊矣。

沙窩子爲奇景之一。大風起於河底，捲來白色細沙，堆成無數小阜，排成一列，老沙堆上已生草木；陵谷變遷之痕跡，於此又可見一斑。

松遊小唱說：

「嶺上風光分外明。路旁沙色白如銀。縱刀斷斧痕無此齊整，風起縹沙紋，片片龍鱗影。灘聲遠不聞，山鳥山花都雅靜。且稍停，來訪天官舊日墳。惜無有傳誌碑銘，何朝何氏起家聲。翁仲已斜傾，石羊石馬荒榛困。怪不得，荆棘銅駝，周伯仁感慨到河山風景。五龍飛劍不須論，野語齊東姑妄聽。絕塞暮雲深，涼月東生，山深况復是秋深，西風颯颯肩輿冷。何處遠人村，烟火成鄰，茅屋柴門，孤燈透出塞光影。不必雨紛紛，已是行人欲斷魂。猛抬頭，威州已近。」

威州卽威蕩，一名新保關，在這條溝裏，除松潘茂州而外，威州是頂繁盛的一個所在，

人常以「威茂二州」並稱。此地當雜谷腦河口，有接聯的兩道索橋，一跨岷江，一騎雜谷腦河。沿雜谷腦河而上，通理番及雜谷腦諸屯，威州之繁盛以此。威州爲一大城，城牆大半跨山上，繁盛處僅沿河一條長街而已。人雖以威茂二州並稱，實際上，威州不是州，乃理番之屬地，只設有縣佐一員。上自青城下至珠璣壩，凡岷江以東之地俱屬汶川，獨威州一城屬理番縣。據說，清時常派大員巡邊，理番知縣有在此候迎的必要，因而就把這地方劃給理番管理。

松遊小唱說：

「威州從古屬維州，城號「無憂」。三面環山一面水，李文鏡就把邊籌。冤哉悉怛謀！李牛從此生仇構。懷古不勝愁！匆匆旅店投。店門閒走，六街燈火明如晝，真是人烟輻輳。呼兒旋邸頻沾酒。深宵話久，一枕黑酣遊，雞聲喚起行人走。鞍馬鈴騾，又撲起征塵五斗。」

姜舍壩因三國時姜維曾屯兵於此故名，但現刻姜舍壩已被人呼作尖石壩了。

過街樓當雁門溝口。溝口甚寬，溝源甚遠，兩岸極爲開朗，料不到山溪竟有如是其宏偉的氣派！無怪乎有人說雁門溝裏的羌民女子生得十分漂亮！溝水爲人工鑿作深渠，騎渠有水

磨兩座，渠身曲折，渠邊密種楊柳。屋舍錯落的街頭，浮起一椽破閣，嵌着幾片紅牆，擁着青色的疎林，簪戴着綠色的古柏；閣上鈴聲與林中鳥聲相應，行人過此，不願有耽擱路程的危險——流連。

雁門關形勢極爲險峻，羗民聚居之蘿蔔九寨卽在關外右方的山中，大路上也可以看見嶺頭的兩個寨子。關前懸兩泥堆，傳爲三國時周倉抖靴子的所在，岩上有一條黑褐色的紋路，傳爲周倉吸煙時插紙捻的地方。

松遊小唱說：——

「鎖鑰西來一雁門。是松州重鎮。邊氣鬱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滾。周將軍到此何曾？偏有這脫靴痕雙撐石筍。長途漸蕩平。塘鎖烟墩，漢唐古跡今猶剩。猛想起前朝戰爭，羽檄徵兵，尺得尺來寸得寸，處處勞安頓。由來棄地有明徵。回猶吐番，蠻夷滑夏何須戀？何物最撩人？野鳥蠻花，幽岩曲澗，饒風韻。明妃出塞最消魂。青塚黃昏，縱文姬歸來，已不堪飄零紅粉。往事怕重論。同是天涯淪落人，司馬青衫，年年都被淚痕損。青坡草色碧如茵。……」

青坡已是茂縣轄境。此地不作興毛房，無論男女都可隨便矢溺，好在人糞就是豬的飼料。

，所以人方一有動作，猪便逐臭而來，事過一瞬間，痕跡便消滅。

離青坡里許，路上鋪流着一壩微帶黃色的水，這水是從路旁兩個石縫中「癡癡癡」地迸出來的。聽說，這水在冬天很熱，夏天很涼。這一點景致叫做「美女屙屎」，說，坎上有一塊岩石像美女——其實鬼都不像。

前進數里，路右矗立着一幅一幅的斷牆，炊烟的痕跡已完全消褪，絕不是最近才破落的寨城。這是老文鎮，有人說是明朝時的寨子。說牠古到明朝是不容易使人相信的，然而當此寨上一切都已毀滅的時候，這些四無憑藉的牆，還能傲然矗立於風雨淫威之下，不能不說是值得稱道的建築。這一帶的平房，構造上很有西式風，普通是兩層或三層，頂上是三合泥築成的晒台。多半是因爲山間平地太少，才有這樣向空中發展的必要。平房周圍的牆是由大小不齊，形狀各異的石卵所砌成。每一個寨子或每一個富人家的房子都附有碉樓一座，用以儲藏值價的東西，並可據以攻擊敵人，防禦侵害。碉樓之高者可至二三十人，也是由大小不齊形狀各異的石卵所砌成。這樣組織起來的建築而能堅固耐久，不能不令人嘆服。理番雜谷的人，似乎是長於工藝的民族，這一類的建築多半是他們發明的？而今灌縣成都一帶時有戴毡帽着鞋衫的人，胸前繫一木版，上書「包打水井，包砌河邊」等字，問其原藉，多半是理番

雜谷。

老文鎮消滅以後才有現刻的文鎮。文鎮對岸大山麓下的一片斜坡上有一個小小的寨子。在寨后的座屋子門前有照牆一幅，上繪一輪紅日（這是土司衙門所特有的），這裏是牟托土司的衙門。茂縣境內，原來土司極多，到而今，一大半都已改土歸流，剩得的幾個也已削弱不堪。聽說，牟托土司本來領土很寬。有一次，牟托土司往成都進貢，制臺問他有幾多轄地，他說管領三個「歇台」，言其領土中有三個歇氣的峭台也；制臺聽他說有三個「協臺」，所以下令革職。這自然不必一定是事實，但是，這傳說却發生於與牟托本寨燈火相照的文鎮地方。滿清末年厲行改土歸流的時候，確有不少的趣事。

楊木坪一稱鳳毛坪，傳為周倉故里，「鳳毛」二字，多少與周倉有關。此地確係一大坪，山間罕見。街頭有白蜡樹一株，大可兩圍，頂着一簇蒼綠色的圓團，遠望好像一朵菌；是這一帶最出風頭而耐於寄目的一株樹子。

鳳毛坪為周倉故里之說頗多物證。第一是「周倉措石塞雁門」。鳳毛坪附近，路旁有大石一塊，上有髮辮痕跡，說，這石頭原不在此處，周爺想把牠措去填塞雁門關，走到這裏，鷄叫了，於是周爺就地放下。附近還有三尺許長的一隻脚印，也是周爺的遺跡。第二是周爺

在雁門關前抖靴子的泥灰，和在巖上插紙捻的痕跡。第三，茂州城外索橋東頭的門坎是周爺的鐵扁担的一截，西頭附近的兩坐小阜是他從別處担來的。

出鳳毛坪不遠，山勢十分險惡，真像出周倉的地方。岷江在此，最爲迂曲，迴環幾折，有如弓字，沿江走一天，不過自一高岡之南麓繞到北麓而已；所謂「七星伴月」是也。鑿岩通路，過碾夷門，所謂「伴月」，恐係指岩頭之虛聲處而言？七星關爲一小小方城，乃矢石時代之戍樓，今已荒廢。關中輪身而望，數百丈高岡，陡逼四圍，平如甕口，不知此身自何而來，亦不知將從何而去，井底觀天之情況，也不過如是而已；再加以水聲喧赫，地且爲之震，人於此中，能不驚心動魄者，殆未之有也。

七星關以上不遠，路旁有大石頭兩個，滿面坑坑，很像瘋子，這名叫「鬼打石」；其實，石上的坑坑沒有一個不是人打的。說，這石頭很靈驗，人要是週身隨便那裏有傷痛的地方，打這石頭幾下就會好；因此，這石頭便遭下大劫。

松遊小唱說：

「七星關關名伴月。白水寒水白如銀。又只見「萬里長城」。「鬼打石」兒時舊聞，今日到來方首信。是鐵錚錚？是木丁丁？行人夜半遠聞聲。更有好事人，手摸著牛溲馬糞

；朝來依舊鬢新新，這漫痕蕪痕，無有些兒影。深淺舊窩痕，深深淺淺都相印。山經爾雅，志異搜神，縱淵博鄭康成，這經經無從考證。三生果是舊精魂，補天或恐媧皇賸。

八次細評論，塊然獨存，任汝特聰明，猜不出石頭情性，祇今藏着葫蘆悶。」

白水砦而今已改名白水村，「砦」改爲「村」，在茂縣境內十分流行，大概因爲砦字不十分文明的原故。白水村分上下兩村，上村約有人家四十戶，順大路者爲下村。有溪名白水，循溪而上，可通安縣彭縣。跨江有溜索一道，對岸有耕地一坡，村中糧食賴以供給。

石鼓街上有一家賣蒸饅的，門前書着「石鼓蒸饅第一家」七個大字。關於石鼓的今昔，本地有一個留學成都的青年順公著君對我們談了以下的一段話：

「當我們七八歲時，石鼓街上似乎很熱鬧，一共約莫有一百多個小孩子，幾乎每天下午都要聚集起來打仗；而今呢，這街上頂多不過只有二三十個小孩了，也不打仗了。這街上的人搬走的自然也有，但是抽鴉片烟抽敗家的確是很多。從前有錢人抽煙大半都是由自己家裏熬，動輒二百兩，一百兩。後來漸漸家事不遂，每次只能熬十兩八兩。再到後來，自己家裏不能開鍋熬煙，只好零買熬煙來過癮，每天買五兩，二兩，一兩，乃至五錢，三錢。再到後來，竟至連一錢二錢都買不起了，只好討煙灰過日子。由討煙而討飯

，而饑斃街頭。不數年間，眼見一個人的面孔變五個顏色——紅，黃，藍，白，黑。」
順君這一番話，不但是石鼓如此，簡直是整個的灌松道上的寫真。二十年前，這條路上多麼繁榮，一般「振盪上灌縣」的人，真有「遍地黃金」之感。後來四川連年打仗，交通梗阻，加以苛捐重稅，暴斂橫征，草地青海一帶的貨物，多半東出甘肅，於是乎這條大路頓見蕭條。當時，四川平原，禁種鴉片，一般飲鴆止渴的投機者流，激勸番民種烟，這條溝又算博得瞬息的繁榮。最近四川各地都在獎勵種烟，於是這條溝裏的鴉片只好留供已用，雖爛鴉亦會吞雲吐霧了。一方面人口日減，到處都是破瓦頽垣，有時一村一寨竟絕得連人渣都沒有留一點。只有「麻布門帘」（煙館門前的記號）到觸目皆是！

石鼓附近的江岸上有一個圓洞，名石鼓。洞的對岸灘邊有一塊像龍頭的大石，叫做石龍。這一帶有這樣的一首歌謠：「石龍對石鼓，銀子二萬五，有人識得破，買到成都府」。說那洞內有不少的金銀財寶，誰要是取得出來，可以買田一直到成都。原來那一個洞不是普通人可以用尋常方法接近得了的。

犛別沱附近有一個四絕於山獨立在一個小小平壩裏的石峯，這叫作「玉筆點青天」。說，對面有一個形似硯池的小塘，滿盛清水。有一次，一個惡作劇的縣官把玉筆的峯尖損壞，

於是硯水從此枯乾，四境中鷄也不叫，狗也不咬了；後來雖把筆尖補好，然而硯水畢竟不再復原。除開神話不管，這石峯也是值得稱奇寄目的一個玩意兒，峯上點綴灌木幾株，與四境童山相較，有鶴立雞羣之美。

沿途有拾馬糞者。問之，說：「檢回去餵豬」。

宗渠附近，耕地甚廣。所謂田，也是產包穀的地。宗渠的田，每年要灌溉兩次，所以，所出的包穀很好，每斗重可三四十斤。對岸有溝，可通兩日路程之三溪寨。

由宗渠到茂縣，路可通車，水可行船，但也沒有人檢這點方便。

將到茂縣，山勢更爲開朗，土地越見廣平，果然像一個州治的所在。城樓在望，漸聞人聲鬧嚷，入山來久未領略之况味也。聞大道上前有古木坊一座，上書「神禹鄉邦」四字，爲黃雲鶴（？）手蹟，客歲已被丘八砍來烤火了。

松遊小唱說：

「宗渠椒子久馳名，滿山璀璨紅如錦。從此入山陰，不暇接應，別有桃源勝武陵。造化開奇境，青疇綠野樹籠雲。想故鄉無此風景。隔岸遠山青，如屏，如笏，如鑪鼎。蘆蘆阜康門，巍巍一座城。塔勢拿雲自欲奔。長亭流水響錚錚。寬眼界，豁胸襟，一路牌坊，來在茂州城。」

茂縣

松遊小唱說：

「茂州局勢大開張，西來第一堂皇。記得由灌而往，曾經汶上，三百里山高水長，無此寬廣。果然是神禹鄉邦。縱王業銷沉，猶想見與朝氣象。射圃，毬場，見雉堞峨峨，大似錦城模樣。西風吹我城樓望，頻指點遙岑列障，郭外隱斜陽。聽斑馬蕭嘶，風聲助起神情王。何處韻悠揚？一曲銅鞮，蠻娘歸去山腰唱。雄圖天府控蠻方。熙來攘往，商旅如雲，盡平陽，膏腴沃壤。南望卽家鄉。東去路茫茫。馳西一帶通西藏。前途指點是北邙。休惆悵，蓬山牽恨有劉郎。把已過路兒細細想，把未來路兒漫漫訪。」

茂縣原是直隸州，而今，同松潘，理番，懋功，汶川各縣比較起來，茂縣也算得「文風獨盛」。境內雖也山嶽連綿，但溪澗較多，可耕之地不少，非如汶川「九石一土」之磽瘠也。全境人家約二萬戶，漢民只佔八千，餘爲羌民，「漢蠻」及「生番」。所謂漢蠻，乃指夷人之業已完全漢化者而言；生番，指西境政治勢力不能達到的地方的人民而言。從前，境內土司甚夥，現刻，大半都已改土歸流，今所存者，只「附城三司」差可算數。所謂附城三司

者：一爲靜州長官司（董姓），有百姓數十家，在魏門溝內；二爲隴木土司（何姓），屬地較多，在靜州之南；三爲岳希長官司（坤姓），也只有百姓幾十家，屬地在河西。其餘如長林安撫司，吳家溝土司等，在昔俱曾煥赫一時，吳家溝內的土司，並且聽說還曾經一度代理松潘鎮台（？），但而今都削弱不堪了。土司之改土歸流，也是夷民所願。他們的語言習慣，甚至面貌，都大概與漢人一樣了，直接做中華民國，雖然有時覺得資格不夠，但除却一重土司的壓迫，又何樂而不爲呢，因爲土司的昏誕，早已失掉了他們的信仰。

以茂城爲中心，有所謂南路，北路，東路，西路。南路卽是到灌縣的大路，北路通松潘，東路通綿竹，西路通蘆花，黑水諸番地。茂州之所以繁榮，也就因爲他是四通之區。從東路到綿竹只有二百八十里，不過中間要翻越一架上下三十里的高嶺，橫梁子。嶺上積雪期長，冬天路尤冰滑，非穿着「冰爪」不能過。所以，在昔的商務，比之南路總要差遜一籌。此刻呢，油，鹽，米，酒，布疋之屬，盡從東路而來，只羊毛藥材仍取道南路運往成都而已。西路行八十里沙壩。夷人叛亂，往往據此地以爲中心。沙壩而上，大概是「不遵王化」的部落，蘆花一帶更爲「野道」。搏探子是著名以劫殺爲嗜好的民族，茂州却有「搏探子搆得名，蘆花黑水搶死人」之說。他們敢大胆搶人的惟一原因，就是縣政府從來不曾把政治力量貫

激到那裏去，只要他們不到茂州，誰也把他們沒辦法。所以，他們每每對被劫掠的漢人這樣講：「老子茂州一個不來」。

茂城四望，雖然也是童山濯濯，但山間有此阡陌縱橫的一大壩良田，宜其爲州治也。

但是，此地幾乎無一天不起風。說這風是唐天子御口封來的。有人相信這兒就是唐時的鎮陽城，原來產米。尉遲敬德鎮守此地後，他因爲看見這地方太好，不肯離開，不受唐天子的調動，於是唐天子說「人怕老來窮，穀怕午時風」，從此後果然每天都有午時風，稻子不結實，茂州便不產米了。此刻有一家姓黃的，說他家裏還有唐朝時遺下來的穀子，可以醫許多種病。據比較可靠的記載說來，在清乾隆時，此地還能產米。其實，就是現在，又何嘗不可以強勉產米呢，不過成績不佳，不及種包穀的利大而已。

此地盛產花椒，即川椒。鄉下農民，在冬春之交，或青黃不接的時候，常在城裏來乞貸，約在五六月間以花椒償還本息，折合算來，利錢極重，有時竟有借十元錢使用兩月而以價值二十元之花椒償還者！是之謂「花椒利」。城中劣紳，多有以經營花椒利而起家者，鄉下的農民因困於花椒利而短缺衣食，乃至破家失產的，更無處無之。

除了務農而外，茂州人還有幾種特別的副業；製筆桿，做木瓢，捕麝，熬硝，砍柴。

據說，鷹不是本地產生的，乃是從黃河飛來的，每年九月，鷹應季候而南遷，打從茂州飛過，其飛行的路線常有一定，總是沿着最高的山脊，所以容易爲人捕獲。茂州的野雞最多，鷹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抓野雞，——據說野雞不宜用鎗打，因流血以後肉味欠佳。用鷹之時期只有一個冬季，次年春天，鷹也老了，野雞也無用了——天氣漸熱，不能久藏，自己吃不了那許多，便將鷹釋放。

理番茂縣都有很多專靠熬硝過活的人。製硝之法極爲簡單，積成年土灰，如古牆腳下的泥等而爲「硝底」，以之溶於水，幾經熬煉即得硝。所餘泥渣，用尿水潑上，數日後發出白芽，又可以之再熬而取硝。現政府設有硝磺總局，民家不能自由買賣。

砍柴彷彿是羌民婦女的專利，因爲柴市上大半都是她們。從四五十里遠的路程揹來一背柴能賣五六吊錢（約合銀元半塊），不過徒賺脚力而已。好在山上的樹木，在她們的眼光中，是可取之無盡的，每天都可自由砍伐，比拿勞力去向人求雇要穩當得多。

西路夷人原是最懷悍不過的民族，自從因種烟而博得一時繁榮以後，烟毒毀傷了他們的健康，減少了他們的人口，到而今雖婦女小孩也入了黑籍，生活之困難，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

重視銀子似乎是各種夷人的通習，不管是銀元銀錠，只要落在他們的手裏，就有下窖的危險。一經窖藏的銀子，雖是死娘死老子，甚至自己沒有衣穿飯喫，都不肯拿出茶花消；只有同人打官司（涉訟）的時候，甚麼錢都會出來拚命地用。夷人打官司最爲討厭，只要他一開喉辯論，便滔滔不絕地訴說半天，往往從幾百年前的故事敘述起走，因此，他們要使投訴受理，有向地紳保甲差役門房等方進賄的必要。對於城裏的紳士，他們更非特別敬重不可。他們知道紳士們是與官方「平坐平起」能夠爲他們說話的。他們把紳士看得比官重要，因爲官是不時要換的，不比紳士的永久，所以有「官如水流，紳士們才是河底的石頭」的說法。

「春帖捐」是茂縣教育經費中一筆可靠的收入。（其實，汶川各縣，莫不皆然。）春帖就是一種印刷粗陋的舊式的月份牌。從前的月份牌上畫有一條牛，謂之「春牛帖子」，送春牛帖子的人名爲「春官」，挨門「唱送」，籍以討錢。春帖捐興辦以後，春官當然倒斃。教育局印春帖的成本大概每張索銅錢五十文，派於民間，每張索價二百文，若以茂州人戶爲一萬（當然只算漢人）計算之，即使春帖能夠全數行銷，則每年此項捐款也不過數兩半吊錢，折合銀元不到二百番！除成本及手續費而外，此項至多可得百餘元。

松潘，理番，茂縣，懋功，汝川五縣現刻都是二十八軍鄧錫侯的「防區」。近年來，四川爭奪相尋，似已地無遺力，大有「人材過剩」之感，濟濟多士，除了有些約各軍師旅「團」(團，團防也)廣設造幣廠以製餉，廣開兵工廠以製械的而外，却有些轉移視綫到邊地的「殖邊」於是成爲膾炙人口的一個問題。二十八軍也注意邊陲，於是設了一座「屯殖督辦署」在茂州，於此可見茂州之重要。督辦由軍長自兼，於此可見屯殖之重要。

從茂縣到松潘

灌松道上的運輸，有兩種方法，一用人力，一用騾力。

全路上的專門脚夫，約莫有兩三千人，趁着農隙來賺幾文脚力錢的更不計其數。用肩挑貨的極少，大概都是「揹背子」的。揹夫每人都是一柄「拐爬子」，形如「T」字，用以隨地「打杵」，歇氣。平均每人可揹一百斤，日行四十里，羌民婦女，也很多有如此之本領的。從川北劍州來的脚夫，常有一人揹三個茶包子的（每個重六七十斤），但每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貨物多的時候，每運一斤之重，行路一里，可得十文錢（不到銀元一星），平均每人每日可賺一塊多洋錢。勞力價格大概決定於地段，季候，及貨物種類，自灌縣至威州一百九十里（要走五六天），在農隙時揹茶包子一百三十斤，可得錢十九吊；這恐怕是最低的勞力價了。還有，大半的脚夫都不能天天勞動，每月只能勞動半月的佔多數；而且，儘有揹一次要開着等十天半月乃至兩三月的；而且，脚夫們大半都是抽鴉片煙的。

騾子（就是以驢爲父，以馬爲母，一種非驢非馬的動物）在這條路上供運輸的也有幾千匹，有「大幫」「小幫」之別。大幫從灌縣直走松潘，小幫只能在松潘茂縣間轉運。經營大

幫的多半是甘肅人，小幫，則各種民族都有經營的。

大幫騾子每頭約可值價百五六十元，可負重二百餘斤，日行山路六七十里。每幫約有騾子四五十頭，幫頭稱掌櫃，在外面攬貨及辦各種交涉的全權代表稱「把二頭」，一稱「把手」，一幫替掌櫃把手之能力如何。大幫的信用很好，從灌縣到松潘，二十天打一個回轉。他們每天的路程都有一定，沿途凡是宿大幫的站口叫做「騾腳站」。在東方未明的時候，大幫已經上路了，不歇氣，一直走到第二天騾腳站，大概不過太陽才開始偏西的光景，已經住宿了。騾幫在黑夜中出發，每人持着一個細篾絲編的燈籠。這燈籠柔軟而有彈性，可以隨便摺放，中間點着一枚「牛油燭」，燭光自無數小孔中放射出來；這些小孔很奇怪，只能讓燭光射出來，却不讓風吹進去，雖在大風中，這燈籠也不減其效力；因為風把牠沒辦法，所以大家稱牠做「氣死風」。山路狹窄，行人聽見串鈴聲響，就要準備讓道，有時騾夫們同外界發生爭執，常常一致對付，無論吵嘴打架，都沒有對方奪取勝利的可能，他們以甘肅人而能在這條路上握演輸事業的霸權，都是因為他們有很堅固的團結，他們惟一害怕的就是供兵差，一聽說要拉去供兵差，他們一個個的肉都縮做一團了。聽說，此刻一般團長營長也有組織大幫在這條路上營業的，用的騾夫仍多係甘肅人。

小幫騾子每頭只值價數十元，能負重百餘斤。騾夫對於騾子，不知善爲愛惜，騾子也常常和他們淘氣，有時在路上跪下不走，任人怎樣鞭打，扯斷牠的尾巴，牠也不肯起來，此時騾夫用最殘酷的手段奪取最後勝利，慘不忍看。小幫多半是沒有信用，就是連羊毛都要取毛加水，其他貨物更無論已，此刻，小幫之能夠生存，全在大幫太少，供不應求的原故。

得力於屯殖督辦署的幫忙，我們也在茂州雇了幾頭大幫騾子。除了運我們的行李貨物而外，有兩頭騾子還有餘力可以讓我們騎以代步。高的騾背上搭着兩口四方形的篾箱，再加上兩床被蓋；騾夫站在旁邊，伸起腿子，叫我把腳踏在他的腿上，他用力地把我往上一揆，我便坐上騾背去了。「活活動動」，「威靈赫赫」的在騾背上坐着，走街上過，儼如天神下降一船。騾子上坡下坎，人身隨着或仆或仰，時有溜下之虞。有一次，正在懸岩上，騾子彷彿故意同我開玩笑似的，右邊靠岩很寬的地方，牠不走，牠偏偏要跟着左方沿邊虛懸的地方去，一不經意間，牠的後左腳踏上一塊光滑的石岩，一溜！幾十丈深的岩下的碧流，在我眼邊一晃；然而我却從右方翻下岩背來了。騾夫看見，嚇得魂不附體，急忙追上前來，說道：「哎呀！我的本錢！跌下岩去怎了？」在他的心裏，騾子比我價值得多。

坐在騾背上所見的山光水色，與步行時所見的有些兩樣，不過身體不自由，不能任性所

之地流連，倒是一樁憾事。

原來，從茂縣到松潘，可以過索橋，走河西大路，到長甯又再過一道索橋到河東來合路的，隨後因為河西容易遇匪，於是一般人都不走那條路，到此刻，連長甯的索橋都廢了。

踏水墩當東路口，有驢腳店一家。

松遊小唱說：——（按以下之松遊小唱係松潘蒙春暉先生所作。）

「行來塔水墩，五里途程，一旗繚繞真難認，乍疑是杏花村，沽酒旗招飲，又疑是戍樓雄鎮，鼓角殘旗膽。那知道茶關盤查四字痕，令尹在關門，你笑他一官清靜，也算是開曹九品。看此地有何風景？茶包紫紫，盡都是牛駝馬運。」

此上，山更高大，草木愈稀，大路在半山腰上；河西大路，似乎比較平坦。

吊水溝有小小一條瀑布，故名。路邊有苦，行人曾經有跌下懸岩者。對河為正銀堡（疑係鎖夷堡之訛），是西路上離茂州最近的一個站口。

魏門關有大溝一條，東通東路。溝內多羌民，這一段的羌民婦女，兩頰緋紅，風致窈窕，衣領上滿載銀牌，腿纏紅布或綠布，此枯燥山中之重要點綴也。對岸為椒園堡，內通烏都寨。

溝口築對岸有刁林溝，插耳岩對岸有松溪堡（內通著名之黑虎寨），皆河西之站口也。難走的山路約分三種：一爲「石梯路」，二爲「亂石窖」，三爲「軟脚坡」，石梯路像樓梯，得一步一步地往上掙扎，亂石窖雖不必陡，然而一步一躊躇，不但勞力，而且勞心。軟脚坡也是陡坡的一種，不過只是一條斜坡板，無階梯之可言，不但一步一步地往上方掙扎，而且很不痛快，因爲脚板不能與脚桿或直角，行不多時，腳頭酸軟難當，稱之爲軟脚坡者，此也。所以，經驗多的人，反而以軟脚坡爲第一等難路，亂石窖次之，只要有階梯可分的石梯路，再是陡如壁立，都要比軟脚坡和亂石窖好走一些。插耳岩有一段路，竟是軟脚坡和亂石窖相接而來，步行甚苦，騎蹾倒也不十分覺得。

松遊小唱說：——

「長甯林內鳥飛還。林鳥聲聲，喚出夕陽天。欲行嫌路遠，欲站怕飛泉。幾家茅屋傍溪邊。最怕是五六月間雨集溝澗波濤翻，昔日桃關是殷鑒，寄語行人：『逢水邊，休站店。』」

長甯在昔也是比較繁榮的一個站口，自從索橋斷後，與河西隔絕，至今荒廢不堪，破砌矗立山頭，頹垣四列，淒涼萬狀。有古廟一座，康熙時所建。

松遊小唱說：——

「……溪中水濁合江流。灘色碧如油，巨魚出沒波紋縐。縱教任公子此地來遊，這釣竿無處堪投。」

「……岩拂入巾，人傍岩行。灘惡洪濤噴。到此來，步愈健，心愈驚。至今春夏草不生，我把這古今名人畫稿都翻盡，並無此種山形。……」

危崖覆路處，新近墜下大石一塊，路爲之裂，從裂縫中可見深淵碧影，騾馬至此，不敢前行。

松遊小唱說：——

「……催馬到紅岩。石洞餘翳真奇怪。試問那鑿石通幽人何在？那一年，逢丁亥，李道人經此岩。到處募資財，率領土工整三載，纔把這峭壁危岩鑿開。到如今，且看他化險爲夷，千秋遺愛。問誰人能步此後塵來？……」

坐騾子過兩河口和步行過兩河口的趣味迥然不同。因爲每天下午都有大風，大幫騾子無論上下，都是上午經過這裏。雖然此刻寂無風影，但耳鼓中似乎仍然有習習的吼聲；好比黎明時打從上海的南京路經過，雖然街頭閱無一人，但幾個鐘頭以前的熱鬧景象還在腦中。

松遊小唱說：——

「平又陡，兩河口。水流左右，中聳一峯是樞紐。丹岩峙兩頭。黑水黑如漆，松江碧如油，二流相合向東流，不分清濁皆容受。近午風聲吼，行人不敢走。攀岩攀石休鬆手。

風撼波濤濕襟袖。順江上游，無一點鐘靈毓秀。……」

羣山擁出黑水，聲勢甚狀，驍觀之，彷彿岷江還是牠的支流，可惜牠來源不及岷江的長遠，遂致抹煞。

石大關一帶，河裏的石頭光滑細膩。大定附近河中，有怪石一塊，人稱海馬石。相傳，乾隆時有一個姓莫的舉人，每天在那石頭上檢取三兩幾錢金子；舉人死後，他的奶母繼續檢取金子如故；奶母死後，便沒有誰再可在那裏取金了。其實，石頭在湍急的洪流中，雖然有金子放在那裏，也可望而不可即。

大定爲兵家必爭之地，柘松茂間咽喉。

相傳，這一段路上有所謂「毒藥妹」者。一般人的描擬頗不一致，總之，她是一個害人的，含「妖性」的婦人。說她能夠「變化」，有時變貓，有時變狗，有時變蚊子蒼蠅之屬，無非是想接近人，以便施放毒藥。如果我們去在有毒藥妹的人家裏喝了水，非中毒身死不可

。至於毒藥妹何以能有妖術，爲甚麼她要害人，都莫名其妙。一般人預防毒害的方法也很簡單，只要隨時，尤其是在吃飯喝茶的時候，常常明白地記着，「這是有毒藥妹的區域，應該小心」，也就可保萬無一失了。聽說，穆肅堡附近的寨子上有幾個毒藥妹。機子坪有一個姓楊的婦人，大家都說她也是一個毒藥妹。這楊家本是開店售煙宿客的，經過這樣一番宣傳，生意自然就萬分冷淡了。然而，一般腳夫們只要鴉片煙癮發得着急，不得已也去照顧，但只要這婦人走近身前，他們便無端地大聲呵斥道：「媽的！認清楚是甚麼人呀！」這意思是說：「我很明白，你是毒藥妹，你不能害我」。婦人好像已經聽慣了這種呵斥之聲，絲毫不理。然而，這婦人醜陋得很普通，醜醜得很普通，舉動也很平常，並無異狀。

離開機子坪，上瑪瑙頂，約五里，全是坡路。大路從此離遠江岸。路高天闊，所見山形亦復大異，複嶺層巒，錯落有致，非復如前此之千篇一律矣。於此可見「山景如何，全視乎觀者所處之地位而定，愈高愈妙」。

黃草坪後倚危岩千仞，崖色槁黃，復有青竹兩叢映襯其間，頗耐寄目。

小關子是一座高崖，危隴深壑，大路傍岩直上，爲一里許長之斜坡，也是著名的「難路」之一。關上掉首南望，視面極寬極遠，下無「死谷」可襲。隔一深槽，與黃草坪之要道相

距不過四五百米，正普通步槍威力最強之時，憑關以守，百可敵萬，從來征松潘者，都在這裏大費力氣。

松遊小唱說：

「小關子是要塞，上觀千尋峭壁，下瞰萬丈危崖，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猛想起唐宋，氏羌叛邊塞，士卒西征勞將帥；兩載奪一關，三年奪一隘，纔得平西川一帶，方算是中華界。雄關踞高嶺，絕頂路不平，忽然覓眼界。」

疊溪城中有「自來水」，殊出料外。山上有清泉，四季不涸，雖在嚴寒天氣，也不結冰，居民從地下，用「三合泥」作一個水澗，長約二里，一直引到城中。他們很知道水澗一定要從地下經行的道理；一來可以保着水的清潔，二來可以使糖不結冰。

辦疊溪，出較場壩，便是觀音岩。枯崖壁立，高二百丈。路在崖半，右靠左懸，雖崖下即是岷江，但似聞江聲甚遠。此路長約五里，結端處下一高坡，直落江邊水際，自松潘來攻取疊溪，通過這裏，大爲不易。

疊溪位於高原，可耕之地甚多，給養充足。南有小關子，北有觀音岩，所以自古爲兵爭要區。夷人叛亂，如果佔領此地，和西邊的松坪溝聯成一氣，更難平服。相傳，穆桂英就生

在那松坪溝裏，又聽說，較場壩中還有楊老令婆的點將台。

平橋溪有小溪一條，溪口遍生雜樹；山勢雖然險峻，但不如前此之童禿。

沙灣而上，路很好走。

松遊小唱說：——

「太平山口忽然開，平疇非狹隘。左是楊柳溝，右屬蘿蔔寨（？）夷人婦，束裝怪；兩個大銅圈（？），當作耳環帶，青布纏頭，紅毡腰帶，白衣，黑裙，大花鞋。……」
永鎮關而上已是松潘地界。一路耕地雖多，但天氣較寒，不產玉麥，陽山產小麥，陰山只產青稞。犂地及運輸通用牦牛，「番氣」漸漸濃厚起來了。

辛亥年西番叛亂，永鎮而上，悉被焚掠；這一次甘軍又從松潘蹂躪到永鎮！邊境蕭條，觸目淒慘。

鎮江關西有大水一溝自紅土坡一帶流來，內通大小黑水等搏裸子地。相傳，樊梨花生於紅土坡，鎮江關即爲其本案，故鎮江關一稱樊江關。

松遊小唱說：——

「峯尖如筆。曲曲灣灣真窄逼。見一處煙火稠密。溪似若耶，渡如桃葉。柳暗花明，山

青水碧。地名鎮江關，論鄉場要數第一，有幾家新屋舍，門道也不窄。……」
山勢漸變。西岸各山雖無異趣，但頗不險惡。東邊石峯高聳，溝渠甚多，彷彿各山皆獨立，迥不如前此之綿互。

一過紅花屯，遠望乾乾淨淨的一個小壩中，坐着半個松潘城，靠倚高峯，吞吐長河，和茂州城的氣象比較起來，文武各別。

自茂縣來，所走雖長，所記甚少，這分明是騎馬的結果。寄語遊歷家：「非步行不能嚼出風景的真味；走馬觀花，已是大煞風景，坐轎子遊山玩水，更該捶手心五百。」

近
西
遊
副
記

一
九
四

松潘

有人問我，「松潘離成都有多少遠」，我說：「相隔四千年」。這雖是滑稽之談，確是事實如此。成都已成洋房馬路之近代都市，而松潘尚有一大半地區是以羈幕爲家，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社會；相隔四千年之斷定，都微嫌臆小。從成都來的人稱松潘爲「牛角尖尖」，彷彿「過此以上就沒有地方了」似的。其實，黃勝關外還另有天地：那邊是一些無際的平原，寬敞之至，不比松潘以下真如牛角樣的狹隘。那一天，火車汽車從蘭州西南各地開到這裏來的時候，他們才真感覺到松潘是牛角尖尖呢！如果中華民國不要那樣的揮霍，放低眼光，把新疆，青海，西藏一齊都瞧得起，松潘那裏夠稱「邊地」？這是北緯三十三四度的地方，高出海面不到三千米，不比那「我們瞧不起而別人卻瞧得起」的西比利亞。

由灌縣到松潘之路程表

民國十八年
春間之狀況

前進里數	地名	民房數	煙館數	客棧數	房屋種類
八	灌縣				
五	白沙	二百	未詳	未詳	瓦屋較多
二	麻柳灣		未詳	未詳	瓦屋草屋各半
二	珠璣壩	十	未詳	未詳	瓦屋草屋各半
七	楠木園	十	未詳	未詳	草屋較多
二	龍洞子				
六	尤溪鎮	二百七	十五	十二	瓦屋較多
三	尖尖樹	十二	一	五	草屋較多

十	十	五	五	四	一	三	二里半	一里半	三	二
東界腦	豆芽坪	映秀灣	西瓜腦	干溪堡	新店子	娘子嶺	亂石窖	大灣	火燒店	小灣
二五	五六	四十	十	六七	五	廟一	五	二	一	五
二	二	六	一	一				一		
四	四	八九	三	一	三		二	一	一	二
瓦屋較多	瓦草兼半	瓦草兼半	草房	草房	草房	瓦房	草房	草房	草房	草房

七	三	五	十	四	一	五	五	五	八	二
礮子溝	索橋	沙壩	桃關	澈底關	鑼喧灣	沙坪關	銀杏坪	沙波店	興文坪	太平駟
五	三十	九	(新近火燒後尙存)十二	十三	五	十三	上下兩村共二十未詳	十二	二十	三
一	二	一	二	七		二		二	二	
一	八	三	一	三	一	五	四家俱在下 銀杏坪	四	七八	二
草房 平屋一瓦房一餘	瓦房較多	瓦草都有	瓦草各半	瓦草各半	瓦房一 草屋四	草房較多	瓦房	瓦房	瓦屋較多	瓦房

一	三	三	四	十	十	五	三	二	三	二
沙窩子	七盤樓	七盤溝	磨刀溪	板橋	白魚落	汝川城	高店子	三店	飛沙關	羊店
八	三	三十	二十	十五	二十	城南七城內十八 城北百三十餘	三	十一	廟一	七
一	○	三	二	二	四	六	一	二		一
二	○	十	五	七	十	十三	一	五		三
平房	平房	前面蓋瓦 之平房	平房	平屋及瓦屋	瓦屋及平房	瓦房	瓦房	瓦房	瓦房	瓦草兼半

四	七	三	七	十	十二	一	一	三	三	一
七星關	獨脚龍門	鳳毛坪	五里沱	文，鐵	青，坡	雁門關	雁門溝	過街樓	姜舍壩	威州
○	七	二五	三	三十	三十	○	二十	十八	十八	三百五
○	○	四	○	四	三	○	二	一	一	五
										捆賣
○	一	十	○	七	八	○	八	二	三	三十
	平房	平房	平房「空屋甚多」	平房較多	瓦屋及平房		平房	平房	甚多 平房（敗瓦頽垣）	瓦房

十	四	三	三	五	十五	五	五	五	八	一
渭門關	石溜溝	吊水溝	燕兒岩	踏水墩	茂縣	宗渠	小宗渠	犁剗沱	石鼓	白水砦
二十	八	〇	三	三十	約一千	八十	四座	一	三十	三十
四	一	〇	〇	八	三七	三	〇	〇	五	十
六	三	〇	兩	十二	未詳	八	〇	〇	四	十五
平房	平房	〇	平房	瓦房	瓦房較多	平房	平房	平房	大半平房	平房

十	五	五	五	五	四	八	三	十	二	三
永鎮關	太平	楊柳溝	普安	猴兒寨	沙澗	平橋溝	較場壩	疊溪	小關子	黃草坪
六	二七	兩	二三	三	六十	七	三二	九十	兩	三
一	三	○	四	○	四	一	兩	七	一	一
三	十	一	七	○	四	兩	八	二十	兩	三
瓦房	瓦房	瓦房	瓦房平房	破落不堪	瓦房較多	木板房 平房瓦屋	泥頂木板 瓦蓋俱有	瓦房較多	平房	木板蓋房

五	一	四	五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七
紅花屯	石河橋	雄雞屯	鴛鴦橋	新官關	雲屯堡	安順關	得勝堡	新塘關	隆昌堡	歸化城
			水碓兩							
二十	三十	二十		二十	十八	六十	三十	三十	十	四十
○	五	一		三	兩	四	兩	兩	一	四
○	四	○		四	三	八	六	十	三	八
	瓦房較多	瓦房較多		瓦房平房	房瓦房石板	多瓦板房較	瓦房較多	多石板房較	板房瓦房及木	瓦房石板房及

五

松*

潘*

約一千

三十一

約三十一

瓦

房

(右表中有・符號之處爲「驛脚站」)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初版

近西遊副記

實價大洋八角

版權

著者

王天元

所有

出版者

南京拔提書店

地址南京國府路

電話二二六〇六

地址朱雀路邀費井

印刷者

南京拔提印刷所

電話二二六九七

分售處

各省市大書局

